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專班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潘麗珠博士



張拓蕪散文研究

研究生：董慧文 撰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

論文目次

第一章	緒論·····	P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P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文獻探討·····	P6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P11
第二章	張拓蕪其人與其創作歷程·····	P16
第一節	張拓蕪生平概述·····	P16
第二節	張拓蕪的寫作歷程·····	P26
第三節	張拓蕪的創作觀·····	P40
第三章	張拓蕪散文的主題內涵·····	P49
第一節	軍旅生活的描繪·····	P50
第二節	家鄉風土的追憶·····	P75
第三節	罹病殘障的苦痛·····	P101
第四節	坎坷人生的體悟·····	P113
第四章	張拓蕪散文的藝術經營·····	P130
第一節	生動活潑的語言·····	P131
第二節	情深意摯的描寫·····	P150
第三節	幽默瀟灑的意趣·····	P161
第五章	結論·····	P175
※	參考文獻·····	P182

誌謝

五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碩士學業。我要感謝我的父親董孝祖以及母親陳翠雲，他們從小到大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讓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溫暖而順利。我也要感謝我的先生臧新生，他始終給予我精神上最大的支持與安慰。謝謝好友淑倩、淑媛、素玲、淑楨、郁雯，不管是在心理上還是學業上都給了我許多幫助與鼓勵。

最後謝謝指導教授潘麗珠老師，有了老師的悉心指導與鞭策，材質駑鈍的我才能順利拿到學位。學無止境，我期許自己能在讀書作學問的路途上繼續努力。

論文摘要

張拓蕪（1928-）的散文作品，具有豐富的紀實性與強烈的生命力。自從 1976 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代馬輸卒手記》，他平實流暢的文筆，呈現出軍旅生涯的點點滴滴，作為一個四處流離的小兵，他所述說的是正式軍史沒有記載到的軍中真實面貌，在出版當時即大受歡迎，發行了二十八版，受到廣泛注意。爾後他的創作也都延續了他這份真誠的特色，他以中風之後半殘的身軀，寫作不輟，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得到許多獎項肯定，足見他散文的特殊地位，他堅強的人生態度也廣受大眾的尊敬。本論文的研究就是以張拓蕪的散文為中心，突顯出他獨特的散文成就。

張拓蕪至今已八十多年的生命歷程，嘗盡了人生中的喜怒哀樂，流離動盪，不論是心靈上或是生理上都遭受過大痛苦大打擊。但因為他有著純真不矯飾的人格特質，這些經歷化為筆下的文字，題材之豐富自不待言。他帶領讀者進入那特殊的人生際遇中，不論是他早年從軍的大兵經驗，還是對於安徽老家兒時記憶的懷念以及返鄉探親後的失落，還有中風致殘的影響，以及家庭破碎的傷痛，這些個人特色鮮明的內容，呈現出主題多樣的動人風貌。

而張拓蕪的散文作品，在文字上，他善用各式白描的手法，說理敘事無不生動。看似信手拈來，實則充滿了作者的巧思與安排。他筆下的人物，鮮明有味，充滿著細膩的觀察，以及深沉的悲憫。他不論是寫人物，還是描述事件，非常擅長使用村語俗諺，讀來親切活潑，既驚訝於他的腹中典故，更讚嘆他的運用得宜。本論文從「生動活潑的敘述」、「情深意摯的描寫」、「幽默瀟灑的意趣」三部分來探討他的散文藝術價值。

現代散文的園地，應該得到更多人的關注，筆者研究張拓蕪的散文，期待能有拋磚引玉的迴響。

關鍵詞：張拓蕪、大兵文學、現代散文、返鄉書寫

第一章 緒論

前言

張拓蕪先生（1928-）的散文作品，具有豐富的紀實性與強烈的生命力。自從 1976 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代馬輸卒手記》，他平實流暢的文筆，呈現出軍旅生涯的點點滴滴，在大歷史的牽動之下，作為一個四處流離的小兵，他所述說的是正式軍史沒有記載到的軍中真實面貌，在出版當時即大受歡迎，發行了二十八版，受到廣泛注意。爾後他的創作也都延續了他這份真誠的特色，他以中風之後半殘的身軀，寫作不輟，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得到許多獎項肯定，足見他散文的特殊地位，他堅強的人生態度也廣受大眾的尊敬。本論文的研究就是以張拓蕪的散文為中心，突顯出他獨特的散文成就。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在台灣現代的文壇中，「散文」這塊園地一直有非常多的作家努力耕耘著。作品的質與量比起「新詩」或是「小說」並不遑多讓。但是在散文理論的建構，以及學術論文的分析上，卻往往不及其他兩大文類。以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博士論文為例，至 2008 年為止已有超過一千多篇發表，但其中以現代散文為主題研究之相關論文，竟不過只有二十多篇。¹這也許是因為現代文學受到西方文學

¹ 1989 年：許琇禎《朱自清及其散文》、1994 年：石曉楓《豐子愷散文研究》、1998 年：李炫蒼《現當代台灣「自然寫作」研究》、1999 年：鍾怡雯《亞洲現代散文的中國圖象（1949-1999）》、2000 年：蔡倩茹《王鼎鈞散文研究》、陳秉貞《余秋雨散文研究》、2003 年：李淑雲《味覺饗宴：「茶」在現代散文中的情境塑造》、劉淑惠《現代散文風貌研究--余光中散文新探》、2004 年：楊子霏《張讓散文研究》、吳薇儀《兩岸當代報導文學比較研究（1976--2004）》、2005 年：趙瑋婷《張曉風散文譬喻修辭研究》、許珮馨《五○年代的遷台女作家散文研究》、李玉春《許達然文學

理論傳入的影響，在西方傳統的文學史上著重的是小說、詩歌與戲劇研究，未特別有散文理論的探討。所以在西化的同時，我們以往比較忽略了探討研究現代散文的這片天地，所幸近年來，學界已經開始逐步強化現代散文的探討，成果也一一展現，相信爾後必將有更多更精采的研究。

其實，在傳統中國文學史的脈絡裡，散文一向是非常重要的文類。所謂「文以載道」，散文一向能展現傳統知識分子智慧的見解。不論是秦漢古文，唐宋八大家，甚至明清小品，都具有不凡的價值。而到了五四以降，改用白話文字創作的時代，慢慢有作家為現代散文下定義、做解釋。例如李廣田（1906-1968）曾認為：「散文之所以為散文就在於『散』……好的散文，它的本質是散的，但須具有詩的圓滿，完整如珍珠，也具有小說的嚴密，緊湊如建築。」²。梁實秋（1903-1987）也說過：「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過是簡單二字而已。簡單就是經過選擇刪除以後的完美的狀態。」³這些都是散文理論基礎的逐步建構。

而當前台灣也有許多作家學者為散文做分析或建立理論。如蕭蕭（1947-）就認為：散文具具有四大特質：「真實之美」、「開放之美」、「樸素之美」、「滋味之美」。而這四大特質其實是在敘事之後延伸出的三大路線：情趣、理趣、物趣，

觀及其文學表現》、2006年：陳靖婷《辭章篇旨教學研究--以高中一綱多本散文小說選文為例》、簡琪《林文月散文研究（1969--2006）》、耿秋芳《郁達夫遊記散文創作之研究》、李麗英《林語堂論語時期小品文研究》2007年：賴鈺婷《文學創作意象質形同構類型論——以台灣當代散文為討論中心》、林立筠：《簡嫻散文女性意識之研究》、黃淑卿：《陳火泉及其散文研究》、何琬琦：《台灣女性與旅遊的對話——台灣女遊書寫研究（1949~2007）》、2008年：陳貞夙《周芬伶散文研究》、林曉萍《利格拉樂、阿烏散文研究》、陳慧青《當代台灣醫療散文中的生死意涵研究——以八〇年代之後作品為主》

² 李廣田：〈談散文〉。原載《文藝書簡》上海開明書店1945年版。收入周振甫主編：《散文寫作藝術指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1144

³ 梁實秋：〈論散文〉。原載《新月雜誌》1928年10月第一卷。收入周振甫主編：《散文寫作藝術指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1117

豐富了散文的美⁴。而鄭明俐（1950-）則說明：「文學藝術創作的原始動機是因為情感要得到抒發，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情感是人類創作最原始的推動力。而散文是以書寫『自我』本質為主要訴求的文學類型，甚至可以說散文創作是無法規避情感的。⁵」「散文是最能實踐作家個人性情格調的文類，所以散文是最能體現風格的文體⁶」。在散文理論的建構上，每個人見解雖不盡相同，但基本上對現代散文來說都是好的發展，相信未來會有更多令人期待的研究與論述出現，使得這塊新文學的園地更形豐美。張瑞芬（1962-）就認為「『散文研究』這一文學處女地亟待開拓」、「相關台灣當代散文的碩博士論文，近年幾以倍數成長，數量亦頗驚人」⁷。足可使人對未來散文研究的發展抱持樂觀的態度。

在創作方面，台灣自戰後這數十年來，在散文創作上持續努力的作家相當的多，有琦君（1917-2006）、王鼎鈞（1925-）、余光中（1928-）等前輩樹立了良好的典範，接著更有張曉風（1941-）、蔣勳（1947-）、周芬伶（1955-）、簡媜（1961-）等將散文的境界更推進了一大步，目前更年輕的創作者如鍾怡雯（1969-）、李欣倫（1978-）等也正努力前進，散文的作家可以說是不勝枚舉，優秀的比比皆是。關於這些作家的散文，近來漸有學術研究做深入分析，其實是很好的發展，現代散文的研究，越來越受學術界青睞，不久應該會更形完備。

然而這些研究，多半集中在少數作家身上⁸，早期那些作品曾風靡一時的資深作家，卻常隨著時光消逝，逐漸為年輕一輩淡忘，張拓蕪（1928-）就是其中之一。他特殊的「大兵文學」，當年曾引起廣大迴響，但是現在對於年輕學子們

⁴蕭蕭：〈執「事」--散文的舊格局與新功能〉。收入蕭蕭主編《九十五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2007年

⁵鄭明俐：《現代散文》，臺北：三民書局，1999年。頁131

⁶同註5。頁201

⁷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頁3

⁸例如全國碩博士論文中純以現代散文做研究的篇目，以梁實秋散文為研究對象的有六篇，以琦君散文為研究對象有十一篇，以簡媜散文為研究對象的有十六篇

而言，誰識張拓蕪？誰知張拓蕪？若是他的作品因為時代氛圍轉變，而導致湮沒無聞，將會是散文界的大損失。陳義芝（1953-）在選集《散文 20 家》的序文中，曾以入選幾本當年重要散文選集的作家年齡來分析，發現散文作家的年齡，已逐漸隨著社會進步而有年輕化的趨勢。

而由於教育的普及，知識的開發，新感性的發揚，散文好手也明顯地出現世代交替的現象。一九七七年，源成文化圖書供應社《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管管、菩提選編），入選者：徐鍾珮、琦君、思果、張秀亞、子敏、蕭白、王鼎鈞、張拓蕪、顏元叔、張曉風，皆戰前出生，平均年齡五十二歲。⁹

當年的入選者，必有其價值在，然而長江後浪逐前浪，舉例而言，2001年由陳大為（1969-）、焦桐（1956-）、鍾怡雯所編的《天下散文選 1》、《天下散文選 2》中，在五十六位入選作家裏，前述十位作家中入選的有琦君、張秀亞、王鼎鈞、張拓蕪、張曉風五位¹⁰，然而在廖玉蕙（1950-）、陳義芝、周芬伶（1955-）2003年所編選的《繁花盛景——台灣當代文學新選》中的散文家部分，當年的十位作家中

⁹陳義芝編：《散文 20 家》，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 11

¹⁰見陳大為、焦桐、鍾怡雯主編：《天下散文選 1.2》，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1年。入選作家

有梁實秋、琦君、唐魯孫、羅蘭、張秀亞、王鼎鈞、張拓蕪、余光中、遼耀東、林文月、司馬中

原、白先勇、劉大任、楊牧、張曉風、亮軒、張錯、席慕蓉、三毛、吳晟、愛亞、喻麗清、陳

列、蔣勳、陳芳明、洪素麗、高大鵬、邱坤良、廖玉蕙、阿盛、古蒙仁、龍應台、凌拂、陳幸

蕙、林清玄、林文義、平路、蘇偉貞、陳黎、羅智成、周芬伶、張讓、劉克襄、廖鴻基、莊裕

安、吳鳴、簡嫻、林耀德、許悔之、王家祥、唐捐、鍾怡雯、陳大為、張惠菁、吳明益

只留下王鼎鈞、張曉風仍入選¹¹；足見新人輩出，優秀作品比比皆是，散文界是百家爭鳴的盛況。如今早期的作家或已駕鶴西歸、或已垂垂老矣，不為他們留下記錄或研究，恐其作品終將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這是何等令人惋惜之事。

一生流離坎坷的張拓蕪，在台灣文壇擁有特殊的地位。他在惡劣的環境下，用心創作出一本又一本情感豐沛的作品集。早期他以詩人的身分名世，著有詩集《五月狩》（1962年）。後來他棄詩而從散文，他筆下的「代馬輸卒」系列散文，當年曾經膾炙人口，風靡一時，描述出戰爭之中最基層最卑微但卻珍貴無比的小兵經歷。而後期的作品除了延續以往的憶舊篇章外，對於他自己人生中的逆境如罹病的傷痛、家庭的破碎等，也多有令人動容的剖析。然而開朗熱情的他，在筆下絕不流露出怨天尤人的態度，反而常常以自嘲嘲人的方式面對人生，他不隱瞞自己的情緒，也不掩飾自己軟弱的一面，若要將他作品以一個字歸納，那就是「真」。唯有真性情的他，才能有如許創作。

雖然他自己常自謙不是偉大作家，當年的讀者大眾卻沒有忽略他所散發出的光芒。早在1965年他就以〈戰鬥詩簡〉獲得第一屆國軍文藝金像獎的短詩銀像獎。專事散文創作後，1975年獲警總銀環獎。「代馬輸卒」系列作品於1977年得到文復會期刊聯誼會第二屆散文金筆獎，同年散文作品入選「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選集」。他在1986年又以《坎坷歲月》一書獲得第廿一屆中山文藝創作獎，在1993年更以《我家有個渾小子》一書獲得第十九屆國家文藝獎散文獎，1994年得到中國文藝協會第卅五屆文藝獎章，2005年，又得國軍第四十一屆新文藝獎，散文類特別貢獻獎。他自言：「據說這是最終一屆，以後不辦了。事隔四十年，

¹¹見廖玉蕪、陳義芝、周芬伶主編：《繁花盛景——台灣當代文學新選》，臺北：正中書局，2003年。

入選作家有王鼎鈞、余光中、陳列、張曉風、周芬伶、楊牧、簡媜、鍾怡雯、顏崑陽、廖玉蕪

從第一屆到最後一屆，我可有始有終。」¹²創作成果如此豐碩，但是對其做學術研究的卻寥寥無幾，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也因此興起筆者想以張拓蕪散文成就做為研究對象的動機。

接近八十高齡的張拓蕪，甚至在中時電子報網站中開闢了部落格：《張拓蕪的代馬再記》¹³，號稱是最高齡的部落格主，奮力再寫下一篇又一篇的代馬記錄做見證，試圖讓年輕距離戰爭已經十分遙遠的新生代，也能有機會了解過往的歷史。足見其活到老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以及創作的熱情，令人感佩不已。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藉由論文的撰寫，為張拓蕪充滿奮鬥精神的生命歷程留下紀錄，將他的散文作品做全面性的整理與分析。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文獻探討

一、研究範圍

張拓蕪的作品直到目前共出版有十五本，除了早年出版的《五月狩》是詩集之外，其餘都是散文作品。其中《張拓蕪自選集》、《代馬輸卒手記「代馬五書」精華篇》、《墾拓荒蕪的大兵傳奇》三本為精選輯。所有作品分列如下：

出版時間	書名	出版社
1962 年	《五月狩》	五月出版社（香港）
1976 年	《代馬輸卒手記》	爾雅出版社

¹²中時電子報 <http://blog.chinatimes.com/changtowu/archive/2007/10/03/203025.html>（2007 年 10 月 3 日）

¹³中時部落格（<http://blog.chinatimes.com/changtowu/>）

1978 年	《代馬輸卒續記》	爾雅出版社
1978 年	《代馬輸卒餘記》	爾雅出版社
1979 年	《代馬輸卒補記》	爾雅出版社
1979 年	《張拓蕪自選集》	黎明出版社
1981 年	《代馬輸卒外記》	爾雅出版社
1983 年	《左殘閒話》	洪範出版社
1985 年	《坐對一山愁》	九歌出版社
1985 年	《坎坷歲月》	九歌出版社
1988 年	《桃花源》	九歌出版社
1992 年	《我家有個渾小子》	九歌出版社
1993 年	《代馬輸卒手記「代馬五書」精華篇》	爾雅出版社
1998 年	《何祇感激二字》	九歌出版社
2004 年	《墾拓荒蕪的大兵傳奇》	九歌出版社

另外旁及他所發表但是並未結集的一些篇章。例如他為劉俠－杏林子（1942-2003）的《杏林小記》（1979 年）所寫的書序，雖然是為好友杏林子而做，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張拓蕪對殘病的看法。還有張曉風（1941-）所主編的《蜜蜜》（1980 年），邀請張拓蕪寫當時他與妻子相識結縭的情景，對於想認識張拓蕪生平而言，這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此外，張拓蕪目前在中時電子報所新開闢的部落格：「張拓蕪代馬再記」之中首篇就聲明：「以下的文章從來沒有發表過，停筆四年，八十左殘今天再出發！」¹⁴張拓蕪在此已經陸續發表了一些新的作品，並且因為時空轉換，風氣早已開放，許多張拓蕪當年也許囿於政治因素不敢寫或至不願碰觸的部分，在此得

¹⁴ 中時電子報 <http://blog.chinatimes.com/changtowu/>（2007 年 9 月 20 日）

到重新補敘的機會，在論文寫作進行的過程中，這個部份也該納入研究的範圍，不應忽略。

二、文獻探討：

目前對於張拓蕪散文的研究，並無研究專著，學位論文只有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的許張吉所著《張拓蕪的散文研究》碩士論文，於 2007 年出版。其餘多半為期刊報紙論文，亦或者為書序，多為針對於作家單本著作的短評，較缺乏全面性的研究討論。就筆者目前所見，關於張拓蕪散文有以下數篇評論較為重要：

1977	辛鬱	烽火、流離、詩--談張拓蕪及其《代馬輪卒手記》
1977	亮軒	說到心酸處，正是開顏時--《代馬輪卒》系列有感
1978	姜穆	張拓蕪的世界
1978	蕭蕭	透露生命的芬芳--我讀「代馬輪卒」三書
1983	洛夫	閒話見真情一序拓蕪「左殘閒話」
1985	朱西甯	人親土親
1986	呂素端	大兵文學的經典（張拓蕪散文的特色與價值）
1988	沈謙	生活中歷練出的大兵文學--讀張拓蕪「天大的事」
1995	歐宗智	張拓蕪散文的自我嘲諷

辛鬱（1933-）的〈烽火、流離、詩--談張拓蕪及其《代馬輪卒手記》〉以張拓蕪早年詩作來印證散文，是其特殊之處。因為張拓蕪詩人的身分幾乎被後人遺忘，但是他其實是「雖多年不寫詩，卻無一日不讀詩」。辛鬱此文中以「詩心」、「史心」來解讀代馬輪卒系列散文，並援引張拓蕪寫給他的書信，信中張拓蕪自述其創作精神，還有為文時遇到的困難障礙，在研究他的散文時相當重要。

詩人姜穆（1929-）〈張拓蕪的世界〉指出張拓蕪的散文，承繼了周作人與沈從文下筆時的那種行雲流水的風格。雖然在敘寫往事時，常有似乎事不關己的輕淡，但若因此只欣賞到他的趣味性，忽略了他背後的血淚，就不能說是真正讀懂張拓蕪。

而蕭蕭的〈透露生命的芬芳--我讀「代馬輪卒」三書〉一文，說明代馬輪卒系列作品的價值，認為這些作品是屬於抗戰後期的珍貴史料，是社會學、民俗學、心理學、兵學的重要資材。從其中可了解兵種沿革，當時的概況，逃兵的心理，各地的習俗。是要研究民國三十年左右社會現象的重要參考資料。

《左殘閒話》的序為洛夫（1928-）的〈閒話見真情—序拓蕪「左殘閒話」〉，其中略述了張拓蕪與三毛結為好友的原因，以及他離婚喪妻的遭遇，是了解張拓蕪生平珍貴的資料。文中認為張拓蕪的某些文字頗具海明威的風格，並點出張拓蕪揶揄和調侃自己取樂，實是他藉以沖淡與化解生之悲苦的最好方法。

而朱西甯（1927-1998）的〈人親土親〉的重點則在於「土」字上。文中以為張拓蕪的特別就在於他的「土」，他若還是寫西詩，掩埋住他的十足的土氣，那他的詩也許還是不能直透人心。反而後來因為遭逢橫逆，有代馬輪卒的出現，才真正完成無可取代的作品。

關於張拓蕪的文論中，較少針對單篇散文的評論。沈謙（1947-2006）的〈生活中歷練出的大兵文學--讀張拓蕪「天大的事」〉一文，則是針對張拓蕪〈天大的事〉此篇作品所分析的評論，因此比較不同。沈謙將全文整理出段落來闡釋，並以修辭學的角度說明，再援引古今名著印證。張拓蕪平實的文筆在沈謙的分析下顯出

豐厚而富技巧性，這是一般論者比較沒有做到的一部分，他切入的角度值得參考。

以下則是目前筆者認為研究張拓蕪散文藝術最有份量的三篇論文：

呂素端〈大兵文學的經典（張拓蕪散文的特色與價值）〉一文，從張拓蕪豐富的生活閱歷說起，將張拓蕪散文特色歸納為數點：以大兵生活為其寫作題材、以自傳體的方式來表現、寫出大兵生活的特殊面貌，其作品具真實性與時代感、文章具幽默感與趣味性、文字特色相當的口語、靈活運用各種方言俗語、文如其人的特點。呂素端的解析，幾乎囊括了張拓蕪散文的所有特點，想研究張拓蕪散文應大致不出此範圍。且呂素端還認為，張拓蕪因為未曾受過學院訓練，所以他的散文也並不出現知識分子那種強烈自許的使命感，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相當特別的是歐宗智（1954-）的〈張拓蕪散文的自我嘲諷〉，此文單獨從張拓蕪散文中特有的「自嘲嘲人」寫作技巧做分析，這是評論張拓蕪散文的文字中比較獨特的一篇。歐宗智文中認為在台灣文壇中雜文寫作固常用嘲諷的手法，但多為針對人事、社會的冷嘲熱諷，在散文家中深諳「自嘲自諷」藝術家除張拓蕪外不做第二人想。張拓蕪曾寫現代詩，捨棄現代的語法及詞彙，反而用樸實、粗礪、諧趣甚至有些「土土」的筆調來記錄這個時代，敘寫他自己，並且刻意貶抑自己，形成他特殊的風格。而張拓蕪坦蕩的自我嘲諷又適足以凸顯世人的虛偽、炫耀，更可視作是另一層次的嘲諷。

在所有研究張拓蕪作品的文字中，篇幅最長的，應屬亮軒（1945-）〈說到心酸處，正是開顏時——《代馬輸卒》系列有感〉。此文並被收入《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散文批評卷》¹⁵中，足見其價值。亮軒此文原本是為《代馬輸卒手記》、

¹⁵ 見何寄澎主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散文批評卷》，臺北：正中書局，1993年。頁435

《代馬輸卒續記》、《代馬輸卒餘記》三書寫的序，其後將三文略做整理連綴成一篇文章。從張拓蕪此人寫起，點出張拓蕪散文的特點，並認為《代馬輸卒》系列不但是歷史書，更是遊記書。而「手記」之後一本本出版的「續記」、「餘記」等書愈見題材的系統化，除了看出作者寫作功力更顯進步外，也可感覺作者在寫作心境上逐漸開闊寧靜。亮軒此文主要從歷史定位的角度去評析張拓蕪，並突顯出張拓蕪深具軍人本色、革命情感的特質。然而此文雖豐富，但畢竟只有從《代馬輸卒》三書寫起，未能概括張拓蕪後期作品，這是其受侷限之處。然在研究張拓蕪的「大兵文學」時，這是絕不可忽略的一篇論文。

研究張拓蕪作品唯一的一本學術論文，是 2007 年出版，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的許張吉所著的《張拓蕪的散文研究》碩士論文。這是第一次有論文將張拓蕪的作品做全面性的整理研究，在第三章中將張拓蕪的散文主題歸納為「懷鄉」、「軍旅」、「病後」三個部份，分別加以呈現。而第四章將張拓蕪的散文特色以及藝術價值分列為「自然真實」、「幽默豁達與樂觀灑脫」、「語言及修辭藝術」三方向加以分析探討。

本篇論文最大的貢獻，就是初步整理觀察了張拓蕪的創作生涯以及創作風格的演變，有助於後繼研究者對張拓蕪生平的掌握，對其人其文有大略的了解。文末所附錄的〈訪談張拓蕪〉，藉由張拓蕪親口說出的話，更可與其作品做印證，這是彌足珍貴的。然而以碩士論文的篇幅，要一次闡述分析張拓蕪所有的作品畢竟不容易，因此論文之中，對於張拓蕪的各項特色，雖有介紹但並不完備。例如張拓蕪的散文作品中重要的一個創作主題：「返鄉」，在此論文中卻未特別點出。又如在取材上，第三章第二節「軍旅」的部分，作者將其分類為「軍中人物」、「鹽城戰役」、「各種兵種的形象」三部份，然而在「軍中人物」部分，形象突出鮮明的「雷排長」、「李興元」隻字未提；在「鹽城戰役」部分，張拓蕪並未真正參予

此一戰役，是否須獨立出來論述似乎有待討論；在「各種兵種的形象」中，並未正面點出張拓蕪描寫各兵種的特殊性，只有一些籠統的介紹。而在論文有限的篇幅之中，又要佐引許多他人作品為證，更壓縮了探討張拓蕪散文的空間。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旨在針對張拓蕪其人生平及散文著作來進行研究。論文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 1.歷史研究法：孟子曾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要研究一個作家的作品，須先從作者的出生背景、成長環境、生平遭遇、性格特徵入手了解，論世之後才能知人，對於作家的創作有深度的認知。
- 2.文本分析法：張拓蕪的創作相當豐富，本論文將直接用文本來進行討論和分析，讓作品來說話，用他自己的創作內容去突顯他的特色，再加以歸納分析，以作為論文觀點之佐證。
- 3.文獻探討法：研究張拓蕪的學位論文只有一本，但是關於他的書評文評卻相當不少，本論文將參考這些寶貴資料，了解張拓蕪作品在評者眼中的特色與價值。此外，由於張拓蕪作品最鮮明的特色就是「大兵文學」，也因此將會閱讀相關史料以及研究老兵的論著作為輔助研究，要了解他的時代背景，才能真正深入他

作品的內涵。

二、研究步驟

本論文研究的步驟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在介紹研究動機與目的、限定研究範圍、概述前人研究成果、確定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二章「張拓蕪其人與其創作歷程」在介紹張拓蕪家庭背景、個人經歷以及步入文壇的經過，還有其後因病致殘，致力散文創作的歷程，參考資料多來自張拓蕪自己作品中的自述。

第三章「張拓蕪散文的主題內涵」則是將張拓蕪散文略分為軍旅生活的描繪、家鄉風土的追憶、罹病殘障的苦痛、坎坷人生的體悟四大類來整理分析。

張拓蕪立足文壇最重要的著作為其「代馬輸卒」系列描述軍旅生活的散文，在當年這一系列的散文曾經引起社會的廣大迴響，經歷過戰爭的年長讀者能藉此書回顧當年，而對於未曾經歷過戰爭的年輕讀者而言，戰爭不再只是課本上的紀錄，文中有許多活生生的經驗與各色大時代小人物足以作鮮明的見證。

張拓蕪出身自安徽省涇縣，少小就因為家庭因素而被迫離家，後來更因為兩岸隔絕斷了親人音訊數十年，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有追憶故鄉風土人物的紀錄。除了描寫年少時的種種印象之外，兩岸開放交流之後，他回到了故鄉，面對家鄉的變遷，親人的改變，他也點點滴滴記錄下來。其中最重要的，是與青梅竹馬的表妹「蓮子」重會的感觸，寫來相當感人，流露出鐵漢柔情的一面。

張拓蕪在顛沛流離許多年後，終於娶妻生子，並找到穩定的工作，這應該是他一生中最安然自得的日子。但是命運之神並沒有放過摧殘他的機會，他在 1973 年，也就是他 46 歲那一年不幸中風，雖然僥倖撿回一命，但是卻從此左半身殘障，行動不便。他的人生經驗從此一分為二，前半部雖然貧窮但是至少還有健康的身體，之後的日子就是一連串的嚴酷的考驗。罹病的遭遇雖然給他許多挫折，但畢竟沒有真正擊倒他。在他的筆下，記錄了許多病後感觸，也描述了不少在復健時經歷的所見所聞。在台灣當代的作家群中，只有常年為退化性關節炎所折磨的劉俠、因白內障而失明多年的梅遜（1925-）等寥寥數人有著嚴重病痛的經歷，而張拓蕪也屬其中之一。他將自己的經驗還有感觸寫出，讓人聆聽到平時未曾重視過的另一種聲音。

張拓蕪一生經歷過種種逆境，早年喪母、少年離家、青年離鄉來台、壯年中風、夫妻失和、家庭分崩離析等等，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張拓蕪卻一一飽嚙過。換做是一般人，也許早就怨天尤人，或是自哀自憐，一蹶不振，但是他卻擁有超強的意志力去克服橫逆。更因為這些遭遇，反而使他對於人生有著比別人更深切的體悟，他不用嚴肅無味的理論去詮釋人生，但是他筆下所流露出的種種哲思，卻能使人低迴再三，從而對生命有更多一種思考方向，這就是張拓蕪散文最特別的價值。

第四章「張拓蕪散文的藝術經營」目的是將張拓蕪散文的篇章結構以及描寫的方式、文字所傳達的力量做分析研究。

首先，讀張拓蕪的散文第一個印象就是「活潑生動」，他的語氣輕快有力，他筆下所描繪的那些同袍戰友們，見文如見其人，可以使得完全不了解當年戰爭

背景的讀者也很快融入原本陌生的大兵世界之中。

其次，張拓蕪的散文大半都是他個人的生活經歷、所見所聞。他對於自己的情緒不太作掩飾，讀者可以了解到他這個人，閱讀時很快就能融入他所經營的情境之中，隨著他喜怒哀樂，之所以能做到這份成績，主要就是因為他的「真」，唯有真正發自內心不虛矯的言語，才能穿透人心。

在文學作品裡，其情感之最真誠、最細膩、最酣暢、最自然者，我以為實屬散文之最先。鑑賞一篇好的散文，總給人以「開緘論心」之感，彷彿作者要把他的心肝掏出來給你看一樣，也好像作者同你冬日圍爐夜話，聽他慢慢道來，傾訴衷情，那麼純真如癡，樸素自然。散文尤其注重抒寫作者的主觀情感，是飽蘸著淋漓酣暢的感情寫出來的，是最需要豐富感情的一種文體。¹⁶

就此而言，張拓蕪不論是為人或是為文所達到的境界庶幾可以達到魏怡說的真誠自然。張曉風在她所主編的《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散文卷壹》序中就曾言：「這二十年來的散文作者有更深厚的誠實，對自己和他人進行更鞭辟入裡的觀察……散文作者亦因而有了更大的廣角鏡，更高倍的顯微鏡來進行對自己的記錄……張拓蕪紀錄軍中生活的作品固然發前人所未言，有可喜的真實……這種趨向因為在未來的散文寫作方面應仍有意義¹⁷」

再者，張拓蕪充滿逆境的人生，按說可以寫成一部血淚史，他一生所遭遇的貧與病，壓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但是他卻不用痛苦的方式去呈現，也絕不隱諱，

¹⁶魏怡：《散文鑑賞入門》，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頁61

¹⁷張曉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散文卷壹》，臺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頁24

反而坦言自己的貧與病，對於人生，他選擇正面迎戰，甚至常常自嘲，數落自己性格中的種種缺點。而過去所經歷過的種種難堪，他常用幽默的方式去描述，令讀者讀來笑中帶淚，他用灑脫的態度去處理許多難堪的場面，呈現出來卻更令人感佩。

第五章「結論」將以上幾章的重點做歸納，再次強調張拓蕪散文在現代散文中獨特且重要的地位。

第二章 張拓蕪其人與其創作歷程

前言

張拓蕪的生命歷程，充滿了波折與憂患，在重重磨難之中，他能夠一次又一次奮力站起來，認真活下去，靠的是他過人的意志力與決心。這些生命中的挫折反而成爲他不凡人生的養分，在文學殿堂中開出美麗又獨特的花朵。以下將說明張拓蕪的生平，由他的成長背景、投入寫作的歷程，將更可以深入他的散文世界中，體會他作品的精髓。

第一節 張拓蕪生平概述

張拓蕪，原名張時雄，另有沈甸、左殘、屯墾、張揚等筆名。當兵時爲了開小差方便經常改名換姓。他在《代馬翰卒手記》的〈不殘老兵——詩人沈甸訪問記〉中曾自言：「拓蕪」的名字是他當年在高雄要塞時，一位讀過四書的特務長翻辭海替他先翻出「拓」字，他自己再想到安徽老家中人口單薄田園將蕪，所以再加上一個「蕪」字，從此「拓蕪」二字便沿用至今。

張拓蕪西元 1928 年 6 月生於安徽省涇縣后山鄉（現名省灣村），當地住的大都是張氏族人。涇縣位在皖南，交通不發達，對外出產宣紙、桐油、皮油，雖然地處偏僻，然而也算是個風光明媚，可以自給自足的魚米之鄉。李白詩中所言「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中的桃花潭，就是涇縣名勝¹⁸。

雖然張拓蕪少小就離家，但是故鄉的種種都深印在他腦海。他在新店的住屋，爲了懷念故鄉，就以「后山居」爲名。時間過得越久，他的思鄉之情反而越

¹⁸張拓蕪：《代馬翰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 年。頁 14

是殷切，所以張拓蕪在許多作品中都有描述故鄉風土人情的篇章，在回憶的同時，他所記錄的故鄉點點滴滴，也只能是當年純樸的故鄉，就算是如今尋訪，也不可能再作印證了。王德威曾經這樣談到老兵的創傷：

二十世紀的中國不缺離散的故事，……我所指的離散不只是家國的破碎，此生的飄零——那仍然是國家「大敘述」的一部份。離散更關乎一種文化想像的解體，一種日常生活細節的違逆。最刻骨銘心的離散，來自個人記憶與遺忘的糾纏散落，還有一種終歸徒然的恐懼。¹⁹

近五十年的離散，使得他鄉已成故鄉，而故鄉卻然已陌生。張拓蕪在 1988 年 4 月底，抵押住屋作為旅資，才得以隻身返鄉探望夢魂之中渴思了近半世紀的江南故鄉。

「外」省人的身份，標識著空間上無所著附的游離——外於台灣，但又何嘗不外於大陸上的家園故土？五〇年代開始，這一族群播散於全台各地。他們多數倉皇渡海，少小離家，每個人都有著難以割捨的過去，無奈再也無法回頭。……擺盪在想望與現實、過去與未來之間，「外省人」不斷自我調整生命走向；而逐漸融入台灣的同時，對故園親友的懷想，卻是與日俱增。²⁰

在熱切的思念中他終於回家，結果他卻發現，故土早已變得陌生絲毫不相識，故

¹⁹王德威：〈老去空餘渡海心〉。收入齊邦媛、王德威主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 年。頁 10

²⁰梅家玲：〈曾經的滄桑〉。收入外省臺灣人協會：《流離記意：無法寄達的家書》，臺北：印刻出版

有限公司，2006 年。頁 12

土對待他這久別歸來的遊子，也冷漠得一無歡迎之意。「我問自己：我走錯了地方

，到了別的國度？」²¹在張拓蕪的《我家有個渾小子》書中，如〈唉！我的江南故土〉、〈回家〉、〈爲「代馬輸卒」尋根〉、〈決心與抉擇〉、〈氣憤與憂慮〉等篇，都可以表達出那份失落與傷感悲憤，這不是故鄉的錯，更不是張拓蕪的錯，而是整個大時代的悲劇。

張拓蕪的母親生了四個孩子，最後存活下來的祇有他與相差五歲的姐姐，張拓蕪因爲是長房長孫，從小受到家人看重愛護。他第一天入學，情況是如此的：

一大早母親便爲我著意打扮，……那份打扮比過年還隆重。先在家祭天地復祭祖宗，反正我是跟著祖父亦步亦趨。去私塾的途中，祖父親自送，長工在後面捧著文房四寶和一堆書。²²

由此可知他的就學對張家來說，是多麼重大的一件事。他從六歲那年啓蒙，在小私塾中讀了半冊三字經與百家姓，進入縣立后山中心小學就讀，然而在四年級上學期時，有次祖父經過學校發現老師竟與學生一起蒙眼遊戲，認爲太不像話，因此勒令張拓蕪退學，轉入培英私塾「進先生」處讀書。

「進先生」本名張文進，號嘆初，是個不得志的老童生，民國建立科舉無望之後，便在家鄉開設私塾。他是當地最高學問的象徵，也是地方上義務的公設代書人。他詩詞歌賦樣樣都行，教書尤其嚴格用心，不但教作文還教詩詞，兩年多的訓練，替張拓蕪的學識打下了基礎。

²¹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186

²²張拓蕪：《代馬輸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105

他的學問可真了不起，寫詩、寫文章、寫對聯中堂自不在話下，還兼寫墓誌銘、祭文和狀子，祇要是重要得要動筆的事，鄉人們第一個想到的便是：「這件事非麻煩『進先生』不可。」²³

日後張拓蕪能以文書才能進入軍隊，甚至後來再靠自學從事文藝創作，這位「進先生」的貢獻功不可沒。張拓蕪對他有很深的印象與感念。然而「進先生」父子卻已在民國 39 年被共產黨殺害，張拓蕪知道噩耗後也只有默默隔海祭弔懷念了。兩年多後因祖父油坊被日本人炸燬，必須回家鄉賣田地還債，家道中落，刻薄的後母嫌他讀書太花錢，不讓他再就學，因此張拓蕪一生之中正式的最高學歷，就是后山中心小學四年級肄業。

在十歲那年，祖父、母親相繼去世，家中遭遇變故，父親卻不顧祖父的反對，很快就迎娶了繼母進門，冥冥中從此註定了張拓蕪遠走他鄉的命運。因為張拓蕪與姐姐、妹妹、襁褓中的弟弟不但失去了慈母的照拂，新進門的繼母更是視他們如眼中釘，不讓張拓蕪繼續讀書，希望他去放牛，甚至還想將他們兄妹賣給別人家，經過張拓蕪不斷懇求，僥倖經由二叔祖奶奶設法，才將他帶到鄰縣孫家埠鴻昇油坊去做學徒，從此就離了家。離家期間，弟弟妹妹不幸陸續病逝。油坊學徒生涯持續了四年零兩個月，不支薪水，只能做些跑腿灑掃的工作，沒能學習到東西，反而挨打受虐的時候不少：

老闆愛揍人，我們兩個徒弟，平均每天至少一頓鵝毛撻子；頭上挨角栗，已經不去計列了，……我們渴望早日出師，獲個半作，然後由小朝奉到大朝奉，挨點兒皮肉之痛也算不了什麼，並且希望能被打得聰明些。但是沒

²³張拓蕪：《代馬翰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 年。頁 222

來由的幾鞭子，挨的冤枉，挨的毫沒來由，難免心底生起一股恨意。²⁴

這樣的日子實在沒有發展前途的機會，不被重視，被胡亂打罵的日子痛苦不已，最後張拓蕪一怒之下就離開油坊，選擇去從軍，加入了皖南抗日保安團。

1944 年的國慶日，十七歲的張拓蕪從原本是淪陷區抗日自衛隊(又稱游擊隊)的一員，正式加入了國軍陸軍部隊成了中央軍二等兵。因為游擊隊要解散，幾個隊員不願回家種田的就跟了丁分隊長投效中央軍。當年瘦弱矮小的他原本還不被收容，後來是丁分隊長替他求情，胡班長看他識字，可以處理文書信件的事務才勉強收下他，勉強補了「二等馭手兵」。其實他根本識字不多，「馭」字還唸成「又」，但總算朦混過去。一開始連部要調他去當勤務兵，但是他堅持要在班裡，一開始看不起他的胡班長才對他另眼相看，大大誇獎了他幾句：「龜兒子，有種，當兵就要當戰鬥兵，當雜兵沒出息。」²⁵這一天不但是雙十國慶，更被張拓蕪視為自己的新生日，內心充滿了希望、慶幸與驕傲。

爾後張拓蕪在軍中度過了二十九個國慶日，直到 1973 年 3 月 3 日正式退役。還未到台灣前，他曾有兩次可以回家的機會，但因家中實在缺乏溫暖，讓他裹足不返；加上他少年心性，認為當兵可以大江南北免費到處逛，見識見識，就沒有付諸實行，誰能預料這一逛就再回家已是數十年後了。

他在 1947 年三月十五日第一次到台灣，部隊由連雲港航向基隆登陸，當時所屬是相當有名的陸軍二十一師，十月間奉命回去蘇北繼續剿匪，1948 年三月間又「開小差」隻身與朋友從上海搭乘華聯輪渡海到基隆上岸。從此直到 1988 年

²⁴張拓蕪：《代馬輪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 年。頁 134

²⁵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 年。頁 54

四月返鄉探親為止，離開大陸整整有四十年。他離家的時間真的是夠久了：

我的情況和其他老兵不同，他們大多數都是三十八年大陸局勢逆轉時才隨部隊（或流亡學生）來台灣的，亦即是那個光景才離開家鄉、親人的，我比他們早了九年多。十二歲離開家門，到六十一歲才得回去看一看。²⁶

但是回家探親，「興匆匆地回大陸，悲切切、氣鼓鼓的回台北，究竟哪兒才是我的家？我問誰去啊！」²⁷張拓蕪的悲憤與失落，也是多少「外省人」回鄉探親後，感慨萬千的共同心聲，他的回鄉感慨也原原本本呈現在作品中了。

「老兵」們並非自我放逐，也不是遭受貶謫，因為戰爭他們被迫成為離鄉且回不了家的孤兒，偏離了自我的生命的發展軌跡而來到異鄉台灣開始後半段的生命歷程，他們流亡離散、飽經戰亂的軍旅記憶也並未停止，兩段不同的生命歷程在時間的流動中慢慢的在台灣實質的空間中（土地）同時延續生長。²⁸

因為如此，這群包括張拓蕪在內的「老兵」內心的失落是可以想見的。近三十年的軍旅生涯，張拓蕪走過抗戰與剿匪，更經歷過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他的從軍歷程，從在故鄉安徽宣城縣加入皖南抗日保安團開始，抗戰勝利後部隊進駐京滬線，1945年後陸續駐守蘇州、鎮江、太倉、嘉定等地，1946年再開往蘇北如皋作戰，1947年前往南京、上海、鹽城等，張拓蕪當兵的足跡走遍安徽、江蘇、浙江各省。他在1948年第二次來台後，從此定居台灣至今近60年。

²⁶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183

²⁷同註26。頁183

²⁸錢弘捷：《戰後台灣小說中老兵書寫的離散思維》，台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21

民國四十九年五月或六月的某一天，我拿到生平第一枚國民身分證，在之前，我拿過軍人薪餉手牒，再之前，我僅是隨時可變換的左前胸符號和三字花名冊臨時登記有案的一個兵。第一次拿到國民身分證，心中的激動和興奮無法言喻：我終於被肯定是中華民國國民了！我嚮往了多少年啊！而且第一次當國民，也當了首善之區的台北市市民，竊喜之餘，竟有一種說不出的榮譽感。²⁹

自此之後，張拓蕪就是個已然落地生根的台灣人了。他到台灣後曾陸續在基隆、台中、彰化、鳳山衛武營、台南三分子、林口、苗栗、八里、宜蘭、楊梅、台北市朱厝崙甚至馬祖等地服役過，可說是走遍台灣的東西南北，身為基層軍人，他所接觸到的地方經驗非常豐富，對台灣的感情也非常深厚，他所描寫光復初期的台灣民情、軍伍生活，可說是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

以下為整理張拓蕪軍旅生涯大事紀

時間	從軍概況
1944年1月	參加游擊隊（皖南抗日保安團）
1944年10月10日	正式加入國軍，成為中央軍二等兵
1945年	在安徽新兵訓練，當代馬輸卒，屬陸軍第二十一軍145師
1946年	駐守江蘇如皋
1947年	隸屬陸軍第二十一師，3月奉派來台，11月又調回蘇北剿匪
1948年	第一次開小差來台，從蘇北如皋渡海到基隆，爾後在上海

²⁹張拓蕪：〈在逝去的歲流中尋覓我的青春年少〉收入《台北畫刊》，臺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2000年12月。頁46

	路的陸軍總部警備旅擔任下士
1948 年	第二次開小差來台，到彰化和平國小擔任代理教師，從此定居台灣
1948 年秋	高雄要塞（壽山）司令部通信連當上等兵
1949 年	台中大肚擔任三等警士
1949 年	台南社教館空軍供應總處當文書士
1950 年	八里雷公山要塞砲台當一等兵，第十一次開小差被抓，調往台北朱厝崙砲台任上等兵
1951 年	因朱厝崙砲台改編，編入第十八軍（古寧頭大捷的主力部隊）106 砲兵營，後又進康樂隊
1953 年	部隊遷到楊梅
1954 年	任職鳳山衛武營運輸群 407—408 營
1955 年、1956 年	駐守高屏地區的鳳山厝
1957 年	駐守潮州，擔任調度士兼代理調度官
1958 年、1959 年	駐守台南三分子，擔任駕駛士
1959 年夏	升准尉，調台北林口光華實習電台任編撰官
1962 年	馬祖電台任編撰官
1964 年至 1971 年	台北國防部服役
1973 年 3 月 3 日	上尉官階正式退役

張拓蕪在 1973 年 3 月 3 日退役，原本謀工作並不順利，幸而由好友趙玉明（詩人一夫）（1928-）的大力推薦，讓軍友總社總幹事周顥將軍破格錄取他，列為「三級幹事」。因為周將軍要創辦一份《軍民一家》月刊，由趙玉明擔任總編輯，需要一個編輯，所以正好找了曾編過《科學月刊》、《電視周刊》的張拓蕪幫忙。創刊號一出，成果不錯，所以張拓蕪就成了軍友社的試用人員，人事命令 9

月 1 號生效。

沒想到竟在新工作上任前一天，也就是 8 月 31 日的黃昏時刻，張拓蕪正抱著兒子看電視時，突然嚴重腦溢血，麻痺不能言語，緊急送往榮民總醫院急救，在第九病房昏迷了八天八夜，等到完全清醒已經是半個月以後，左半身完全癱瘓，嘴歪眼斜，口角流涎，頭腦模糊。經過休養復健外加針灸，半年後他才恢復生活能力，說話漸漸清晰，只是左手左腳已難恢復正常功能，只能拄杖而行。堅強的他，除了剛從昏迷中甦醒，發現自己不能動彈不能言語時，曾大哭了一場；此後他奮力站起來，鼓舞起求生的意志，更爲了生活，開始提筆寫作。趙玉明就說過當時的狀況：

寫幾這本書，不，當初誰也不奢望他寫什麼書，只希企他用寫作「麻醉」創傷，實質上弄幾個生活費。他中風出院後的生計問題，在朋友間引起廣泛的討論，在百般無奈中想起他的筆，我和他談到試著賣文為生的時候，兩人相對哭泣，他哭他的不幸，我哭我的無能啊！³⁰

由於張拓蕪早年就有詩作發表，因此已在文壇中小有名氣，他也曾在 1967 年製作廣播節目，獲得教育部文化局大型金鐘獎及個人優等編輯獎，因此在舞文弄墨方面，早已駕輕就熟。他更擁有許多藝文界的好友，這些朋友在他重病時不遺餘力幫助他、看望他，逐漸痊癒後更鼓勵他開始寫作，於是張拓蕪的《代馬輪卒》系列就這麼一本又一本產生了。

張拓蕪的人生際遇，可說是運途多蹇。他在四十三歲那年，終於結了婚，脫

³⁰趙玉明：〈消遣張拓蕪——代馬輪卒的書和人〉，台北，《聯合報》，1980 年 12 月 28 日。後收入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 年。頁 10

離了多年來單身一人漂泊的日子，對象是經由相親而認識，原本張拓蕪沒認真當一回事，只認為是個經驗，沒想到一個月後女子居然主動找他，希望能有回音。但是張拓蕪想到聘金問題，還是裹足不前。三個月後，女子竟然逃家來奔，最後經過眾人幫助總算湊足聘禮順利請客成婚，總算在離鄉多年後，擁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張拓蕪曾將這段經歷，爲了應張曉風編九歌《蜜蜜》（1980年）一書時邀文，寫成了〈最平凡的傳奇〉一文，後收入他的《代馬輸卒外記》一書。

這位傳奇女子江桂香，婚後生了兒子張旌之，原本一家人也算平安和樂，然而沒想到三年後，張拓蕪卸下軍職，好不容易找到適合的工作，歡歡喜喜正要去上班的前一天傍晚，嚴重中風，從此家庭遭到巨變。經濟的來源固然成了大問題，中風後的情緒也大受影響，張拓蕪與妻子桂香時生爭執，感情不睦。雖然拓蕪日後以寫作勉可維生，但是夫妻之間還是溝通不良，最後終於走上離異之途，唯一的孩子小旌也送往華興育幼院寄宿讀書，張拓蕪辛苦建立的家就此分裂。好友三毛曾描述當時的狀況，可以想見這樣的雙方都痛苦的發展實在是萬般難解：

拓蕪離婚，找的是我父親給辦手續。在這以前，爲了這樁事情，我失眠掛心過許多夜晚，勸過罵過求過也曾與桂香、拓蕪一同哭過，結果仍是簽了字。³¹

想不到的是年輕健康的桂香，居然在不久後忽然得了急病過世，還是張拓蕪趕去醫院送的終，替她安排後事。往後清明，張拓蕪也都親自帶了孩子給她祭掃，人生的悲哀無常，有至於斯。老天這樣的安排，對張拓蕪來說真的非常殘忍不仁，但是他還是不畏命運的捉弄，爲了自己與孩子，認真活下去，也認真寫下去。

³¹三毛：〈寫張拓蕪又一書〉。收入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

人生的禍福實難預料，張拓蕪的重病，固然奪去了他後半生的健康，使得他從此以「左殘」自居，也間接導致了他家庭的破碎。但是若非經此變故，他大概也不會專心致志全職創作。趙玉明就說過：「摔死了一個張拓蕪，摔活了一個散文家」³²。文壇上少了這麼精彩的大兵文學，軍史的見證也缺了真實而生活化的一角，而張拓蕪的大名，恐怕也不會如現在廣為人知了吧！

第二節 張拓蕪的寫作歷程

張拓蕪的創作歷程，主要可分為兩階段：一是他在軍中服役時，於新詩方面的創作。二是他中風致殘之後，開始努力的散文寫作。張拓蕪的作品雖然主要是以散文名世，但是他早年的新詩創作，不但鍛鍊了他的文字，更使他結識許多文壇好友，若非如此，當他中風失業時，也不會選擇以寫作作為他再出發的道路，也更沒有這許多藝文界好友為他奔走了。

一、軍中服役時之新詩創作、廣播搞寫作

張拓蕪雖然所受正規教育不多，但是當時躋身在軍中一群不識字或是略識之無的同袍中，卻也還算可以和通曉文墨沾得上邊。自從到台灣後，他看到一群來自青年軍同袍，個個勤奮向學，收聽廣播來自學英文、法律而受到鼓舞。當他1949年在台中大肚擔任三等警士（等於部隊中的二等兵）時，發現廠裡圖書室有很多書，其中不少還是所謂「左派書籍」，如巴金（1904-2005）、魯迅（1881-1936）、茅盾（1896-1981）、郭沫若（1892-1978）等作家的作品。只是當時他根本分不清「左右」，他一律生吞活剝，有時也讀如張恨水（1897-1967）之類的言情小說。

³²趙玉明：〈消遣張拓蕪——代馬輪卒的書和人〉，台北，《聯合報》，1980年12月28日。後收入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9

他說：「這其中，我最愛讀的是沈從文（1902-1988）的遊記和散文，和馮玉祥（1882-1948）的自傳：『我的生活』。³³」王鼎鈞就曾經提到過：

軍營中寫作的風氣本來就普遍，以前士兵寫作只能忙裡偷閒，躲躲閃閃，國軍文藝運動正式展開以後，寫作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只要稍有成績（比方說，作品在軍營內部的報刊上發表了），長官特許不站衛兵，不出

公差，不服勞役，期許你有更多更好的表現；倘若能在高級司令部主辦的徵文中抱個大獎回來，那就成了一時的寵兒。記得除了總政戰部設立金像獎以外，海軍有金錨獎，空軍有金鷹獎，陸軍有金獅獎，聯勤有金駝獎，警備總部有金環獎。³⁴

由他的說法可以一窺當時「軍中作家」形成的背景。藉此我們可以了解當時特殊的時空背景，以及鼓勵張拓蕪孜孜矻矻閱讀以及創作的動力何在了。

當年的同袍許甸侯更開啓了他讀書的一扇門。他曾自言：「母親給我肉體的生命，而我的朋友許甸侯卻是給予我文學生命的人。³⁵」因為許甸侯非常喜愛閱讀，從借了一本徐訏（1908-1980）的《風蕭蕭》開始，引領了張拓蕪讀書，更逼他每天寫日記每周寫週記，替他改正錯別字、文詞不通的地方，把名著上的金句抄下來要他背誦與體會。因此張拓蕪早期寫詩的筆名「沈甸」中的「甸」字便是紀念感謝這位好同袍而生的，「沈」則是他母親的姓氏，用以懷母。張拓蕪因為沒有錢買設備收聽廣播，所以就想辦法找到不花錢但能進修的學習：

³³張拓蕪：《代馬輸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12

³⁴王鼎鈞：〈我和軍營的再生緣〉，聯合報，2008年10月25日

³⁵張拓蕪：《代馬輸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102

讀副刊文章，並且剪貼、抄錄、背誦。當年報紙只一張半，半張副刊沒人看，我就據為己有了。然而在我如飢如渴、飢不擇食之下，僅僅這半張又僅半版的豈能饜足我的需求，然則我既無錢買書，也不知如何買書，是什麼樣的書才適合我的脾性和程度呢？不去管它，像我這種窮酸讀者，哪有資格挑剔，只能撿到籃子裡的都是菜了。也由於喜歡閱讀的關係，竟誘發我不自量力的走上寫作之路，也從此，和閱讀結了不解之緣。³⁶

他從國防部出的「戰友報」，還有「新生報」培養閱讀的習慣，「新生報」的水準較高，它的戰士園地以及軍中文摘都是張拓蕪愛看的。他曾自言對詩產生興趣之後，每每找了軍中文摘，有詩有散文，他站衛兵爲了怕打瞌睡，就拿這些作品死啃猛背，對這些作家崇拜得五體投地。

白天累得要死，晚上要是輪到一班下半夜的衛兵，鮮有不大打瞌睡的。……所幸我因拜讀詩、背詩之恩賜，從未打過瞌睡，因之亦從未挨過揍。……兩個小時的衛兵，在我是很好打發的，背詩時自得全神貫注的默誦，讀出興味來人便進入渾然忘我的狀態。³⁷

這樣投入的精神，恐怕是多少在學的學生也望塵莫及的吧！讀得越多，對文學的認知也就越深刻，後來就專讀李莎（1924-1993）、鄭愁予、胡楚卿（1923-1994）、紀弦（1913-）等人的作品。自此他興致越高，不免心癢開始大膽嘗試創作。終於在民國四十一年春天，發表出第一篇作品：

不久新生報創刊了〈戰士園地〉，每週五見報，水準不高，全是當兵的寫的

³⁶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151

³⁷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209

，我自己也嘗試著投稿，第一篇刊出來了，得稿費十五元，這很過癮，當時我當上等兵，一個月薪餉僅有十二元，沒想到一首小詩竟超過一個月所得……以後再寫再投，則十投十不中，退稿成了我日常生活的要事。

幸

而班長給我打氣，鼓勵我，批評我，我在沉默一陣以後，他鼓勵我向《野風月刊》進軍。投稿《野風》是我當時的最大願望，班長並為我取了個筆名：張揚（那時電影明星張揚還未出道）。作品發表了，得到稿費三十元，這筆收入可不小，我拿它買了鄧禹平的《藍色小夜曲》和一本學生字典，還請班上弟兄小吃一頓。³⁸

這樣的經歷確實是使小兵張拓蕪吃驚而且振奮，他在另一篇作品中也提到過同樣的一段往事，但是前段引文主要是在敘事，下文所引的重點則在於他當時內心的得意與激動，由此可以想見這樣的情境會給予一個隻身來台貧窮無依的小卒多大的鼓舞與自豪：

第一篇作品是一首粗糙、幼稚的短詩，得稿費新台幣壹拾五元正，當時的十五元不少，是我上等兵的一個月又一星期的薪餉。……第一篇稿費給班裏加了菜，直吃得全班人滿嘴是油；第二篇稿費更了不得，新臺幣四十元，拿著野風月刊的稿費單雙手直發抖，硬要班長護駕陪著才敢去領。³⁹

由張拓蕪自己的說明可知，投稿不但兼有作品印成鉛字上報的光榮與窮困生活的實質補助，當時的老班長錢雲霓也在他寫作時給予不斷的激勵與鞭策。一開始買不起書時，他就去抄報刊上的詩文，死死記牢。星期假日，連勞軍電影都放

³⁸張拓蕪：《代馬輸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7

³⁹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年。頁111

棄，在書店裡一站就是四五個小時，許多名著如梁實秋（1903-1987）的《雅舍小品》、艾雯（1923-）的《青春篇》等等，他都有手抄本，大部分也都能背誦。

我讀散文讀得很雜，人家問我喜歡誰的作品，我可說不上來；姜穆說我是文學的多神教徒，真是知友，說到我心坎上來了。我喜歡清淡一點樸素一點的，討厭又濃又油又膩的，那會使我的腸胃消受不了；誰要問我師承何人，我也答不出來；可以說我的師承太多了，一切我所讀過的書的作者，不論古今，不論中外，都是我的老師。⁴⁰

等到經濟改善些，只要有稿費來，一定先買書。有些愛好文藝的同袍進中華函授學校，成了覃子豪（1912-1963）、黎中天的門生，讓無餘錢繳交學費的張拓蕪羨慕不已，雖然自己無法加入，但也可以借他們的講義來認真研讀，彌補缺憾。

要提到張拓蕪的寫作歷程，首先就必須要先知道《野風》這本文學雜誌。台灣光復初期的五〇年代，政府社會各方面逐漸穩定，美援的支持也使得臺灣人民不論在軍事上或是經濟上得到安全感，得到了戰後喘息生養的機會。台灣的藝文界也逐漸蓬勃起來，提供創作者許多耕耘的園地。當時相當重要的一本文學雜誌：《野風》便應時而生。

1950年代文壇曾吹起一陣風。對喜愛者而言，它如沐春風；對反對者而言，

是邪門歪風。這股風吹進以反共文學為號召的環境，衝撞出新的文學能量。它清新，生嫩，但豪放不拘，大器大志。它呼喊「創造新文藝，發掘新作家」的口號，引爆當年文壇一簇清泉；它生命13年不長不短，但創造許

⁴⁰張拓蕪：《張拓蕪自選集》，臺北：黎明出版社，1979年。頁9

多

「台灣第一」。它，是《野風》。⁴¹

《野風》雜誌創刊於 1950 年 11 月 1 日，在當時大環境一片「戰鬥文學」燃燒之中，《野風》並不特別標榜反共，也無意為政治服務。「它第一個明言『不刊登八股口號文章』，而以純文藝為主，滋潤五 0 年代反共抗俄文學的沙漠市場。」⁴²許多沒沒無名的寫作者，作品經由《野風》的刊登後，便可以獲得文壇的注目，鼓舞了他們創作的意志，這其中就有年輕的張拓蕪。鄭愁予（1933-）就說過：「拓蕪這個與托福同音的名字，出現在《野風》當時尚是唯一的純文藝的雜誌上，就使我非常喜愛……當時結識在野風寫詩的朋友有楚卿、沉冬、劉非烈等人。」⁴³因此提到張拓蕪創作啓蒙時，不能不先提到《野風》這個創作園地。

張拓蕪就曾言：「能在野風上發表作品，當時是了不得的至上榮耀，而從野風出來的也都盛名至今不衰，作品水準更上層樓。」⁴⁴

我的第一篇作品在野風刊出，已是野風第一階段的尾期了，哪一期記不得，只是同期有鄭愁予的詩，能附驥所崇拜的名家之後，實感榮寵。當時我服役於松山機場附近的要塞第八臺，同單位的第七臺位在松山，第九臺在陽明山與芝山岩間，第七臺附近的燒磚窯廠特多，上午參加步槍射擊比賽，下午是五 0 機槍比賽，沒我的事，便去參觀一座座窯洞，歸來寫了首「燒窯的」。⁴⁵

⁴¹施君蘭：〈撕裂與創新一當《野風》吹過〉，台北，《歷史月刊》，2003 年 7 月。頁 77

⁴²施君蘭：〈《野風》的編輯們〉，台北，《文訊雜誌》，2003 年 7 月。頁 102

⁴³鄭愁予：〈從感性到率性〉，台北，《中國時報》，1985 年 5 月 25 日

⁴⁴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 年。頁 198

⁴⁵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 年。頁 199

起初他用的筆名是「張揚」，「張揚」於《野風》上登出的第一篇作品〈燒窯〉，根據現有的《野風》資料查證，是在《野風》第 38 期（頁 10）刊出。張拓蕪自言其詩寫作的背景，讀來亦十分有趣。原來是參加射擊比賽得空才跑去燒窯場參觀，有了靈感而下筆為詩。這就是特殊的「軍中作家」才會有的經歷，領了這筆稿費，當時的張拓蕪可是寧可棄公家的免費晚飯，大啖豬肝麵、還弄了滿口袋花生米、牛奶糖吃個開懷！透過這些投稿回憶，當年那個充滿創作熱情、但是又窮又純真的年輕下士形象已經躍然紙上。

由目前可查之資料，張拓蕪早年以「沈甸」為筆名發表在《野風》的作品有：

作品名	期數、頁次	作品名	期數、頁次
風雨裡	134 期 21 頁	歲末兩章	114 期 49 頁
隆冬兩章	115 期 11 頁	失題兩章	121 期 27 頁

以「拓蕪」為筆名發表在《野風》的作品有：

作品名	期數、頁次	作品名	期數、頁次
小詩四首	75 期 33 頁	失眠夜	77 期 29 頁
給春帆	80 期 29 頁	六行小輯	83 期 19 頁
虹	84 期 23 頁	雨的抒情	85 期 19 頁
短歌五章	92 期 13 頁	夜及其他	95 期 26 頁
古典之失敗及 其他	99 期 44 頁	終站兩首	103 期 26 頁
墮落之什	107 期 13 頁	黑色的邀宴	108 期 23 頁
近作抄	109 期 41 頁	近抄作	111 期 50 頁

而以張拓蕪之名署名的作品有：

按摩女	41 期 59 頁	戀歌二首	44 期 12 頁
衰落的門第	52 期 42 頁	星星及其他	65 期 23 頁
雨夜	69 期 49 頁	給蘭陽	70 期 25 頁
別楊梅	72 期 33 頁	有贈外二首	73 期 43 頁
鄉居什抄	87 期 32 頁	詩四題	89 期 43 頁

由以上三表可知，張拓蕪在《野風》上的確持續發表了不少作品。⁴⁶研究者林佳惠所撰的師大碩士論文《野風文藝雜誌研究》中，曾個別介紹分析曾在《野風》發表的作家，張拓蕪就是其中一位：

《野風》激發了張拓蕪的創作興趣與決心，儘管他在《野風》發表的詩作在語言文字上並未達到如司馬中原所稱之「精練、活化」，而是仍處於學習階段的創作，但《野風》卻因此發掘了一位後來在文壇上有一席之地作家。⁴⁷

除了在新詩的園地努力投稿耕耘，張拓蕪也加入了新詩社團。當年的詩壇重鎮：紀弦（1913-）在創立「現代詩社」的時候，就希望他加入。雖然張拓蕪自認為自己的作品太過幼稚膚淺，不夠資格，而且對於當年紀弦所揭示的「六大信條」也有好多弄不懂⁴⁸，但是紀弦連用三四張明信片催促，又有詩友勸說，他還是

⁴⁶此處資料係整理自林佳惠：《野風文藝雜誌研究》，台北：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頁 61、頁 64、頁 76

⁴⁷林佳惠：《野風文藝雜誌研究》，台北：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頁 132

⁴⁸紀弦在民國 45 年《現代詩》第十三期中揭示的六大信條為：1.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含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2.我們認為新詩乃是橫的移植，

寄了五塊錢郵票，填了參加表格加入了。其後，他也加入過救國團所辦的青年寫作協會。從此張拓蕪所認識的文友除了原本的一些軍中作家之外，還擴充到更豐富的層面。有已經成名的大作家，也有還在就學的學生，更有一些和他一樣正在努力耕耘期待有朝一日開花結果的青澀作家。在寫作的道路上，他早已不寂寞。

張拓蕪的詩作目前市面上已找不到單行本。黎明出版社在 1979 年出版的《張拓蕪自選集》一書中，除了他的散文之外，也有半數篇幅收錄張拓蕪的詩作，惜該書也業已絕版多年了。書中共收錄他 46 篇新詩，曾得到第一屆國軍文藝金像獎之短詩銀像獎的作品〈戰鬥詩簡〉也在其中。

雖然張拓蕪總是謙稱自己的詩作不盡理想，後來也絕筆不寫，但他自己曾言雖然早已不寫詩，但是卻無一日不讀詩，可以看出他對詩的喜愛。

脫離詩的行列已經很久很久了，大概從民國五十四年就不再寫詩。不過我還不曾完全絕情的一刀兩斷，我讀別人的詩。當我讀到朋友的一首力作時，我會頻頻擊腿，大聲讚嘆；那種過癮、愉悅和滿足，超過我自己完成一首大工程千倍、萬倍。所以我慶幸我還不曾墮落，我的心靈依然高貴。⁴⁹

這樣的告白，已經可以證明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不光只是寫詩，更是從骨子裡愛詩。藉由讀詩，豐富了生命，提升了心靈層次。然而他的詩作究竟評價如何？從他曾在 1956 年參加國防部文康競賽，獲得士兵組詩歌類第二名，還有 1964 年，得到國軍第一屆文藝短詩組金像獎看來，足見他的詩歌創作確有其一定的水準與價值。

而非縱的繼承。這是一個總的看法，一個基本的出發點，無論是理論的建立或創作的實踐。3. 詩的新大陸之探險，詩的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造，新的工具之發現，新的手法之發明。4. 知性之強調。5. 追求詩的純粹性。6. 愛國，反共，擁護自由與民主

⁴⁹張拓蕪：《張拓蕪自選集》，臺北：黎明出版社，1979 年。頁 5

張拓蕪的詩作曾集結成詩集《五月狩》，由香港五月出版社印行，可惜台灣並未再印行。他自己曾言：「那是我生平最難過的一件事，《五月狩》是我第一本，也是我唯一的，最後的一本詩集。我難過的是我在香港的朋友慕容羽軍先生和雲碧琳小姐，他們為這本小冊子賠了不少錢。這本詩集在台灣沒有發售，我也不想發售，如今書也絕版了，唉，不提也罷！」⁵⁰所以如今要找到張拓蕪的詩篇，只有再翻閱當年的《野風》雜誌，或者是從黎明出版社在1979年為張拓蕪出的《張拓蕪自選集》中可以一睹了！

張拓蕪除了新詩的創作之外，寫廣播稿也是他鍛鍊出好文筆的原因。他從南部調往台北當兵之後，長官把他找到光華電台學習編撰。後來馬祖電台要人，又把他派到那裡，給他四個文字節目，都在十分鐘以上，總共五十五分鐘，每天固定得寫五千多字的稿。他雖然擔心自己無法勝任，跟長官推辭，但是當軍人就得服從命令，勉力而寫。當時廣播的目標是中共軍政幹部，張拓蕪一人同時要處理評論、廣播劇、綜藝節目三種廣播稿。

寫廣播稿，我不依賴太多的資料，有那麼一兩句可供我發揮、聯想就可以了；我更不依賴靈感，只要坐得下來，提筆就寫，刷刷刷刷，十分鐘的一篇評論，一個小時足夠。一天四種稿子，五千來字，你來得及仔細研究資料，來得及依賴靈感嗎？⁵¹

這樣的寫作磨鍊，不要說學歷不高的人，就算是知識分子也不見得可以天天寫得出來。之後電台台長要開闢一個新文藝節目，因為張拓蕪學習寫作也有段時

⁵⁰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7

⁵¹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年。頁72

日了，就派給他來處理。要先選擇抒情的詩和散文，還要有淺顯一點的小說，因為廣播文學不能太深奧，否則就沒人願意收聽。從撰寫、選稿、導播、錄音等都要他一肩承擔。若他沒有一定的文學素養，這節目也不能播了半年之久。

被調回台北光華電台後，他又被奉派到國防部總政治部成立的一個匪情研究機構去訓練。張拓蕪只有小學學歷，現在竟成為碩士級的學員，有幸能蒙大學教授指導，實在所料未及。這其中李廉教授也特別針對他的廣播稿找出缺點，教他如何找資料重點，雖然受李教授訓誨為時不長，但卻使張拓蕪受用不盡。之後他又回到光華電台繼續寫稿。他的兩個節目參加教育部文化局的金鐘獎，匪情廣播差一票落選，另外以戲曲選播得了大型金鐘獎，並且還獲得個人優等編輯獎，有獎金六千元。他自言「光華電台那些年獲得大小金鐘獎十餘座，其中三分之一是咱家張某人得的。」⁵²在當時廣播還是主要傳播媒體時，可以想見競爭相當激烈，他可以得到肯定，正可證明他的作品是經得起考驗的。

打從四十八年秋，光華實習電台開播起，到六十二年暮春退役止，我在廣播界混了十三年多，此期間，我無一日離開過廣播崗位，無一天不寫廣播稿。將近五千個工作天，每天以兩千字計，共寫了一千萬字左右。⁵³

這是非常驚人的寫作量，雖然大多是資料整理的工夫，真正屬於創作的部份並不多，但經過了這樣的豐富經歷與密集的文字訓練，張拓蕪的文筆還能不突飛猛進嗎？朋友菩提就觀察到這個現象：

據張拓蕪說：他之所以撇開詩而直攻散文，而且在詩友、文友之中落了個好名聲，因為他在未寫散文之前大約寫了「等身」之高廣播稿紙。我們知

⁵²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年。頁86

⁵³同註52。頁87

道廣播稿是最最口語化的文學，最最流暢俐落的文章，如此，窺諸拓蕪那種千里無羈的奔騰文章，他還是著實錘煉過的。⁵⁴

二、中風致殘後之散文寫作

張拓蕪的散文創作，則是始於他中風之後，當時他因病成了「左殘」，針灸花了幾乎半生積蓄，家中還有妻兒待養，幸仰賴好友們常去探病，為他張羅雜事，安排他妻兒的生計。司馬中原（1933-）、鄧文來（1935-2005）、趙玉明等人更發起捐助，共捐了六萬七千多元，說是要給小孩將來的教育費用。等到他頭腦逐漸清晰，說話也慢慢恢復後，就開始為光華電台寫廣播稿，一個月大概有七、八百元的收入。

張拓蕪原本就是個好強之人，這樣總是仰賴別人幫忙，絕對不是他所願意面對的。後來安徽涇縣的鄉親詩人羊令野（1923-1994），作家鄧文來以及業餘金石家黃俊濤三人向張拓蕪建議，鼓勵他多寫些散文，多少也可貼補家用。當時鄧文來是《中華文藝》的總編輯，他的老友夏楚（1932-）擔任主編，就這樣催生了張拓蕪的散文創作。作品發表後，在朋友的繼續打氣之下，一寫寫了十來萬字。後來景翔（1941-）與隱地（1939-）親自拜訪張拓蕪，要買他的稿子，並預付版稅。就在1976年4月5日在爾雅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代馬輪卒手記》。

雖然在散文的園地中，張拓蕪看似新手，事實上他的散文創作早已經過多年磨鍊，成功並不是偶然的：

⁵⁴ 菩提：〈「代馬輪卒」逍遙遊——讀拓蕪的書有感（下）〉，台北，《台灣新生報》，1979年4月16日。

好在我有十幾年匪情廣播稿寫作的經驗，把我在軍伍三十年的往事以及我的家鄉的風俗人情記載下來，雖是卑之無甚高論。但它養活了我一家三口有四年之久，實非始料所及。看樣子，我勢必還要繼續寫下去，因為我勢必要繼續活下去。⁵⁵

如此執著的態度，加上早已淬礪好的文筆，作品的內容又是如此鮮活，題材如此特殊，無怪乎一出手就是不凡，在當年風靡一時。

事實上，讀者大眾並不是打從一開始就廣知有張拓蕪這位作者，而是自從三毛（1943-1991）在《聯合報》副刊寫了一篇〈張拓蕪的傳奇〉後才引起廣泛的注意。當時三毛並不認識張拓蕪，只是在偶然的機會下讀到《代馬輪卒手記》這本書，結果欲罷不能，為之大笑，也為之流淚，她認為張拓蕪「他筆下的生活，是一個從來沒有人寫出來過的世界，他以那樣漠然、平淡、知足樂命的口氣，說出了一個個令人讀後感慨萬千不能自已的故事」⁵⁶，以三毛當時的高知名度，此文一經發表之後，立即吸引了更多人進入「代馬輪卒」的世界，爾後張拓蕪也一直將三毛視為生命中的大恩人，三毛也成為張拓蕪的摯友，再加上杏林子劉俠，三人一直擁有親如兄妹的情誼，相互關懷打氣，孰料日後兩位小他十多歲的摯友竟先告別人世，令張拓蕪哀傷不已⁵⁷。

張拓蕪的散文創作，從他出版第一本《代馬輪卒手記》之後，大致上可以分

⁵⁵張拓蕪：《張拓蕪自選集》，臺北：黎明出版社，1979年。頁9

⁵⁶三毛：〈張拓蕪的傳奇〉收入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92

⁵⁷張拓蕪有〈永遠的恩德——寫給三毛〉一文悼念三毛，收入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臺北：九

歌出版社，1998年。頁103

另有〈人間愛的化身——懷念劉俠〉一文悼念劉俠，臺北：文訊雜誌，1993年3月。頁81

為兩期：代馬翰卒系列（手記、續記、餘記、補記、外記）的創作是前期，而從1983年以後所出版的（《左殘閒話》以後之作品）屬於後期。之所以分成前期後期，並非張拓蕪的散文風格轉變，而是述寫的內容有所不同。

「代馬五書」中所偏重的，主要是「軍旅生涯」與「懷鄉」這兩大主題，不論是軍中點滴或是家鄉風土，張拓蕪呈現無比細膩的觀察能力，下筆時活靈活現，不論是人、事、物都能讓讀者歷歷在目，有如親睹親聞。李豐楙曾說過，台灣的散文界雖不如新詩或小說界多大兵作家，但仍值得注意：

由於國軍文藝運動的推動及其普及化，許多對文藝有興趣的青年即轉其心力為文學創作。……唯基於內心深處的家園記憶，以及軍旅生活的流離過程，大兵作家的散文中常出現追憶性的題材，張拓蕪以「代馬翰卒」為標記的多本文集，其最動人、最真誠的作品，即是這類特殊天地的鱗爪，其中蘊藏有初為小兵的奇特經驗。⁵⁸

在一般論者的看法中，「大兵文學」的作者身分必須是「阿兵哥」、「軍中作家」，在創作經驗上必須經歷抗戰、剿匪等的實際軍旅生涯，風格上必須「戰鬥」、「反共」，就內容而言常常是「反共文學」的延續。但是張拓蕪卻不能以此侷限：

然弔詭的是真正在七〇年代寫出「阿兵哥」經歷北伐、剿匪、抗戰、以及在台灣直至解甲投入社會諸多實際經驗的文學作品，唯有張拓蕪（1928-）

所著的五本《代馬翰卒系列》，但《代馬翰卒系列》並無具有強烈「反共文

⁵⁸李豐楙：《中國現代散文選析》，臺北：大安出版社，1985年。頁6

學」的戰鬥色彩，而是自身當小兵的軍中真實體驗。⁵⁹

因為張拓蕪志不在跟隨那一波反共戰鬥文藝，能寫已寫的人實在太多了，他所希望的，是記錄下那最卑微最底層的大兵生活。

然而自《左殘閒話》之後的作品，內容更形豐富。舉凡過往回憶、生活雜感無所不包，其中最勾動人心的，當屬「返鄉探親」與「病殘歷程」這兩部份。自從張拓蕪回到睽違近五十年的家鄉之後，目睹家鄉以及親人現況，使得他的身心遭到極大震撼，不吐不快，發而為文，真摯而傷痛。而他因病成殘，在榮總的復健室所見所聞（如「OT室日記」系列⁶⁰），以及他面對「左殘」的生活問題時所遭遇到的種種，還有蒙受友朋們關懷幫助的感動，這些屬於他病殘境遇的心情點滴，在往後幾本書中一直是重要的主題。

「代馬輸卒」系列，讓張拓蕪在散文界站穩腳步，奠定他特殊不凡的地位。一般人在提到他的散文成就時，也大都是由「代馬五書」來分析。然而張拓蕪日後的創作，其實更能看出一股偉大的生命能量。從《左殘閒話》，之後同時出版的《坐對一山愁》、《坎坷歲月》兩書，光看書名就知道這些作品伴隨了他生命中一段慘澹痛心的歷程，但是他並不因此而灰心喪志，之後的《桃花源》、《我家有個渾小子》可以看出他逐漸歸於平靜，而最後一本出版的創作《何祇感激二字》這個書名，更完全展現了他的體悟。他從「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最後進入「看山又是山」的境界，憑著一份對生命的堅持，對創作的理想，他至今已八十多歲的人生，雖然歷經坎坷顛沛，卻活得精采絕倫，看似平凡實乃最不平凡。

⁵⁹錢弘捷：《戰後台灣小說中老兵書寫的離散思維》，台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9

⁶⁰見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

第三節 張拓蕪的創作觀

張拓蕪在散文之中，常常有著許多對於自我、對於人生的體悟。王鼎鈞曾說：

寫作是把內在語言轉為書面的語言，「書面語言」是文字，是有組織的文字，是經過組織能夠使作者表達心靈的文字，文字是一種媒介，對學習寫作的人來說，它是一種工具，可以操練使用發揮它的性能。⁶¹

在數十年顛沛困蹇的人生中，張拓蕪有著許多深沉於一般人的生命感悟。他有許多的心靈感受，也有許多的思維意見想表達。因此在他的作品之中，除了敘事之外，常常帶有他自己的一番見解了悟。行動不便的他，常常是終日困守在一方斗室之中，而文字，就是他賴以發聲的工具。他常常自嘲口拙、表達能力很差，但是在他不凡的文字功力之下，我們更能貼近他所想表達的思想。

思維包括作家的思想情感，乃是創作的原點，也是作品存在的終極價值。思維結構隱身於文字之後，超越形式之上而存在。作家體驗人生、觀察人生，必然有個人的思想、懷抱及情結，成為作者創作的源頭，形諸作品，則是思維。⁶²

鄭明俐點出在散文創作中，作家的思想人生觀常會展現在他的作品之中，我們可就其中掌握其思想脈絡的發展與變化。「文如其人」，我們可以從張拓蕪的創作觀中看出他對文字的執著以及奮鬥不懈的態度。

⁶¹王鼎鈞：《文學種籽》，臺北：明道文藝雜誌社，1996年。頁9

⁶²鄭明俐：《現代散文構成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頁252

青年朋友可能不大喜歡這種文章，不過我倒希冀這本書的主要讀者還是青年一代，他們讀了會瞭解中年一代失學和失去家庭溫暖的悲楚，了解中年一代槍林彈雨中的奮鬥以及求生求活下去的掙扎。我一生沒有雄心大志，也從不為自己樹立一塊奮鬥的石碑，只求活得有意思一點，瀟灑一點就心滿意足。⁶³

張拓蕪一向對自己的寫作生涯抱持著謙虛的態度，雖然旁人的肯定早就所在多有，但是他卻從不敢以優秀作家自居，反而常常會感慨自己的作品未臻美善。他自我認定的優點，則是不屈不撓的毅力、意志力。

打從民國四十一年春天發表第一篇「作品」以來，扳起指頭算算，整整三十年多了。三十年來我雖未寫出一篇像樣的作品，但我一直兢兢業業，持之以恆，也就是三十年來一直未曾放下過筆⁶⁴

張拓蕪曾自問何以能夠日復一日，執著寫作持之以恆，他歸納出兩個理由：「與我與生俱來的倔強個性有關」、「這玩意兒會上癮」。因為他當年曾在油坊中當學徒，除了日以繼夜做不完的苦工作之外，更有老闆的無情無理的打罵。這樣的生活磨鍊之下，使得他耐力比一般人高，有著一股不願讓人看低的傲氣。當初同袍們看到他被退稿時的嘲笑、揶揄，他並未因此自卑，反而更激發了他越挫越勇的精神。

我的基礎既差，資質又劣，豈夠資格學習寫作，但我竟然做下來了，而且

⁶³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204

⁶⁴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91

一做就三十多年。怎麼說呢，得感謝我倔強的牛脾氣，得感謝油坊四年學徒的苦難磨鍊。⁶⁵

張拓蕪曾在「代馬五書」出完時感慨：「除了牛勁兒，我想有個原動力還是生活的壓力，寫作使我忘記殘廢和不便，稿費的收入也使一家三口得以苟延殘喘，而最大的力量還是識與不識的友朋的鼓勵和打氣。」⁶⁶其實寫作對張拓蕪來說，並不光是他常掛在嘴邊的爲了「稿費」，更重要的，是藉此展現他的自我肯定，更拾起他因病致殘後缺乏的信心。他對於寫作的態度是：

寫作這門差使是既艱辛又迷人的，好比吸毒，上了癮就不容易戒絕；何況它不僅給予我心靈上的小小欣慰，也給我生活上的小小的滿足，我是非寫下去不可的，直到倒下去為止⁶⁷

他以小學沒畢業的學歷，在多年跌跌撞撞的自我摸索後，還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創作路，沒有那股熱情與理想實是難以支撐的。

寫作是寂寞的，有時甚至痛苦；要堅持下去，要挺下去！即使你半途而廢，也沒關係。至少你已經知道寫作是怎麼一回事。靈感不來，繞室徬徨是什麼滋味；至少你已經會選擇你自己想要讀、喜歡讀的書；至少你不會太墮落，你的心靈已經逐漸高貴起來了。⁶⁸

張拓蕪寫作的環境，一向沒有華宅雅室供他構思，也沒有昂貴書桌文具供他

⁶⁵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93

⁶⁶張拓蕪：《代馬輸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2

⁶⁷同註66。頁3

⁶⁸張拓蕪：《代馬輸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152

文思泉湧，反之，常常是艱困無比，曾經使用的書桌只有三隻腳，後來是朋友慨然贈送新書桌，還使張拓蕪當做大事興奮了很久。他在〈賤〉這篇短文中曾笑自己總是無福可享，在困厄的環境下反而越寫越勇：

以學習寫作來說，躲在蚊帳寫，彎腰躬背炸蝦般的趴在小圖板上寫，大太陽底下能偷得十分鐘操課之際、方便乘涼的空間，便速、速、速地匆匆記下數行，雖然幼稚欠通可笑，但總是自己的作品，而且文思如泉湧，倚馬可以千言。後來在七虎新村十坪大的違章建築中，夏烤冬涼，房子是燙的，牆壁是燙的，桌椅是燙的。……在這座烤箱裡竟也烤了五年多，烤出了四五十萬字來。⁶⁹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不要說是寫作了，一般人就連坐也坐不住，靜也靜不下，絕對是心浮而氣躁。然而張拓蕪不論是早年軍旅生涯偷空寫作，還是日後貧困殘病後的致力創作，都能守著一個「忍」字訣，寫不出來時，他甚至會規定自己「罰坐」許久，以求能找到靈感繼續創作。他雖以「賤」字來形容自己，然而我們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創作者最神聖的光輝。

基本上，張拓蕪對於寫作的態度相當謙沖。當他逐漸以「代馬輸卒」系列散文在文壇站穩腳步時，當然最高興的就是關切他的友朋們。這些或新或舊的朋友，總是不吝惜讚美的話語，給予張拓蕪許多勉勵與支持。但是張拓蕪並沒有因此就被驕傲沖昏了頭，他不會因此而自滿自得，反而更是兢兢業業，反躬自省，以期能有更好的作品出現。

我不大相信「文章千古事」那回事，但我相信「得失寸心知」這句話，自

⁶⁹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53

己的文章如何，心裡比任何人清楚，朋友捧我、讚我，無非是鼓勵我，勗勉我，都只為希望我活得愉快一些⁷⁰

以他和三毛之間的結識為例，張拓蕪自從三毛發表了那篇〈張拓蕪的傳奇〉之後，便成了他的筆友，在給三毛的信中居然寫道：「文字不好，自己很明白，您的大作，不過是因為我是個殘廢，同情我，給我捧場罷了。」⁷¹把三毛弄得啼笑皆非，一點也不能同意他的自謙。她認為讀者是主觀的，由同情轉而為對作者文字的欣賞是絕無可能的。張拓蕪竟因身體的殘疾，忽略了自己可貴的才華，實在是太令她生氣了。由這件往事可以了解張拓蕪對自己的要求很高，信心實在不夠。但是三毛也認為：「反過來想，這樣樸實的心靈，這樣不驕傲的性格，在二十世紀的今日，也是高貴得找也找不出許多了。」⁷²

姜穆也曾評論張拓蕪的散文寫作，認為直追周作人（1885-1967）、沈從文（1902-1988），但是他其實是沒有師承的。「他是犧牲的一代，是沒有師承的一代，是填補空白的一代。他以自然為師，以自己的心智與韌性為師。」⁷³他這番說法，確實點出了張拓蕪「真實」的特點，更因為他與張拓蕪原就是朋友，這樣的觀察不光只是對作品的看法，更是對張拓蕪此人的評斷，絕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張拓蕪一向被歸類在「軍中作家」的行列，而他的作品也的確確為成千上萬的小兵發聲，但是他並沒有自認為「代言人」，或是敲鑼打鼓昭告大眾他的作品定位有多麼特殊，雖然識者早有定論。他總是懷抱謙沖的心，希望能多做些什

⁷⁰張拓蕪：《代馬輸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86

⁷¹三毛（我的筆友張拓蕪），收入張拓蕪：《代馬輸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97

⁷²同註71

⁷³姜穆：〈張拓蕪的世界〉，台北，《文藝》，1978年3月

麼

，「這些軍中作家，年齡和我相差不遠，但由於際遇不同，感受也便不同。他們或作軍官，或在參謀單位，或在高級司令部，他們看到的、感受到的是大方向，大主題，大文章。」⁷⁴但是一直在最基層當小兵的張拓蕪，他所見到的是不一樣的，他希望能將他看到的那個比較艱苦、比較卑微，但是一樣充滿戰鬥光輝的世界寫出來：

那麼，誰來寫小士兵的生活和心態呢？我等了二十年沒等到，這很教我悲哀。我們的士兵這麼高潔偉大，這麼純粹率真，這麼赤裸裸的童貞可愛，作家們竟然都忽略了！那麼我來做。我知道自己不夠資格做這個工作，但是在一連串的沒人做，不屑做，不敢做的延遲之下，這段歷史便將消失，湮沒，這個損失太大了！不自量力就不自量力吧！⁷⁵

他的願望，果真實現了。他的散文不像那些描寫戰爭的作品，充滿了追求理想或愛情的浪漫，也沒有偉大的英雄，嬌豔的美人。有的只是一個個渺小的人物，有名有姓的，如「雷排長」、「錢班長」、「老潘」、「李興元」等，更多是連張拓蕪都早忘記姓名的人物。這些人或生或死，或下落不明，都曾是中華民國國軍中的一分子，都曾在大時代的戰爭中參與過。他們的世界，曾經是穿草鞋、捉蝨子、睡死人旁邊、吃混雜石子泥沙老鼠屎的「八寶飯」、去當「抗日份子」或是「軍中樂園」尋求慰藉。這樣的小兵世界，若不是張拓蕪有心紀錄，不要說百年之後，就連不到數十年的時間，對我們這一代來說，實是難以想像，直如天方夜譚！雖是如此，他甚至還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多、不夠好，還是若有憾焉：

陸陸續續讀到一些讚許的文章，心裡也難免有些暈陶，幻覺自己把軍伍中

⁷⁴張拓蕪：《代馬輸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3

⁷⁵同註74

小人物的形象描繪出來。但是真正的得失，也祇有在凌晨苦思中廓然清明，我寫他們千分之一，萬分之一都不到。讓別人說起，人家還以為故作謙虛狀，直教我欲辯無言。⁷⁶

多年來張拓蕪投稿不輟，然而被退稿的經驗更是難以計數。他曾說：「關於寫作、投稿方面，我失敗的經驗自信比別人豐富；投出和刊出不成比例，說都不好意思說，大概一百出頭比一罷。」⁷⁷其中尤以被「中副」（中央日報副刊）退稿的印象最為深刻，當年的「中副」是文壇的熱門園地，新面孔想在上面露臉，直如登天之難，甚至有好多人形容其為「小鐵幕」。張拓蕪就有連投十三次，連退十三次的慘烈經驗。雖是如此，好強的張拓蕪仍然越挫越勇，就算遭遇到狂風暴雨也澆不熄他想創作的毅力。

我可以自吹是「著作等身」，因為半生學習寫作的崎嶇、迢遙路上，退的稿，

一張張疊起來，極可能超過我的身高。寫作這條路寂寞而漫長，必須不停地吸收，不停地創作，不停地投和不停地退。我就是這麼老的。投稿要臉皮厚，不要怕退，退了再投另一家。⁷⁸

我不知道成功是什麼滋味，但常常咀嚼失敗，那味道怪怪的，辛酸中帶點兒苦澀，或者還有一絲絲甜美也說不定⁷⁹

此外，張拓蕪對於寫作與天賦資質也有他的一番看法：

⁷⁶張拓蕪：《代馬輸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4

⁷⁷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75

⁷⁸張拓蕪：《代馬輸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151

⁷⁹同註77。頁177

寫作固然要靠自己努力進修，但天份才情也得具備一些。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天份與才情，只是往往自己不知道。譬如某人有寫小說的才情，卻偏偏不自知的去學寫詩，結果當然事倍功半，冤枉走了好長一段路。這個時候若能自覺走回頭路還來得及。而且前面這段冤枉路多多少少對自己也有助益。⁸⁰

這是張拓蕪寫作多年的重要體悟，因為他自己就是從「新詩」轉向「散文」的好例子。張拓蕪的新詩，雖然光看得獎紀錄，也知有其一定的價值，但是畢竟未臻第一流的作品之列。他的散文，卻是絕對有最特殊的價值，散發出無比的光芒。因此他的「才性論」確有其道理，是自身實踐得來的寶貴見解。

說到張拓蕪對於文壇的看法，早年他曾在一篇訪問稿中坦言：

沒有希望，也沒有失望，有一陣子有人喊團結，我卻不以為然，寫文章純粹個人的事，團結個什麼勁兒！代有才人，各領風騷，有學養、有遠見、有潛力的人遲早會脫穎而出，用不著自吹自捧，現在來肯定自己，真是無恥至極。我覺得文章影響深遠，要承受歷史的批判，而不是一時的好評，所以一個作家總得耐得住寂寞。⁸¹

「耐得住寂寞」看似簡單，然而背後隱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辛酸與困苦。對個性「嫉惡如仇」的張拓蕪而言，叫他去參加文藝組織，對著不認識或甚至是看不起作家虛與委蛇，這樣的事情，他絕對是不屑為之的。他對於文學創作的嚴肅態度，也可由此得知。

⁸⁰張拓蕪：《代馬翰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151

⁸¹張拓蕪：《代馬翰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1

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那是哲學的境界；我說：「我寫，故我在」，是我生活和生命的境界。我寫著，故我活著，雖然像我這樣一個殘廢，活著真是沒有什麼意義，白白的糟蹋糧食，但是，這個世界太溫暖了，我怎捨得離開它呢！……書桌是我生活的戰場，是生命的戰場。關懷我的好友們，我寫著，我顛巍巍的站著，只是證明我活著。⁸²

寫作，是爲了證明生命的價值。張拓蕪的筆耕不輟，是爲了證明自己，也是爲了證明生命的崇高意義。這樣的創作態度，無怪乎寫出來的，雖然有淒苦流離、坎坷橫逆，卻都是帶給讀者無比的激動與崇拜，本本作品充滿了生的光輝！

⁸²張拓蕪：《代馬翰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242

第三章 張拓蕪散文的主題內涵

前言

作家蕭蕭曾說：「散文是『人的文學』，因為詩要設計意象、聲韻，講究機智、機鋒；小說、戲劇需要虛構故事，講究機會、機心；散文不需多費周章，只要發自本心，寫出本事，那就是以人為本的文學。」⁸³「人」既然是散文的主要靈魂，凡屬「人」生命中貪嗔愛癡的情感、悲歡離合的遭遇、心智思想的觸發，在在都是散文的題材。因此題材的多元化是散文的特點，無所不包的內容，給予散文豐富多彩的樣貌。趙滋蕃也指出：

文學是藝術之一，文學的基本概念包含在藝術的概念之中。文學以人世為對象，以人為體，以批評人生，探求人生的理想為主要目標。文學乃人的藝術。⁸⁴

因此，就一個「人」而言，張拓蕪至今已八十多年的生命歷程，嘗盡了人生中的喜怒哀樂，流離動盪，不論是心靈上或是生理上都遭受過大痛苦大打擊。但因為他有著純真不矯飾的人格特質，這些經歷化為筆下的文字，題材之豐富自不待言。他帶領讀者進入那特殊的人生際遇中，不論是他早年從軍的大兵經驗，還是對於安徽老家兒時記憶的懷念以及返鄉探親後的失落，還有中風致殘的影響，以及家庭破碎的傷痛，這些個人特色鮮明的內容，呈現出主題多樣的動人風貌。

⁸³蕭蕭：〈執「事」--散文的舊格局與新功能〉，收入蕭蕭主編《九十五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2007年。頁16

⁸⁴趙滋蕃：《文學原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頁89

閱讀感性散文作家的作品，實際上更像是在閱讀作者的深層人格，讀者認識的作者比作者的親戚朋友都要深刻，這是感性散文最具魅力的地方，為其他文類所不及。從另一方面看，如果一位作家在作品中虛偽矯情、口是心非、逢迎世俗，他的散文仍然可以反映出作者這種負面的人格本質，所以感性散文可以說是一面「照妖鏡」，反射出作者無所遁逃的真面目。⁸⁵

在他的生命樂章之中，這些經驗，是張拓蕪散文作品的主旋律，認識張拓蕪，也就貼近了他的散文；認識張拓蕪的散文，也就貼近了他的人。以下就張拓蕪散文內容，歸納出「軍旅生活的描繪」、「家鄉風土的追憶」、「罹病殘障的苦痛」、「坎坷人生的體悟」四大主題來探討分析。

第一節 軍旅生活的描繪

張拓蕪最為人知的「身分標記」就是所謂的「軍中作家」。打從對日抗戰開始，後來又有國共內戰，兵燹烽火延綿多年。動亂的時代造成許多年輕人失學離家，加入軍伍。1949年前後大批軍民隨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這群年輕軍人，或已有學識基礎，或靠本身苦學自修，將離鄉孤身苦悶的心情化為文字抒發，逐漸形成一股特殊的潮流，也就是所謂「軍中作家」的產生。

1965年四月，第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開幕，軍中作家、社會作家加上總政戰部的作業人員，共六百多人出席。……大會之後成立「國軍新文藝運動輔導委員會」，聘請「社會文藝工作名流」八十三人為委員，我列名在內。選拔軍中作家兩百多人，成立九個小組，我參與散文組的活動。總司令部以下設輔導分會和地區聯誼會，推動工作。設置「國軍文藝金像獎」，輔

⁸⁵鄭明俐：《現代散文》，臺北：三民書局，1999年。頁20

以一般獎狀獎章及補助金，鼓勵官兵創作。⁸⁶

王鼎鈞所說明的，正是當時軍隊中刻意栽培、鼓勵「軍中作家」的情形。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台灣當時的文壇中「軍中作家」成爲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也造就了許多成績斐然的作家。他們的成就早已不囿於軍伍生活的紀錄，而是全方位的表現，在詩歌、散文、小說方面都有所成。

三、四十年代的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遷移，則又使一批敏銳秀異的青年散落軍旅，他們在烽火與碉堡之間成長，大口吸收稀薄的文學養分，憑其親體實見，居然寫出大量精彩的作品。例如司馬中原、朱西甯、段彩華的小說，楊喚、周夢蝶、洛夫、羅門、向明、商禽、張默、痲弦的詩，王鼎鈞、張拓蕪以及後來沈臨彬、隱地等人的散文。⁸⁷

但是隨著時空背景轉變，當年的壯年作家們如今不是年事已高或甚至已歸道山，這批當時曾引領文藝界風潮的軍人們，已經逐漸被後輩淡忘。余光中的這段話已經做了很精闢的註解：

軍中作家漸漸面臨困境，因為大陸經驗已成湮遠的回憶，題材難以為繼，同時久無戰爭，作品裡也罕見沙場生活了。優秀的軍中作家即使佳作不斷，其軍人的身分也已淡去，不是退了伍，便是改了行，而與文人的差別無多。另一方面，其他身分的作家都有後浪洶洶繼起，唯獨一代的軍中作家逐年老去，雖有張拓蕪這樣後起的「老秀」卻無傳人。其中仍有一些在堅持創作，個別的成就儘管可觀，但是集體而言，這身分已經漸漸失去意

⁸⁶王鼎鈞：〈我和軍營的再生緣〉，聯合報，2008年10月25日

⁸⁷唐捐主編：《台灣軍旅文選》，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頁9

無論如何，歷史是不容被遺忘的。那些熱烈渴望創作的靈魂，曾經展現出來的成果，在現代台灣文學的版圖上已經烙下炫目的一道痕跡。

張拓蕪這個被余光中戲稱為「老秀」的軍中作家，軍旅生涯將近三十年。從1944年加入游擊隊開始，直到1973年正式退役為止，人生中的精華時期，可說是完全奉獻給軍隊。「這一輩子，幹了近卅年的兵，在陸軍裏，步、騎、砲、工、輜全幹過；如再加以詳細分類，也幹了炮手、炮長、通訊、觀測、馭手、彈藥、步兵、看護兵、獸醫、蹄工、傳達、文書、駕駛、修護等等。」⁸⁹這樣完整的經歷，化爲文字記錄，可以想見絕對是非常豐富精采的。

他藉以成名的「代馬輸卒」系列作品，就是以他的軍旅生涯爲主題，寫出一般大兵沒有能力寫的，寫出一般百姓沒有機會經歷的。

就老兵書寫這方面而言，張拓蕪寫自己與同袍離散流亡到台灣的軍中故事以及退役後的生活，的確寫出了外省中低階士官兵小人物淪落於台灣中下階層的生命史，有別於那群名留中國青史的將官偉人，但是對於這群小人物如何面對時代背後人為文化政治的操弄的反思，與如何認真在台灣這塊土地生根落地的想法，在這五本集子中主要還是呈現張拓蕪個人與其他族群的生活關懷與互動，相對而言，七〇年代散文文類的老兵寫對「老兵族群」的整體思考還是欠缺的。⁹⁰

⁸⁸余光中：〈總序〉，收入張曉風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散文卷》，臺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

頁4

⁸⁹張拓蕪：《代馬輸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7

⁹⁰錢弘捷：《戰後台灣小說中老兵書寫的離散思維》，台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4

由論者所言，可見張拓蕪光是以這「代馬五書」，就足以讓他在台灣的散文文壇，佔有不可抹滅的歷史地位。下面將分爲「大陸時期」、「台灣時期」兩部分來剖析張拓蕪以軍旅生活爲主題的作品。

一、大陸時期

唐捐（1968-）曾說：「張拓蕪的『代馬輸卒』系列，更是當行本色的大兵文學。他在軍隊基層日久，尤其當過大陸時期那種比較『原始的』兵，奇聞軼事特多，很能展示一代人的苦難記憶。」⁹¹張拓蕪的大兵歲月，從 1944 年加入皖南抗日保安團，到 1948 年第二次開小差來台灣，從此定居台灣爲止，算起來在大陸上度過的大約只有四年左右。與他將近三十年的軍旅生活相比，這四年所佔的時間可說是十分短暫。雖是如此，這四年給張拓蕪的震撼以及訓練，所經歷過印象深刻的事情，卻是不可勝數，在他生命中留下不可抹滅的記憶。

（一）代馬輸卒

從 1944 年到 1948 年之間，先是遭遇到八年抗戰的尾聲，後來又遭逢剿匪。張拓蕪這個轉戰於大陸沿海的小兵，過著緊張又豐富的生活。年少的他，曾經當過有點窩囊的「代馬輸卒」，也當過神氣的師爺。他看到了基層部隊中的軍人百態，也增廣了許多見聞。這段日子中他雖然沒有參與過著名的大戰役，但是來來回回也遭遇了不少交戰時刻。他的軍旅生活絕對不是「養精蓄銳」、「運籌帷幄」那麼輕鬆，他是一個真正在前線賣命的戰地軍人。「代馬輸卒」這個奇怪的職務，就是在這時候擔任的。

年。頁 53

⁹¹唐捐：〈身體與文體之兵變〉，收入唐捐主編：《台灣軍旅文選》，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年。頁 10

在抗戰勝利後，部隊接收日軍裝備，把又長又笨重的漢陽造步槍，換成短而輕的三八馬槍。但卻把原本使用得心應手的八·二五迫擊砲，換成日製笨重的四·七曲射砲。砲身砲架都裝在座盤上，由四個砲手前後左右的抬著，既難看又不方便走，下坡時只要有一人失足，就會弄成四人全都摔得狗吃屎。後來上級只好再給他們換了七·五山砲。山砲一定要用馬匹來拉，但是張拓蕪的部隊正好因為馬瘟、上繳等種種原因成了沒有騾馬的部隊，只好想辦法解決問題。沒有馬，就由人來充馬。

全連挑選二十來歲身強體壯的六十名小伙子，編成一個特別小組，歸連長直接指揮，這可比在排裏神氣多了。我恭逢其盛，剛剛升了個上等兵趕上。但如一旦遇上落雨天行軍，不幸再碰上爬山上下坡，那就該我們四條腿的卒子倒楣了。⁹²

我們一般能找到的戰爭史料，通常是某時某地某戰役，由某些將領率領若干士兵，打了勝仗或是敗仗。再加上戰役的前因後果、勝或不勝所造成的後續影響等等，絕大部分都是一些文字上面的敘述記載。至於究竟這些士兵穿著些什麼？吃著些什麼？如何移防？如何攜帶民生用品以及槍砲用具？我們所得到的資料是模糊的。張拓蕪就曾感慨：「軍史館裏，似乎缺少了些什麼，後來我想到：第一、從北伐到今天的各種輕武器；第二、北伐、抗戰、戡亂、反共復國各時期兵員的各種服飾和裝備。」⁹³否則看到電視電影上出現的人物，全部都是錯誤的妝扮，一律是戴美式鋼盔，扛卡賓槍，將來時日久了，就更不可能再有人知道真實樣貌了。若不是張拓蕪的作品，一般人怎會知道居然有一種士兵叫做「代馬輪卒」？做著原本應是馬匹勞役的工作，遇上山坡或是遇到下雨天，其苦況可以想

⁹²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7

⁹³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39

見，但是人在部隊中，不能逃避也不能拒絕，這就是軍人的天職。

其他班兵卻大不服氣，特別編了一首歌謠來嘲弄我們：不站衛兵不放哨，不挑彈藥祇拉砲；別的什麼都很好，就是祇能啃青草。……雖是官拜上等兵，領子上是藍底板上扣著三顆凸出的金光閃亮的三角星星，遠看起來，比一條黑線上加一星的下士可好看得多，但是符號上，白布墨字寫著「代馬輸卒」四個大字又真不雅觀得很，走上那兒都管叫我們是「吃料的」，或是「四條腿的」，真叫我們哭笑不得！⁹⁴

這首其他班兵嘲諷「代馬輸卒」的歌謠真是妙趣橫生，在枯燥危險的日子中，沒想到那些文化水準不高的士兵居然可以想出這樣的俚謠。其實說穿了大家都是前線賣命的卑微小兵，小小的趣味卻能提振精神，被嘲諷的對象也只有在心裡暗恨，怨嘆自己苦命了。除了「代馬輸卒」之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名詞，就是「散兵游勇」。

簡單的說，散兵游勇就是逃兵的代名詞。這裡面包涵了掉了隊還沒有來得及歸隊的；吃敗仗潰散了的；編散了而又沒有向新單位報到的；獨個兒腳底板抹油的等等等等。這方面我約略懂得一些，因為我有十次當散兵游勇的經驗。⁹⁵

所謂「逃兵」，就是指逃兵。在戰亂時期，逃兵不一定是自己的意願，有時是形勢所迫，造成青黃不接的結果。這些軍人不見得不想歸隊入伍，否則早就想辦法回家鄉了，何必滯留於外，還必須冒著給憲兵查問的風險，並不輕鬆。

⁹⁴張拓蕪：《代馬輸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8

⁹⁵張拓蕪：《代馬輸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18

散兵游勇聚集在車站，最主要的原因是吃、住方便，餓了，買個饅頭，饅頭裏夾著一根大頭菜；渴了，喝火車頭的開水；髒了，在男廁所沖個涼；睏了，候車室的長條椅就是我們的床……散兵游勇是壞人嗎？那更不見得；在下就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正人君子。不偷，不搶，不騷擾別人。做小偷扒手，我們沒這個技術，搶，更沒這個種；抓到了要就地正法的！⁹⁶

（二）食衣住行用

在國共內戰的後期，各式大小戰役不斷，流散各地的軍人不計其數，軍隊的造冊、人員的控管很難清楚，更何況還有冒名頂替的，張拓蕪就自承「我住蘇州三年半，給人家頂名怕有七八次之多。」⁹⁷ 所以散兵游勇也只能是那時代的產物，今日已不可能再出現，已成歷史名詞了。散兵游勇在車站中還可以休息，有個落腳處。但是在漫長艱苦的征途中，一般的軍人食、衣、住、行又是什麼情形呢？

在抗戰時期，不但是糙米，米裏還有稻穀、稻殼、小石子、泥、沙和老鼠屎；煮成的飯，大家美其名曰「八寶飯」。⁹⁸

雖然有配給一定數量的米，卻頓頓吃不飽，他們的胃都是「鐵胃」，雖然是難以消化的「八寶飯」，他們照吃不誤，照樣吸收。吃飯要吃三大碗，吃到最後甚至鍋鏟都扔出去，大家用碗挖。他們用的碗是竹筒子，砍一顆毛竹來，可以做幾十個碗，耐用又保溫。鑽個洞串上繩子掛在腰間，是當時的制式裝備。

其實那時我們吃飯根本不大用得上牙齒，因為我們是吞而不是嚼；因為頓頓吃不飽，餐餐打衝鋒，所以大家無暇顧及木鉢子裏是什麼菜了，一個人

⁹⁶張拓蕪：《代馬輸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19

⁹⁷張拓蕪：《代馬輸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98

⁹⁸同註97。頁92

腰皮帶上掛著一截竹筒，當時沒有水壺，竹筒裏裝的是水。⁹⁹

現在想起來難以下嚥的「八寶飯」，他們卻狼吞虎嚥，唯恐吃不飽。他們所喝的水，動作快的可以用腰間竹筒裝開水，動作慢的就去喝井水。至於飯與水之外，其他的食物只好看運氣，肉類不用說了，全連只分配半條豬，讓這些大漢塞牙縫都不夠。駐軍在蘇北的時候，戰亂蹂躪大地，壯丁被共黨拉伕，荒蕪的土地就只剩下生命力頑強的紅蘿蔔生長，居民叫它「土人參」，於是士兵們每天大鍋大鍋猛吃，既當飯又當菜。當年他們「八寶飯」配上「土人參」，還要操練、做防禦工事，真不知體力由何而來？

此外，不論駐紮在何地，飲水是重要的問題。一般說來能有井水喝算是已經不錯的待遇，但是井水不一定都堪使用，而且有的因為戰亂都被填塞了。爲了要汲水只能靠人力，帶著鍋子走上很遠的路去提水，等到走回營隊水早就只剩半鍋了。甚至在江蘇鹽城時爲了貪方便就近取用泥上臭水，結果發現在泥下居然埋著三千多具國軍屍體，「由於天寒地凍，屍體大部分沒有腐爛，我們的飲水是由屍體滲出來的血水，和天上落下來的雨雪融匯而成的飲料，可說是汙穢而神聖，卑微而壯烈！」¹⁰⁰這是多麼不可想像的遭遇，但是它的確曾經發生過，張拓蕪的散文也在此散發出神聖而壯烈的光芒！

在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底，張拓蕪的部隊要經過南京到鎮江接防，因爲想給南京城的長官、百姓、日本兵和日本僑民好的印象，畢竟南京城是首都，當時陸軍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都在此地，所以大家刻意裝扮了一番。進城時城門上掛著兩串長鞭炮，路旁還跪著不少日本兵，讓大家精神抖擻，昂首前進。

⁹⁹同註 97。頁 93

¹⁰⁰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 年。頁 29

進城前我們先在郊外打扮了一番，重打背包，拴緊腰皮帶，…… 南京的老百姓對我們戴的笠盔很感興趣，有人出法幣五百元要收買我們的，…… 笠盔是克難創造，我們部隊有史以來從未發過鋼盔（我僅見張發奎領導的一零八師戴過），笠盔也者，斗笠其實，鋼盔其形也，是用篾片編的，中間或用箬葉，或用棉紙浸桐油，形式是仿造德式的，後面長出一片，遮住了整個後腦勺，這玩意除了遮蔭，別無二用，既不能擋流彈，更不能防破片，連根火柴都罩不住。¹⁰¹

令人發噱的描述，直如喜劇片的呈現，但是卻又讓人慨歎國事艱難、戰火頻仍之下，國軍維繫自己的尊嚴是多麼不易，若非張拓蕪真實的記載，後人如何知道這「鋼盔」的真實面貌呢？除了「鋼盔」，這些大兵全身的裝備，更是吃重：

當年一個兵的全副公私和裝備，至少二十公斤以上，例如槍枝、彈藥（子彈一百發、手榴彈四枚、刺刀等）、米通袋（兩根，每根裝滿五斤以上）、工兵器材、自己的背包、乾糧袋、水壺等等。¹⁰²

若沒有南征北討艱苦的訓練，一般人那堪如此沉重的負荷？而這些軍人們的衣著，完全是看上面發甚麼下來就穿甚麼。「那時的軍需後勤的補給還很差，經常隆冬穿單衣，炎夏著棉襖。」¹⁰³更不用說是殘舊不堪的軍衣，沒有新的供應，再不對時、再油膩破舊也只好穿上。就算發下來的棉軍服通常也是舊的，或許上面還有黃不黃紅不紅的血漬，老兵說大概是前人負過傷或是死了，這也得照穿不誤。除了制服之外，上火線時身上還要綁著子彈帶。子彈帶搭在肩上，斜在胸前，纏在腰裡，像是一條大蟒蛇纏在身上。他們要扛槍、揹背包，再加上子彈帶，實

¹⁰¹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03

¹⁰²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187

¹⁰³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95

在是很辛苦。

子彈的配發平時是一個基數，一個基數是一百發或一百廿發，四個木柄手榴彈，上火線便得加到兩個或三個基數，那時顧不得背上肩上梗的痛了，甚至棉被裡，背包裏全是子彈，戰火熾烈的時候，哪能顧到一些小小的不方便。¹⁰⁴

上戰場的軍人，就習慣了這樣的裝備，人人只顧著裝填子彈、瞄準與射擊，哪裡還計較舒不舒服呢？新兵們一上陣總是一陣噼噼啪啪亂放槍，老兵們平時會教他們打靶、三角瞄準；上火線時就會教新兵如何節省子彈，如何沉著放寬心。「多一發子彈就多活一次，所以呀，敵人不在你的有效射程內，千萬別扣扳機，那不但打不著人家，反而提醒敵人怎樣躲避你的第二槍。」¹⁰⁵生死攸關的時刻，老兵的經驗之談的確是充滿智慧。

除了子彈袋之外，軍服的消耗也是一大問題。平常就已不耐穿的平布軍服，一場野外打下來，大家總要報銷好幾十套衣服，但通常都是拆東牆補西牆。每到換季發衣的時候，「衣繳領子褲繳腰，綁腿新舊都算了」。那些報廢軍服的破布可以縫襪底、整塊點的可以留給日後縫補用，零碎的就用來打草鞋時用。因為草鞋雖是草做的，但是草不耐穿，有人就用麻來做原料，或者麻和碎布條「混紡」。

打草鞋，不需要太多的工具，除了一雙手，一根尺把長的小木棍子，一根丈把長的繩子，兩把稻草就行。¹⁰⁶

¹⁰⁴張拓蕪：《代馬輸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37

¹⁰⁵同註104。頁38

¹⁰⁶同註104。頁32

草鞋是每個人都要會打的，行軍前每個人都得準備三兩雙，免得半路上鞋穿底或是帶子斷，麻煩就大了。草鞋除了肩負戰士們雙腳的安適外，還有一項非常特別的功能，就是訓練新兵。新兵大都來自農村，頭腦單純，因此訓練起來不容易。

鄉下人習慣來說，沒有左右之分，只有順反之別；右邊的叫順邊，左邊的叫反邊，以此類推，右手是順手，左腳便是反腳了。如此在出單兵操練的時候，教練班長光數一二一是不行的，說左腳右腳也不行，因為新兵就不懂；必須說反腳、順腳。¹⁰⁷

除了「順腳、反腳」的口號外，新兵入伍，通常會準備三兩雙布鞋。但是在軍中大家都穿草鞋，穿布鞋會被視為「老百姓鞋」非常難堪，所以他們雖然還不會打草鞋，會去垃圾堆撿老兵遺棄不要的草鞋將就穿。這下子有草鞋也有布鞋，教練班長為了訓練方便，就出現了「草鞋、布鞋」的口令，一二一的口號聽不懂該出左腳還是右腳，喊草鞋布鞋就非常清楚了。這個絕妙的方法，也真只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才會出現。

在那一段艱苦的日子之中，只有在抗戰勝利後，部隊進駐京滬線，也接收了日軍被服庫，發了豬皮皮鞋，下士以上加配一雙長統皮靴，著馬褲，腰上拴著寬皮帶，若再拿上一根小馬鞭，這就是當時感覺神氣非凡的裝備。但是神氣好看的皮靴，一旦穿久了問題就出現：

不過皮靴中看不中用，校閱、站隊很好看，要是穿著它做長途行軍，包準走不了十里路，你就會大叫：行不得也哥哥！如果是急行軍、強行軍，一

¹⁰⁷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28

兩公里就會被「打」得皮破血流，寸步難行。¹⁰⁸

在物質匱乏的年代，衛生條件也就相對不良。除了吃夾雜老鼠屎的「八寶飯」之外，更麻煩的就是滿身遍佈的「虱子」了。

急行軍的日子裏，一天一百五十里、兩百里，命令一出就得在限定時間趕到。一路熱、渴加上汗水浸濕衣服，部隊到了目的地，第一先做挖戰壕，挖散兵坑這些工事，做完工事人已經累癱，哪裡還顧得洗澡換衣服？於是密密麻麻像芝麻般的虱子就這麼如影隨形跟住這些士兵了。

虱蛋兒下在陰暗、潮濕的地方，像膈肢窩，褲檔等地方；好像虱子下蛋是邊下邊走，因此虱蛋兒的排列很整齊，繞著衣服的接縫處一圈又一圈。洗衣服的時候，大家用大拇指的指甲在接縫處猛刮，刮的呼呼響，副班長說：「他媽的，這真是當兵的身上虱子，下蛋也是班橫隊、排縱隊的！」「他們喝的是當兵的血，當然會站隊，就不知道會不會出基本教練！」「操！虱子還會打野外呢，你們來看，這一對在我的領口邊上下……」¹⁰⁹

這段描述，讓我們知道當時軍人們的艱苦，也佩服這些人可以化艱苦為嘲諷，張拓蕪活潑生動的對話安排，更讓讀者會心一笑。老兵們對虱子已經司空見慣，甚至捉到虱子就放到嘴裡像嗑瓜子一樣咬得撲撲響，這種情景，既荒謬卻又是如此真實。

至於住的部份，四處征戰的士兵們，當然是居無定所。投宿的地方，各式各樣的環境都有。部隊進駐在窮鄉僻壤時，就只好發揮克難的精神。

¹⁰⁸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年。頁132

¹⁰⁹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85

廟宇祠堂是我們常住的地方，房子不夠自己蓋，好在部隊裡甚麼人才都有，木匠、竹匠、漆匠、泥水匠、裁縫師傅、剃頭、修腳的一應俱全，只要連長下道命令，值星官馬上派幾十名公差上山，下午就是幾十根木頭，幾百根大毛竹，在操場上三天之內能夠蓋一棟可以擋風避雨的新房子。保證一文錢不花。¹¹⁰

雖然運氣好時可以借住民宅或是閒置的公家機關，但是戰亂之中誰也不能擔保部隊開往何處，更遑論先做計劃，所幸革命軍人是萬能的，只要有場地、有人力，不愁沒有房子住。

當年大陸上很少有正式的營房，甚至連帆布帳篷也少見；部隊在後方整訓，不是自己砍竹子捆茅草自己搭建，就是住祠堂、寺、廟或學校，若在前線打仗，多數是蒼天為被，大地為床，要是碰上大雨傾盆或瑞雪紛飛，那就挺著讓它們去淋個夠¹¹¹

淋雨實在淋得厲害了，長官也許才會下達命令，到附近民家一避。除了雨之外，「雪」也是行軍作戰時會遇到的狀況，急行軍的日子，遇到下雪反而覺得很舒服，越走越熱時，風雪撲在臉上頸子上，感覺反而挺不錯的。反而是夏天行軍，越走越痛苦，熱而且渴，汗水一次又一次浸溼衣裳，那份艱苦實在是難以言喻，但是軍令如山，有任務的時候哪裡能夠休息呢？

至於武器的使用，張拓蕪曾自言：「我當兵的資格不老，玩過的武器計有德、

¹¹⁰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99

¹¹¹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44

日、捷、美及本國造的。」¹¹²在皖南游擊隊時期，因為並沒有被司令長官部和省政府收編承認，只算是地方抗日武力，補給都是靠著民間自動的捐獻。

民間藏的槍枝以短傢伙最多，最常見的德造廿發的駁壳槍，鄉人稱之為盒子炮，因為外面有一個木盒子，左輪稱之為六子連，一扣一轉。地方上成立抗日保安隊，這些槍枝全集攏了來；若沒有這些，大家便只有背大刀片子扛紅纓槍了。¹¹³

我們的武器五花八門，從紅纓槍、大刀片子、鳥槍到漢陽造、中正式七九以及日式三八馬、步槍全有；甚至還有「銃」。¹¹⁴

這樣克難的情形之下，這些游擊隊雖然沒有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也不懂得甚麼兵法戰術戰略，甚至不太識字，但是憑著自動自發的熱忱，對抗鬼子的勇氣，還是奮勇向前，拼勁不輸正規軍。等到張拓蕪加入為正規軍之後，武器自然也換成比較高檔的。他在步兵營時，自然配的是步槍；等到進了砲兵部隊時，升上了下士副班長的職位，砲兵部隊的下士，可以配有十四年式的日製手槍和馬靴，雖然不上前線時不配子彈，但是別在屁股後面也是相當神氣活現。

配了手槍，麻煩也多了一層，第一是安全問題，你若弄丟了，那可要用命來賠上；其次是保養問題，手槍零件多，不像步槍，大小總共那幾件，拆卸時不小心弄丟了一個小零件，那可是麻煩事。¹¹⁵

而砲兵部隊中的靈魂：砲，更是需要好好伺候的重要物件：

¹¹²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9

¹¹³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06

¹¹⁴同註113。頁103

¹¹⁵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94

剛入伍的部隊是川軍，川軍的武器很雜亂，從最時髦的美式湯姆森、捷克式轉盤機槍、俄製劈耳朵步槍，到最落伍的漢陽造都用過，砲則用過日製一五五加、一五五榴、八·五和十二公分高平兩用以及七·五山砲、四·七曲射砲等等。三〇公分口徑的岸砲只見過沒使用，那種砲的砲膛，可以鑽進一個大男人，砲彈一枚一百來公斤，是用一對抓鉤抓住，用鍊子搖上去的。這種砲彈射出一枚，不管甚麼型的航空母艦，中一發便立沉，兩發便要解體。¹¹⁶

在這些步兵的眼中，砲是老太爺，短兵未接，空氣沉悶，只要聽大砲轟轟兩聲，步兵就雀躍地上刺刀，準備大幹一場，只因為老太爺「咳嗽」了。

重兵器部隊另有大件頭，例如重機槍連，一個連有十二挺重機槍、機身拆卸下來輪流著扛。我們迫擊炮更慘，三大件，砲盤、砲架和砲身，座最重，砲身稍輕，但它圓滾滾的不好扛，這三大件每一件都在二十公斤以上，扛著這玩意，寸步難行，費力之大，走上二、三里就得換人，所有砲班的兵每個都要輪。¹¹⁷

當年的軍隊，尤其是最基層的一個兵卒，全部公私和裝備，至少二十公斤以上，其物質條件的困窘、體力勞動的超透負荷，用「非人」兩個字已不足形容。但是畢竟這群偉大的士兵挺過了那段兵燹，雖然張拓蕪最遺憾的是「很慚愧，所有的大陣仗如徐蚌會戰、上海保衛戰、金門古寧頭戰役以及八二三之役等等我全沒參加過。」¹¹⁸他只有參加過李堡之戰，戰役之中打得屍橫遍野，愁雲慘霧，他

¹¹⁶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9

¹¹⁷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187

¹¹⁸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153

所屬的砲兵加強團幾乎全部戰死。所以他認為：「兵者，兇也，戰火的諧音是戰禍，戰火一起，生靈塗炭、屍橫遍野，廬舍為墟，一片殘垣斷壁，滿目瘡痍慘景。一次戰火洗禮，十年復健也難！」¹¹⁹對於這樣一個走過那段歲月的大兵的真實體悟，足以令後人誠！

二、台灣時期

張拓蕪從 1948 年定居台灣之後，從 1948 年到 1973 年，他近二十五年時間的軍人生涯都在台灣度過。起初，他還是在部隊過日子，然而自從 1959 年擔任台北林口光華實習電台任編撰官之後，歷任了光華電台、馬祖電台、國防部匪情中心等職務，工作主要是動筆動腦，不再是在野外風吹雨打的大兵了。

然而在他還未轉為文職之前，他在台灣駐防的種種經歷是精采而豐富的。在還未曾踏上台灣土地之前，部隊中的大伙對台灣的印象非常陌生而遙遠。

台灣在哪？在東海孤懸的海島上，去台灣，至少要乘七天七夜的大海輪。我們這群是從未離開家鄉的土老憨，坐半天火車便以為走到了天涯。還說要坐七天七夜的海輪，那就好比充軍發配到海角。趁一個月黑風高的黑夜，一傢伙逃掉了七八十。¹²⁰

光聽到要去台灣就嚇到逃兵了一群人，更遑論從此必須離鄉背景定居台灣，實在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了。張拓蕪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是在 1947 年三月十五日凌晨由連雲港到達基隆港，當時他屬於陸軍整編二十一師一四五旅。上岸的情境是他不願回想的悲慘情境：

¹¹⁹同註 118。頁 157

¹²⁰張拓蕪：《代馬輪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 年。頁 57

此刻我們正是飢火難忍，既飢又渴，前些天吃的食物不但消化殆盡，而且也在顛簸翻騰的船上嘔吐光了，此刻腹中空空，口中像要冒出火來，這些天不但粒米未進，滴水亦未沾，每人的嘴唇都起了一層乾皮，在船上誰也顧不得誰，當然也沒閒工夫去看清誰。到了陸地，又在大太陽當頭，赤尖尖火辣辣的日頭曬得人昏頭腦脹，而最不識相的跳蚤、虱子、臭蟲此時又全跑了出來，怪不得它們，裡面溫度太高，一定熱得受不了才向外逃竄，往哪兒逃呢？當然祇有脖子和臉面上了，上面曬，下面烤（我們坐在滾燙的水泥地上，汗如雨下，不是誇張話，臉上、脖子上不但爬滿了一層白芝麻似的虱子，並且起了鹽霜不知如何形容，或者應該稱作「汗霜」，汗乾了後，鹽分聚積結了一圈圈白霜），嘴唇起了白皮，模樣之狼狽難看，簡直不忍下筆，如今想起來仍有作嘔噁心的感覺！¹²¹

這樣狼狽的情境，簡直就像殘兵敗將一樣窩囊可悲，乘上的交通工具則是裝運石灰的火車，這是張拓蕪非常不願提及的回憶，因為那景象太難堪了。由於當時陳儀（1883-1950）的七十軍軍紀惡劣，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上級就派他們二十一軍趕赴台灣接替防務。

這群大兵穿著既破舊又油膩，不時還會有蝨子跳蚤爬出來的棉衣，從冰天雪地的蘇北奔赴而來，看在南台灣三月穿著短袖短褲的老百姓眼中，簡直是匪夷所思。鳳山的百姓對他們二十一軍很熱情，後來他們才知道因為他們對於之前的七十軍太失望痛恨了，所以才有這種不得已的移情作用。

因之我們一上街，大人小孩全稱我們「七渣兵」，我們還以為是個尊稱呢！

¹²¹中時電子報 <http://blog.chinatimes.com/changtowu/archive/2007/06/28/177365.html>（2007年6月28日）

後來才在岡山聽一位西藥房老闆（他是福建人）解釋，「七渣」者，乞食之謂，亦即叫化子兵也！¹²²

穿著破舊又不合季節，簡直是活受罪的這群大兵，等不到內地的補給，只好打開了日本人留下的軍用倉庫看看，找到了滿是簇新日本軍服的被服庫，大家樂得全部換上，裝備了整整一個師。時局混亂，也顧不得其他，國軍們荒謬地穿著了整套日軍配備，只要不開口說話活脫脫就是一隊日本兵，但是以當時的狀況，又能責備他們嗎？老百姓這時又替他們改了外號，說「七渣兵」已經升到假日本兵了，聽起來真是既可笑又悲哀。「鳳山人送我們這個封號算是很客氣的了，他們給七十軍取的綽號叫『賊仔兵』，有一種輕蔑、鄙視、痛恨的意味，稱我們『乞食兵』，則帶些同情或憐憫。」¹²³其實，百姓是純樸而直率的，不論是賊仔兵或是乞食兵，他們都無法選擇也無力抗拒，只能聊以這些嘲諷去宣洩心中的失望與不滿！

我們日夜兼程地趕到台灣，事變已過去五、六天了，市面上雖已恢復寧靜，但商業蕭條，行人稀少。我們輪流被派出巡邏，坐著日製六輪卡車四處兜風，屏東的三地門、瑪家鄉，高雄的大樹、旗山、六龜等地都到過，甚至去過草嶺、關子嶺阿里山也有我們的足跡，說是要抓一個姓謝的女匪諜，結果別說「暴徒」，連地鼠也沒逮到一隻，倒是兜風兜了好些地方。¹²⁴

所謂「姓謝的女匪諜」，應是指謝雪紅（1901-1970），她當時組織部隊對抗國民黨軍隊，失敗以後逃往廈門，並沒有跟二十一軍正面遭逢。張拓蕪對於這段從蘇北到台灣的經歷，近年在他的部落格文章「228 我走過--大風雪中出發！」、「往

¹²²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127

¹²³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128

¹²⁴同註123。頁132

南走，安啦！」、「台灣到了」、「卿本佳人」這幾篇中也多有更詳細的描述，這段特殊的移防經歷從 1947 年三月到十一月部隊調回蘇北剿匪為止，第一次到台灣的新鮮體會帶給他十分深刻的印象，歷經近六十年而仍留在腦海。

當時第一批陳儀帶來的部隊，因為軍紀不好，本省同胞對他們的反應欠佳，台灣剛回到祖國懷抱，軍民關係不好，影響就很大，至少寶島姑娘不准嫁給大陸郎。這種風氣要到民國四十幾年才有改善。而張拓蕪的部隊到來之後，與當地隔閡嚴重：

因為前面那個給本省同胞印象不好的部隊剛開離不久，新來的部隊尚未建立感情，事實上也無從建立，第一語言不通，第二他們拒人於千里之外，我們想套套交情也無法下手，人家甩都不甩我們一眼。¹²⁵

這段在彰化八卦山駐守的日子，到處都有蓮霧和木瓜，但是大家只知道吃香蕉和波蘿（就是鳳梨），小孩子們成群結隊來撿，大兵不懂閩南語，國語也不普遍，報紙上一大半是日文，大家只聽到挑木瓜是回去「契迪」，後來才搞清楚「契迪」就是餵豬，大家也不以為意。後來連長太太在冰果室吃到了木瓜，發現甜美無比，回來才發現這水果滿山滿谷，附近的營區數數竟有一兩千株木瓜樹，大家從此才知道享用這寶島美食。這種種情境，也只有從閱讀張拓蕪的作品之中可以回憶捕捉，否則一切將隨時間過去而湮滅。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編的《閱讀文學地景·散文卷》書中，也選錄了張拓蕪的一篇〈怎一個曬字了得〉¹²⁶來介紹當年

¹²⁵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 年。頁 78

¹²⁶原見於張拓蕪：《坎珂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 年。頁 255。後收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會：《閱讀文學地景·散文卷》，聯合文學出版社編輯製作，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

發行，2008 年。頁 459

三十八年撤退來台，岡山的空軍基地利用南台灣熾熱的陽光，曬製成岡山豆瓣醬、辣椒醬，原先只是四川籍官兵眷屬的家庭工業，沒想到日後竟成了岡山代表名產，在族群融合的過程中，成就了多元的台灣文化也由此可證。

張拓蕪第二次來台，是在 1948 年三月間跟好友老潘「開小差」，從上海偷登英籍的「華聯輪」，沒錢買船票只好躲在救生艇躲避盤查，等到船開出了黃浦江才敢跑到甲板上，經過四天渡海來到台灣。再也沒想到爾後半輩子的人生，就這樣在台灣度過。他當年到台灣後，輾轉到過許多地方當兵。根據他的作品所述，舉凡基隆、台北市朱厝崙、八里、林口、楊梅、苗栗、宜蘭、台中、彰化溪州、台南三分子、鳳山衛武營甚至馬祖等地他都服役過。這些豐富的經歷，讓他從一介外鄉人，進而認識台灣、愛上台灣的風土人情。

到台灣來已經超過三十年（我於卅六年來臺，十月間回去；卅七年三月間又隻身來臺），到過的地方不少，從基隆算起，一直到林邊，幾乎每一個大站都住過，每一個小站都停過；而以台北住的最久，高雄、鳳山、台南次之。¹²⁷

張拓蕪在台灣軍旅生活，從 1948 年到 1959 年之間，還是在部隊任職，直到 1959 年夏天，調台北林口光華實習電台任編撰官後，才算是「由武轉文」。在這段四處遷調的日子中，常常是因為上級的命令，而非他主動調職。但是「當然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一個小小的兵，編到哪兒也是當兵，我們還有什麼資格說不樂意的？」¹²⁸即使心中千百不願意，要調部隊就調部隊；要調地區就調地區；要調職務就調職務，這是由不得人的。但也因為如此，張拓蕪的作品也就有了更多的素材可堪描述。在關於老兵與離散的故事選集：《最後的黃埔》書中，王德威

¹²⁷張拓蕪：《代馬輪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 年。頁 138

¹²⁸同註 127。頁 10

寫的序曾說：

然而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又有多少人還記得那些曾以血肉之軀，保衛台灣的軍人呢？這些軍人裏，有出身正統軍校的菁英幹部，有投筆從戎的知識青年，但大多數是招募、甚或強迫拉伕而來。他們背景殊異，對國家、政治理念的認知有別；領導階層外，率皆孑然一身。但當他們被拋擲到同一歷史困境裏，他們有了生死與共的關係。「反攻大陸，收復失土」，國家領導人是這樣的號召著。有多少年，等待戰爭是唯一的任務，輾轉防區成了生活的家常。¹²⁹

張拓蕪筆下的台灣從軍時期，時間比當初在大陸時期長了許多倍，早已沒有實際經歷的戰爭戰事。而且多年以來台灣已經逐漸邁向現代化的社會，那些在大陸時期刻苦克難的種種情境也不復再現。同時在當時戒嚴冷肅的政治氣氛下，張拓蕪的寫作應該有所顧忌，畢竟寫作是他賴以維生的方式，若是因筆下不慎重而招來不必要的麻煩，絕非張拓蕪所能承受。所以他寫作的素材，比較不如在大陸從軍時期特殊精采、揮灑自如。然雖如此，來台之後的軍人生活，仍也有許多值得回憶的事蹟。

張拓蕪一開始來到台灣當然是人生而地不熟，藉著從前大陸上認識的一位連長介紹，到了台北的上海路（今中正紀念堂現址上，近林森南路）陸軍總部的警備旅留下來當兵。呆了一陣子靜極思動，他和朋友老潘又離開了警備旅，到了彰化充混一陣子國小的代課教師，期滿再到當時隸屬新竹縣（張拓蕪追憶當時既沒有苗栗縣也沒有桃園縣）的南庄鄉開墾農地，但是遭遇到一些不順遂。隨即又經

¹²⁹王德威：〈老去空餘渡海心〉。收入齊邦媛、王德威主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頁9

由當地人介紹往獅頭山附近的礦場開墾煤礦，但是一場小礦災意外嚇得他再也不進礦場，最後，選擇在高雄壽山的要塞司令部落腳，這是民國三十七年秋天的事情，繞了一圈，他還是註定是當兵的命。

當時高雄要塞是南部最高的軍事單位，張拓蕪被安排的就是通信連特務排工作，最主要的職務是站衛兵。他生命中的貴人，引導他走上寫作之路的許甸侯就是在這時認識的，許是青年軍隸屬有線電排，張則屬於特務排，因為同站司令部大營門的衛兵而相識相交，沒想到竟會影響了他一輩子。

大營門的衛兵要服裝整齊，扛的是日製三〇式的衝鋒槍，彈匣是弧形，那玩意很容易走火，槍揷在背上，腳步稍微踏重一點，三十發子彈便嘖嘖的從你後腦杓邊沖上了天，半夜裡，經常被槍聲吵醒，排長這光景就叫起來了：「郭班長，出去看看，哪個龜兒活老百姓又走了火！」¹³⁰

這種經驗真是相當驚悚，但是對這些大兵來說，卻是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意了。除了站衛兵之外，因為高雄要塞設有軍法處，所以有時還要負責看守南部犯軍法或者跟軍人有糾葛案件的犯人。遇到人犯太多，看守所關不下時，排長乾脆就把輕罪犯，弄到排中統舖上一起睡覺。這個理應嚴肅但卻看來可笑的畫面，也只有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才會產生。

八個人一組，每組用根草繩子象徵式的拴在一起，開飯時圍個圈，大小便也是集體行動。有個犯人拉稀，每隔個把鐘頭便得上廁所一次，其他七個便被連累著蹲坑，派一個衛兵押著，一羣羣的去去來來，倒也很熱鬧。¹³¹

¹³⁰張拓蕪：《代馬輪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97

¹³¹同註130。頁96

遇到有人犯需要押解到台北國防部看守所，也是他們特務連的工作。責任雖然重大，需要擔犯人逃跑的風險，但是也有好處，就是只要平安送到犯人，回來就可以放三天特別假。去時可以領兩個人的差旅費，三天特別假不出操不上課不站衛兵，也免了公差勤務。當然是件好差事

那可真教人眼紅的事；出一趟差，來往三天，就足足上等兵一個半月的薪餉（押解一個犯人），那足夠去崛江市場三五次了（崛江市場有夜市，也有私娼館）。¹³²

通信連還要做一項經常性工作：找電纜和挖電纜。因為早期日本人在當地埋了許多電線電纜，但是在戰敗撤退時，故意將它們都挖斷了。所以張拓蕪他們常常沒事就要出公差去尋找這些電線電纜，只要是三十公尺以上的就有獎勵。挖到的電纜上繳有個比例，短的他們就可以自行處理，也就是有些油水可賺。不過所謂的油水，也不過就是伙食比較好，多加菜罷了。此外，通信連中有十幾位本省籍的兵和士官，也有十幾位原住民，他們說的語言是高山語、日本語、國語的混合應用，他們也讓張拓蕪開了眼界：

通信連用他們可真弄對了，我們爬電線桿查線、接線要用登板，他們卻像猴子一樣輕易的揉木而上，滑溜而下。在西子灣作工，開水壺都不必帶，西子灣有上百顆數丈高的椰子樹，結實纍纍，但若沒有高山族在，我們祇有仰著脖子流口水的份，休息的時候，排長就叫他們摘幾十顆下來，整排人都解了渴了。¹³³

張拓蕪與其他的大兵沒法像原住民一樣身手俐落，使盡吃奶的力氣也無法達到他

¹³²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57

¹³³張拓蕪：《代馬輪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103

們一半的速度。「在台灣當通信兵要上天（爬電線桿），這行飯我吃不下，只好下地——天天揹著十字鎬挖電纜，挖出來，再埋進去。」¹³⁴於是他這段在高雄當通信兵的生涯，也就從壽山一直埋到桃子尾、舊城（左營），再到橋頭新莊子，邊埋邊接，整整挖了七八個月。

張拓蕪所屬的要塞司令部在壽山山腰，旁邊還有日人遺留下來的神社，神社下端與陣亡將士將士紀念碑之間有個懸崖，旁邊有鐵橋通往一座八九尺高的石筍，其上有頽圯的涼亭遺蹟，張拓蕪與同袍閒時就愛來這個隱密的所在，景色既好，能俯瞰鼓山全景，地點又隱密，不怕長官找麻煩，最有意思的是，黃昏時可以會一會「猴友」。

當年壽山一帶（從西子灣起直迤邐到桃子尾、半屏山止）猴子之多，可以千或萬的單位計算。……牠們常常一群群肆無忌憚，旁若無人的穿越馬路或在路旁嬉戲，看你形單影隻，還敢上前抓你，司令部副官處的一個傳令兵，大熱天的奉命送公文到西子灣某單位，半路上就遭到猴群的抓傷，臉、臂、腿都被抓得傷痕纍纍。幸好兩個鼓山區婦女上山撿柴，用扁擔柴枝的合力把猴群驅走，不然，老傳令恐怕要躺在那兒了。¹³⁵

高雄如今已是繁華的大都會，幾曾想見當年竟有這樣的事情。雖然猴群會攻擊人，但是張拓蕪與同袍每日帶些食物與猴群相親，猴群竟逐漸與他們有了交情，雖不能交談，卻也使這些大兵在燠熱的南台灣軍營中，多得到了一些「友情」的喜悅與溫暖！在壽山的日子一直是張拓蕪在台灣軍旅生涯中很珍惜的回憶，但是朋友告訴他，他那個時代的壽山已經找不到了，壽山已經闢為市立公園，這使得張拓蕪悵惘不已。

¹³⁴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70

¹³⁵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53

剛到台灣的時候，有許多新鮮事物是這些大陸來的士兵沒見過的。就以鞋子來說，臺灣人習慣穿的木屐鞋，就是他們從未見過穿過的。民國卅六年夏天，張拓蕪所屬新改編的山砲連部隊住在台中市煙酒專賣局的倉庫裡，附近有一家戲院，每當深夜一陣踢哩踏啦的木屐聲響起，就知道是戲院散戲了。這群士兵平時穿的是四面不通風的膠鞋，底薄又不透氣，白天在操場、柏油路上操練，地面熱氣直燙腳底，夜晚脫了鞋又臭不可聞，大兵們學著砍廢棄彈藥箱來做木屐：

我們把在岡山自製的拖板鞋帶了來，為的是晚點名後洗腳上統舖前可以換換。走廊很長，上一號時故意把拖板鞋拖得特別響，腳尖盡量向前伸，後跟離後面遠，我們別無他意，只是學習本省人如何穿木屐，如何踢哩踏啦的拖得更響，拖板鞋之名，就是這般叫開的。¹³⁶

這個有趣又純樸的場景，在那個全島物資缺乏的年代，是可以想見的。吹著晚風，悶蒸了一天的雙腳獲得紓放，那樣的感覺想必非常暢快！這群外省部隊來到台灣，「食」的部份也曾出現過問題。當張拓蕪調到台北朱厝崙時，那時部隊的主食配發是二比八，即麵粉佔八十，大米佔二十，為的是麵粉營養價值高，同時將來反攻大陸時南方人也能適應北方的生活方式。但是這卻讓這些南方人叫苦連天，一見饅頭就哭喪著臉。這樣的問題就在加菜的那一天引發了一場大戰：

南方人提出要求，平時吃饅頭沒有話說，但今天加菜一定要吃頓大米乾飯，不然何以對得起那四分之一條豬，但是對方不答應，領頭的是我的頂頭老K副班長李玉亭。他是青島人，自小吃麵食長大的，……他個頭高，嗓門也不小，他站起來：「大塊的豬肉夾饅頭才夠味兒，他娘的南方人真

¹³⁶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年。頁143

土，有好的也不會吃！」這句話引起所有南方人的憤慨，……先是罵陣，最後舉起小板凳砸向對方，南北雙方便展開一場混戰，打得頭破血流！¹³⁷

原本可能引發了嚴重的軍紀問題，幸而有人出來緩頰協商，最後以南方人吃米飯、北方人吃饅頭，各取所需皆大歡喜作結。光復初期的台灣軍隊南北重新混編，無怪乎會因為飲食習慣大鬧一場。

當時軍隊的配備還有許多是接收日軍遺留下來的裝備，民國四十年冬天，張拓蕪守基隆要塞，身為上等砲手兵，要塞的砲是用來保護台北市區與松山機場的，但是這些砲太落伍太重，光搖方向就能整死人，速度只能趕得上那種老爺運輸機，要是他種軍機飛來，砲手使盡吃奶的力氣也趕不上飛機的速度，平時他們就以起降的飛機做為瞄準對象來訓練。有次同袍李玉亭當第一砲手，他不用十字瞄準器，只睜著眼瞪著飛機飛，分臺長大聲質問他為何如此，李玉亭辯稱因為反正飛機都是同一路線飛，分臺長反駁他敵軍可不是照固定路線飛，李玉亭則說：

「到那節骨眼兒我再搖，分臺長，你瞧我這雙手，紅得像剛挨了你十扁擔，這胳膊，哎喲，我說你也看不見，他奶奶的早已經不姓李了！」「管它姓甚麼你都要搖。」「俺搖不動哪，分臺長，俺把吃奶的力都使出來了，分臺長，李玉亭不是耍狗熊、拖死狗的孬種，啥都不怪，只怪日本鬼子笨得像條驢，這哪是武器嘛！」¹³⁸

這位青島人李玉亭，說的是所有砲兵的心聲，但是因為是粗人，這段話多麼鄙俗卻又有意思，雖然從未見過這種笨重的高射砲，但是透過這段生動的描述，已經可以想像當時士兵們的辛苦與無奈。

¹³⁷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05

¹³⁸張拓蕪：《代馬輪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12

凡此種種，雖為陳跡，但是當年大環境的那種克難與艱苦，士兵的純真與率直都在此留下一筆記錄。從 1959 年夏，張拓蕪升准尉，調台北林口光華實習電台任編撰官之後，張拓蕪轉任文職，也就少有這些部隊之中的點點滴滴的特殊回憶了，也就從此，張拓蕪開始鍛鍊文筆，冥冥之中為將來的散文創作之路做好了準備！

第二節 家鄉風土的追憶

張拓蕪出生於安徽省涇縣后山鄉（現名省灣村），這個風景秀麗，物產尚稱富饒的故鄉，是張拓蕪數十年來魂牽夢縈的所在，李白早於千年之前曾吟詠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其中桃花潭所在位置就是安徽涇縣。涇縣的風土民情、兒時的點滴記憶，張拓蕪將思念都化為文字，藉由書寫來撫平內心無法歸鄉的遺憾。以下將分：「親故之思」、「物產之富」、「風土之趣」三部份分論。

一、親故之思

（一）祖父

張拓蕪的家庭，原本是個小康之家。擁有家門前的旱地五、六畝自己耕種，還有遠一點的水田租給人種可以收點穀租。祖父原本是鴻昇油坊的創辦人（也就是張拓蕪日後去當學徒的地方），但後來因為日本人的飛機炸毀了宣城縣的油坊，還燒掉了好幾百擔原料，祖父不得不回家鄉賣了田地去還債，張家的家道從此中落，油坊的股權漸漸從十分之七八到最後變成所剩無幾。一生勤儉，不煙不酒的祖父雖然過世得早，但還是給他留下了一些祖孫之間的回憶。

幼時祖父老人家曾跟我說一句類似我張氏家訓的話，話極普通，祖父也不是正顏肅穆地教訓。我因接受一位叔公的一包餅乾，未經祖父的首肯，回家後祖父在廂房裡跟我說了兩句話：「人哪，手心要少向上，多向下。」¹³⁹

雖然當時張拓蕪才八、九歲，懵懵懂懂的年紀，雖然不大明白這話的深意，但已謹記在心。直到張拓蕪因病成殘，受到友朋們的幫助，這段話才又浮上心頭，了解祖父的苦心。除了祖父之外，父親對他的影響也相當大。

（二）父親

張拓蕪的父親愛乾淨、一絲不苟，對於經營髒污油膩的油坊完全沒興趣，這使得祖父與父親之間的關係很惡劣。記憶中父親的形象是「大半生是公子哥兒型，美丰儀，愛整潔，即使是粗棉布掛褲，也得要母親燙得沒一點皺紋才穿；即使是三伏天烈陽高照，胳膊上也要搭一件長衫及一把雨傘。」¹⁴⁰也許是舊時代嚴父的威權形象深植人心，必須收起對兒子的慈愛之情，採取最嚴厲的教導方式，才是父親應該表現的。「從小就覺得父親嚴得不可親，對別人有說有笑，一見我們，臉馬上拉了下來，使得我們不敢親近。」¹⁴¹遇到了兒子犯錯，當然就是由體罰的方式來處理。在張拓蕪的回憶之中，惹惱了父親的下場總是以一頓好打來收場，細竹條、粗棍子的滋味他都飽嘗過。

也許是張拓蕪從小就情感豐富、愛哭，小時候的綽號就叫做「奎司」，在他的家鄉話中代表好笑、軟弱、被人嘲笑沒出息的意思。父親在張拓蕪十歲時對他

¹³⁹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191

¹⁴⁰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211

¹⁴¹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年。頁56

所下的評語竟是「沒出息¹⁴²」。其實父親只是在傳統的規範下維持嚴父的形象，將那份慈愛藏在心裡不善表達，其實「父親是位極其熱情的人，終日笑口常開，在宗族、友好之中，一向有好好先生的雅號。」¹⁴³這樣的形象與兒女前的嚴父大相逕庭，由此看來，張拓蕪對人那一份濃烈熾熱的情感，或許就是遺傳自他的父親也說不定。

對張拓蕪而言，父親的教誨中給他印象最深刻的，當屬他在油坊當學徒的時候。那時父親到店裡看他，話說得很簡略，因為張拓蕪年紀還小，說深了不懂也不好記住。父親這麼叮囑他：

來店裏的目的主要是叮囑你幾句話，這也是四十年前你爺爺囑咐我的；將來你再交代你的兒子。我要交代的其實只有兩個字：乾淨。你在這裡學生意，手腳要乾淨，絕對要乾淨。只要有一次半次的不乾淨，就一輩子在心裏洗不掉！記住，乾淨，我交代你的就這兩個字，記住了。¹⁴⁴

這些話已經已過了多少年，但是張拓蕪沒有忘記父親給他最重要的庭訓，這一生至少活得俯仰無愧，乾淨是自心始，假如心中乾淨無塵，手腳自然不會妄動，良知與羞恥心可以抑制貪念。因為父親的庭訓，他也同樣認為將來他的孩子有沒有出息不是最重要的，心地乾淨才是最要緊的。

雖然有後母在其中撥弄是非，再加上張拓蕪自十二歲起就離開了家，父子兩人相處的時間不長久更不親密。但是血濃於水的父子情感，還是讓張拓蕪在離家數十年間，念茲在茲難以忘懷。父親曾經在他駐守江蘇鹽城時捎來一封信，原來

¹⁴²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48

¹⁴³同註141。頁64

¹⁴⁴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90

父親賣掉了五畝田當路費，想到蘇州跟張拓蕪的長官求情，放他回去傳宗接代，結果基於軍事機密及局勢不穩的原因，父親無法找到他，只好寫了信傳達心意：

滿滿的五張信箋，除了要我回家，主題是他如何思念我，深感以前待我太過嚴苛，其實是恨鐵不成鋼！要我回家之後，立即辭掉油坊的學徒工作，他並且抽出鴻昇僅有的一點股份，回后山種田。父親還說這幾年他已慢慢學會種田，又說除了土地，沒一樣可靠。¹⁴⁵

家道中落的父親，在戰亂中領悟出土地才是最實在的。曾經生意興隆的鴻昇油坊，遭到日本人的轟炸就炸了個粉碎，種田就算被炸，填填土也就可以繼續種下去。一直希望開布店或是茶行的父親終於放棄作生意的念頭，希望張拓蕪回家一起耕種。張拓蕪讀信之後大哭一場，在他成長過程中難得感受到幾回父親的愛，這時想起父親心中滿是愧疚和淒然。後來在民國三十七年高雄服役時，又曾和父親通上信，父親知道了他在台灣的高雄要塞司令部服務：

父親只在民國三十七年和我通過一封信，知道我那時在高雄當兵（他以為我當官，其實我只是個上等兵，但不好意思說實話，含含糊糊的讓父親去猜）。三十餘年生死茫茫，了無音訊，父親想他這個不成材的兒子多半不在人世了。¹⁴⁶

這樣的遺憾是多少當年因戰亂隔絕兩岸的親人所共有的，他慨歎親恩難報，也完全不知道父親的生死。直到民國七十四年左右，一位同鄉長輩寄來父親墳墓的照片，墳墓沒有碑、石，甚至連草也沒有，真正是只有一抔黃土。張拓蕪見了照片大慟，他將當時激動的心情描述下來：

¹⁴⁵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年。頁60

¹⁴⁶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14

一見這照片，始而悲慟莫名，嚎啕大哭，繼之全身發冷，心頭茫然！我正在燒開水泡茶，那一壺剛滾的開水竟然泰半澆在下腿及腳背，因是大理石地板，積滿了水之後我寸步不敢離，滑一跤我便整個完蛋。傷到的部位，火辣辣作痛，我知道若不早做處理治療，這條腿會潰爛、發炎，而這條腿正是我賴以行動的唯一的一條健康的腿！¹⁴⁷

這樣的情境，這樣的悲慟，張拓蕪將之記錄下來，雖無悽婉動人的詞藻，但是誰讀了這段文字不會惻然感傷？那一份最濃烈的父子摯情就呈現在我們眼前，就算分離了再多年也淡化不了。

（三）祖母

張家中的女性則是以祖母地位最爲重要。張拓蕪的祖母待人相當嚴厲，大家都怕她，她染上的芙蓉癩後來則拖垮了大半個家道。重男輕女的祖母在張拓蕪生下來時，替他取了乳名：

奶奶正在煙榻上吞雲吐霧，剛好姐姐在池塘邊摘了朵荷花，這光景穩婆已替我洗過澡了，抱進來給她老人家過目，她就順便說：就叫荷花罷。穩婆說：「奶奶，他是個男囡子呀！」「男囡子叫女娃兒名字有什麼不好，更保得住！」¹⁴⁸

不僅如此，因爲張拓蕪的姐姐下面第一個弟弟不到三歲就夭折了，祖母便一口咬定是姐姐剋死的，張拓蕪一生下來就不許姐姐跟他做玩伴，還把他過繼給兩戶人家，怕他長不大。此位形象威嚴的祖母，對於這個長房長孫十分看重疼愛，

¹⁴⁷同註 146。頁 15

¹⁴⁸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 年。頁 39

一心希望他成爲「讀書人」。

祖母她老人家一心一意要把我捏塑成一個文質彬彬的「小先生」的樣子，不准我玩水、玩泥巴、打雪仗，不准我走路連蹦帶跳，不准我打赤腳穿短服，即使在盛夏，我也得穿長衫，燻得我一身的熱痱子。祖母一再告誡：坐要有坐的樣子，站要有站的樣子。¹⁴⁹

因爲祖母深深以不識字爲苦，在她心中長衫代表文質彬彬，文質彬彬代表有學問的讀書人，讀書人想必就能成秀才，中狀元。所以她很瞧不起穿「短打」的人，認爲那是粗人的衣著。只是張拓蕪後來因爲後母的關係，沒能再繼續就學，後來更「棄文從武」，祖母地下有知，恐怕會相當失望吧。

（四）母親

張家還有一位默默做事的女性，那就是張拓蕪刻苦而早逝的母親。這位可憐的婦女，在家既不得公婆疼惜，也得不到丈夫憐愛，鎮日裡就是操持家務，廚房（燒飯做菜）、柴房（劈柴積麻）、廂房（紡織棉紗做女紅）三頭忙著。雖是如此，但是她並不因此而暴躁怨怒，總是恬淡自持。

母親一生與人無忤，從我懂事起，從未見她粗聲粗氣說過一句話，姐姐和我犯了錯，只是眼睛瞪一瞪，我們就趕緊到牆角去下跪，她從沒罵過我，更別說打，奶奶抽鴉片煙，唸經，脾氣很古怪暴躁，連我爺爺都怕她三分，母親總是默默無言，逆來順受。¹⁵⁰

張拓蕪的慈母在他十歲那年，因爲一場牙癱而過世。所以留給張拓蕪的回憶

¹⁴⁹同註 148。頁 193

¹⁵⁰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 年。頁 233

不多。在記憶之中最鮮明的，就是母親的紡車。他曾以一篇《紡車》¹⁵¹紀念母親，紡車是跟著母親花轎一起進張家大門的陪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過年那幾天還有養蠶時節外，每夜都可以聽到母親伴隨著兩根燈草的微弱燈光，嗚呀嗚呀的紡車聲。

我母親年年養蠶，夜夜紡織，卻從來不曾穿過件像樣的衣服，到她臨終入殮，還是穿著那件磨得發亮發白的安安藍掛襖，姑姑看了心酸，當場脫下那件祖母賞給她的緞襖，放進棺材，一齊進了土。¹⁵²

舊時代的女性是沒有地位的，除了過年時，母親從未上桌吃過飯，她很少說話，紡車聲似乎就代表了她的聲音。「我們孩子們的衣服，從裏到外，每一根紗都是母親自己紡的，每一寸布都是母親織的。」¹⁵³母親的愛，就呈現在這一絲絲、一寸寸的衣服中，包圍著她的兒女。

（五）姑媽

張家還有一位長輩，是最疼愛張拓蕪的人，那就是他的姑媽。「在這人世上，姑媽張香蘭女士還不是我最親的家人，但她是最疼我、最慈祥、最克己、謙讓、最具風骨的親人。¹⁵⁴」母親早逝的張拓蕪，又被後母視為眼中釘，在家中得不到溫情時，姑媽就是他最好的依靠。姑媽與張拓蕪的母親情如親姐妹，祖母待母親不好，有什麼差錯，總是姑姑緩頰。「一般人長嫂和小姑總是不和的多，但我們家的姑嫂之間卻水乳交融，別人家還以為是親姐妹呢！那裏像個姑嫂？」¹⁵⁵基於這樣的情誼，姑媽對嫂嫂所生的孩子當然也是加倍照顧疼愛，當後母欺侮他們

¹⁵¹同註 150。頁 231

¹⁵²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 143

¹⁵³同註 150。頁 232

¹⁵⁴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 82

¹⁵⁵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 153

時，姑媽總是盡其所能保護他們。

姑媽家我小時經常來，在家捱了父親的細竹鞭子以及繼母的窩囊氣，我就往小嶺跑，姑媽家是我受創傷時的醫療站、避風港。¹⁵⁶

自從張拓蕪被逼離家出走，逃到孫家埠油坊當學徒後，已出嫁的姑媽爲了他，不惜與張拓蕪的父親還有後母決裂，誓言在他還未回家成家前，決不踏進娘家一步，由此可知這位姑媽的堅持與疼惜他的愛心。

姑姑一向柔弱多病，其實是很剛烈的，有一年輪到我們后山四甲主會，這可是大事，父親親自到小嶺曹家請了兩次駕都請不動。她還跟父親決絕地說：「你們就當沒我這個妹妹，但我卻一直惦著姪兒姪女們。」¹⁵⁷

（六）姐姐

除了姑媽之外，在弟妹相繼死後，一母同胞的至親只剩下姐姐張栢子，她也是會關心他的人。這位姐姐一向被人稱作「七個月的養媳婦」，意思是老被人欺凌的童養媳，最可憐的人。其實姐姐並沒做過童養媳，只是命途多蹇，一出生就莫名招來祖母的嫌惡，在重男輕女的觀念中，更落得祖父母不疼，父親不睬的待遇，頂多在受委屈捱打挨罵時到母親跟前求得一點安慰而已。

她十四歲時出嫁，原以爲可以脫離這不快樂的日子，沒想到遇到了極惡的婆婆，動輒拳打腳踢虐待她，日子更痛苦，最後還將她打到流產，張家長輩實在看不過去，才發動了一次「挖錐子會」，把婆婆的兇暴氣焰壓下去。在張拓蕪隔了數十年返鄉之後，才知道這位注定悲情的姐姐，總共嫁了三次，生了四個不同父親的

¹⁵⁶同註 154。頁 208

¹⁵⁷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 年。頁 56

兒女，最後卻還是孤零零一個人住，又窮又苦，人的命運不同，實在令人慨歎！

（七）後母

在這一切紀錄故人的回憶之中，讓張拓蕪印象最深刻，也讓他最痛恨的，就是提到他的後母了。自從十歲那年母親過世，張拓蕪的父親就立刻娶了後母進門，張拓蕪姐弟叫她「姨」，絕口不叫「媽」。這位姨是當地出了名的大美人，也有一手遠近馳名的刺繡功夫，甚至還開班授徒。只是命運不佳，嫁了頭一任丈夫得肺癆過世，生了女兒卻被收生婆夾壞變成半邊殘障，後來帶著這個「拖油瓶」嫁到張家當續弦，以當時的風俗寡婦不准從正門進來，爲了她把後院的牆打個口，沒有鞭炮沒有儀式，就這樣靜靜的坐著青衣小轎進了張家門。

後母剛來的時候表現很不錯，會照顧孩子，張拓蕪放學回家鍋裡還熱著飯菜給他吃。但沒想到這一切都是表演給祖父還有父親看的。等到祖父過世，父親出遠門做生意，他就再也沒吃過一頓熱飯菜。

繼母進了門，第一件事便是剝奪了我的讀書權利，她不讓我讀書的理由是：讀書不如放牛，放牛不如賣給別人家，而且還要兄妹兩人一齊賣。幸虧當時家鄉收成不好，戶戶鬧窮，而且誰家沒有一兩個小蘿蔔頭？沒有被賣掉是僥倖，但家中不能久留，繼母視我兄妹為眼中釘，必欲拔之而後快。¹⁵⁸

父親難得回家，後母就向父親告他的枕頭狀，換來一頓頓的好打，這種苦對於一個不到十二歲的孩子來說，實在是難以承受。後來他懇求二叔祖奶奶爲他設法，到處求人，最後找到距離家鄉兩百華里左右，走路要走三天的鄰縣孫家埠鴻

¹⁵⁸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65

昇油坊做學徒，從此脫離了後母的敵視，卻也從此離開了家，直到兩岸開放探親，再也沒有回去過。

姨娘與我不共戴天，不讓我繼續讀書的是她；慫恿父親逼我去給人家放牛的是她；逼得到外縣油坊當學徒的是她，折磨我的妹妹的更是她。以前一想到晚娘我就咬牙切齒，憤恨難消！¹⁵⁹

但是這樣的感覺畢竟是心緒不好的時候才有的，時間早已過了數十年，回想起來許多怨恨也逐漸淡了。他從前甚至還一度認為如果後母能逃出鐵幕，他也會誠心誠意接她到台灣來奉養，「即使她不是我的母親，但她是我的父親的妻子。」¹⁶⁰只是經過了數十年的生死兩茫茫，等到張拓蕪返鄉探親時，後母與他也早已陰陽兩隔了。

除了這些親人，在張拓蕪的筆下還提到過許許多多的家鄉人物，比如說與他從小訂親的童養媳「蓮子」、處事明快的「三嬸婆」、開設私塾的「進先生」等等，這些人點點滴滴的事蹟，藉由張拓蕪的書寫，保存下來。事實上，他確實有心想要有計畫地去做這件事：

我一直想憑我的模糊記憶，寫本「后山人物傳」，后山只是一個落後、閉塞的小村莊，你說那有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可傳？不，你錯了，他們的特立獨行的事蹟太多了，像我的老師「進先生」、文耀公、二伯父，在滾滾洪水中踩水並且專門吃蛆的伯伯以及為后山擺渡擺了一輩子的姚公公等，都應該為他們樹碑立傳。¹⁶¹

¹⁵⁹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162

¹⁶⁰同註159。頁162

¹⁶¹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63

雖然到目前為止，張拓蕪還未能達成心願，把這些記憶之中的人物全數紀錄下來，但就目前作品，已經可以窺見在那個新舊交接的時代，貧窮落後的鄉間小村，存在過怎樣的點滴往事，平凡的人們如何去生活去處世，這些都是極珍貴的野史材料。

二、物產之富

安徽省涇縣后山鄉是張拓蕪的故鄉，它的地理位置介於安徽省的宣城、南陵、太平、旌德之間，交通不便，是個封閉的小縣，直到民國三十八年全縣都沒有一條像樣的公路，許多鄉民不知汽車為何物。它的名稱是因為涇河而來，這條河貫穿整個涇縣縣境，蜿蜒好幾百里，后山鄉便是鄰著這條涇河而發展。河上游叫做四甲、下游叫八甲，四甲八甲其實都幾乎是張氏家族，張姓佔了后山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張拓蕪的家則是屬於四甲。他從出生到十二歲離鄉到鄰縣做學徒為止，就在后山鄉這裡成長。故鄉的一草一木，是他魂牽夢縈的所在。在他筆下，故鄉的山水、故鄉的蔬食，在在都讓他難以忘懷。

（一）坦

家鄉的土地不值錢，張家自己就擁有祖傳兩座長滿杉木林的山頭，若是在台灣一定能成為大富翁，但是在當地卻是不值錢，因為交通極端不方便，大費周章砍來運下山賣根本不夠工資，只有在需要棺材時會上山砍而已。在當地家家戶戶三合院的大門口一定有「坦」，所謂「坦」就是大大的廣場、曬穀場。家鄉父老常說：「寧可餐餐喝稀飯，不可門前沒塊坦」。做「坦」可是大事情，比蓋一棟房子還難，因為「坦」一定要做得光滑平坦堅實，像沒有縫隙的一大整塊青石板才行，因為家鄉沒有現代的壓路機之類的工具可利用，所以工人要請幾十個，純靠

最原始的人力來工作：

先在地上鋪一層泥巴，泥巴是經過捏碎和篩濾過的，細細的粉末像沙，但不是沙。倒進稀飯和亂麻筋攪和，再剷進鋪了鵝卵石的坦的地基裏。第一次和的比較稀，……第二次稠一些，……等第三次鋪上，四個人一組，提著那種兩頭實在中間只有四根柱子的捶打器具，嗨啣、啣啣的往下捶實。好似高山族同胞的豐年祭歌舞，此起彼落的煞是好看、好聽。¹⁶²

做「坦」時家裡像辦大喜事，流水席不停地開著，每一層的「坦」就得用到好幾擔糯米熬稀飯攪拌均勻，三層的「坦」就得十擔米，再加上請客請工人，對窮苦的鄉民而言所費不貲，但是鄉下人還是寧願打腫臉充胖子，絕對省不得這筆開銷。

這樣的一個小地方，出產的東西卻相當豐饒，宣紙、桐油、紗棉、各式蔬果、再加上江南本是「魚米之鄉」，所以雖然窮，但是生活上還聊以自足，不致凍餒，唯一缺的就只有「鹽」。家鄉的俗諺：「一兩黃金一兩鹽，寧吃淡來不吃鹹」，足見在當地鹽是最珍貴的東西，家家戶戶多少拿得出一些金子來，但是若要拿出半斤鹽，恐怕就成問題，無怪乎詩人瘞弦的名作〈鹽〉中會寫道：「二嬖嬖壓根兒也沒見過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這樣的問題在海島台灣的我們是難以想像的。

（二）宣紙

故鄉皖南有四寶著名：歙硯、徽墨、宣筆、涇紙。一般人總以為宣紙出產在宣城，但是張拓蕪卻為宣紙正名。自古宣紙就是出產在涇縣，因為涇縣偏僻名聲

¹⁶²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28

不彰，而紙多半又運到熱鬧且文士薈集的宣城販售，所以久而久之以訛傳訛，出產毛筆的宣城反以紙聞名了。張拓蕪曾發宏願：有生之年要為宣紙正名，但他既非紙類專家，也不是考據家，必須有確切的證據才能翻案。

我要為宣紙正名，是握有一個事實：我的親姑父與堂姑父家都是開宣紙廠的，我的親姑父姓曹，世居涇縣小嶺，……小嶺四面環山，中間是個盆地，住的全是姓曹的子孫，……小嶺曹家的人百分之九十都是做宣紙的，有好幾百家紙廠。¹⁶³

當然張拓蕪的回憶也只能說明涇縣出產宣紙，但是要完全改變大家約定俗成的印象，恐怕也不是如此敘述就能夠說明的。此外，故鄉的特產還有「桐油」。桐油原本在家鄉算是價錢很賤的東西，大多用來點燈，還有一股難聞的氣味。但是後來聽說桐油是一種化學原料，又聽說做炸彈也需要它，東洋鬼子與西洋鬼子都來收購，價格一下子就提高了好幾倍，抗戰時還被列為管制品，不准外銷淪陷區，這是大家所料未及的。

（三）食物

張拓蕪的作品中，描述過許多家鄉食物，比如說爆米花加上麥芽糖漿做的「歡團」。它是用糯米爆的，先將糯米蒸熟了加冷水揉開，曬乾了再加上麥芽糖漿炒。

敬天、祭祖用歡團，結婚用歡團，過年更要用歡團。……平常我們的閒食，便是歡團，可以乾啃著吃，也可以泡開水，講究一點的用燙黃蛋，那也難得一吃，除非到親戚家。……歡團，多麼吉祥而叫人愉悅的名字，那是我們縣人的巧思和驕傲，在大江南北，我再也沒有見過這種閒食和

¹⁶³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36

張拓蕪念茲在茲的家鄉美食還有「蒲包醬油乾子」¹⁶⁵。從前的豆腐坊與醬園子是不分家的，相互利用才不至於糟蹋食材。「蒲包醬油乾子」就是把豆腐放進用蒲草編的袋子，擠壓之後形成豆乾；再將它放入醬油大鍋猛煮，其味鮮美無比。此物可以當菜下飯，鄉下人卻喜歡當點心吃，每當出鍋的時候，豆醬店前便擠滿了人，足見其受歡迎的程度。

還有一種清明時節專有的食物，名為「墓果」¹⁶⁶。它是橢圓形用在來米磨成粉搓成的一種食物，其中不摻調味料，只有一點加入嫩艾葉所散發出的自然清香。張拓蕪家鄉清明上墳時，一定會挑幾筐墓果，整籬筐從樹上傾倒下來，大家在樹下搶成一團，越多人搶越吉利。每個孩子上墳總是把長袍的前擺兜了滿懷墓果回來，據說吃了人家的墓果，孩子們會無災無難，這種傳統習俗相當特殊有意思。清明正逢二、三月時油菜花盛開，摘取嫩的油菜蕊子下在墓果鍋裡，煮成一鍋湯，正是春天的一道絕妙點心。

張拓蕪筆下對於家鄉的食物，不論是蔬菜作物，還是各式魚鮮，有著許多懷念，也有相當多的描述，下表為筆者自行列表之整理：

表 3-2-1 蔬果類

蔬果名	說明
箭竹筍 ¹⁶⁷	春末盛產期時，雨後四五天上山採筍，準備好麻袋、扁擔、柴刀

¹⁶⁴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138

¹⁶⁵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209

¹⁶⁶同註165。頁206

¹⁶⁷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26

	等工具，男女老小一起上山拔筍。最嫩最鮮美的筍長在刺棚（有刺的荆棘叢）中，爲了拔筍常會被刺傷刮傷，但是誘人的鮮筍值得大家忍耐皮肉之痛。筍運回家就要動員全家人剝筍，除了現吃之外，多餘的煮熟了當筍乾，可當零食，也可做油燜筍。
馬蘭頭 ¹⁶⁸	生長在臨水、人跡罕至的角落裡，雨後兩三天內去摘它剛冒出的兩寸來長的嫩芽。吃的時候素炒，翠綠清香。
花紅 ¹⁶⁹	南方人叫「花紅」，北方人叫「沙果」，古人叫「林檎」。長相如同圓棗子，肉脆質鬆，香甜無比，夏末秋初結果，中元祭祖時通常做爲祭果，重陽節後，家家戶戶都拿花紅來泡酒。
杏 ¹⁷⁰	如柿子大，黃色，吃來酸中帶甜，入口即化，其味妙不可言。將杏核用石頭敲開，取出杏仁賣給中藥行，可以換零用錢。
玉米桿 ¹⁷¹	玉米桿的甜度跟甘蔗差不多，只是皮太厚，纖維長，沒有一副好牙口是對付不了的。玉米桿有分公母，公的甜，而且不長玉米棒，不能拔錯。在田地種的玉米桿子不粗，粗的要到山上去摘，那跟甘蔗差不多粗細，甜得很。
棗 ¹⁷²	家鄉戶戶都有幾棵棗樹，棗子賤得如地瓜，掉在地上都沒人撿，甜的直接吃，不甜脆的就拿去做蜜餞。種棗木是爲了用來做家具的材料，它堅實、沉重，一套棗木桌子板凳至少要傳三四代。
香菜 ¹⁷³	此香菜並非台灣的芫荽，而是涇縣特產的一種大白菜。一顆大白菜八、九十斤，經過霜打雪壓，脆嫩香甜，取白桿子吹乾水份，用力揉掉青汁，灑上黑芝麻、紅辣椒粉以及蒜泥、鹽，再拌上滾

¹⁶⁸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139

¹⁶⁹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99

¹⁷⁰同註169。頁201

¹⁷¹同註169。頁202

¹⁷²同註169。頁203

¹⁷³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79

	<p>熱的芝麻油或菜油。裝罐的時候要壓得堅實，罐口封上兩三寸厚的蒜泥，用乾荷葉包紮密封，再糊上泥，三個月後開罐。開罐時異香撲鼻，吃起來又香又脆，又辣又爽口。</p>
毛栗子 ¹⁷⁴	<p>毛栗子滿山都是，小樹枝結得纍纍實實，到深秋會自動裂殼，果實都掉到草叢中。它可以生吃或熟吃。生果裝在布袋中，吊在門口，人經過時都伸拳搗它兩下，防它生蟲蛀。等布袋差不多要搗破，毛栗子也風乾得差不多了，這時吃起來甜、乾、香、脆兼而有之。老人家牙口不好，則是炒熟了吃。</p>
菜瓜 ¹⁷⁵	<p>菜瓜形狀像冬瓜，一個至少有二三十斤，雖名為菜瓜，卻不是當菜吃，而是做為水果吃。肉是白玉色，中間是空心的，鄉人買來後用麻繩綁住浸在井裡，浸一晝夜後，吃起來又嫩又甜、又脆又香又涼冰冰，沁人心脾。而下市的老瓜則可以做醃漬醬瓜。</p>
蘿蔔 ¹⁷⁶	<p>張拓蕪家鄉的蘿蔔，有他八、九歲時身高那麼大，一雙手抱不過來。每年要出個「蘿蔔王」。出在哪家的田裡，便由這家出資唱一臺「托菩薩戲」，被選中的「蘿蔔王」榮耀異常，在搭棚下被紅掛彩，端坐中央，頭上的蘿蔔葉子未切除，身上泥土依舊，正對著戲臺，擺了香案，神氣又風光。但是這樣的蘿蔔大而無當，裡面大半是空心的，滋味更是苦澀難吃。</p>
木瓜 ¹⁷⁷	<p>張拓蕪家鄉木瓜與台灣木瓜不同，都是野生的，普通人只取瓜藤下的葉子，蒸饅墊底之用，蒸出來的饅有一份清香，老人說，用這種木瓜葉子蒸的饅，吃了不但清火，而且會防老來的風濕病。所以中藥店會來收購，一籬筐一籬筐收走，成為中藥店的抽屜或</p>

¹⁷⁴張拓蕪：《代馬翰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211

¹⁷⁵同註174。頁218

¹⁷⁶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69

¹⁷⁷同註176。頁58

	瓷罐上寫的「宣木瓜」，是治風濕關節炎的主藥之一。
馬齒莧 ¹⁷⁸	馬齒莧挑回家洗乾淨了，下鍋煮，撈起來曝曬三五天太陽，收藏起來冬天吃。它生炒吃酸而又黏滑，難以下喉，但是晒乾了燒紅燒肉卻是天下美味。此外它還有治拉痢的功效，吃三、五次就會痊癒，家鄉做母親的總在容易鬧腸胃病的夏天，不管孩子拉不拉痢，總是先抓孩子灌幾頓再說。

表 3-2-2 魚鮮類

魚類名	
沙龜 ¹⁷⁹	綽號是「咕咕魚」，它顏色金黃，從頭到尾只有一根大骨。扁嘴巴，有四根鬚，永遠埋在沙裡或貼在水面。這種魚其貌不揚，身形又小，但是味美。尤其是燒豆腐或是做魚凍，滋味無窮。河邊的漁人們有兩句口頭禪：「鯉餐青鯽鱔邊桂，抵不上一盤賤咕咕」，前句七字都是七種魚名，足見沙龜的美味。
餐子魚 ¹⁸⁰	餐子魚有群聚性，活動力強。大餐子與台灣的虱目魚相近，不過還要瘦些，又比秋刀魚微胖些。小餐子只兩三寸長，手指頭粗，通常是醃點鹽裹麵粉炸來吃，可充當孩子們上學途中的零嘴。
邊魚 ¹⁸¹	邊魚只出產在后山鄉的邊河上游的省潭灘，很像海產的白鯧，只有在激流邊緣的淺水迴旋的大小卵石間找得到，捕捉的時候用手直接抓。產量少所以價昂。
團魚 ¹⁸²	團魚是鱉的俗稱，江浙人叫做甲魚，故老們常說「四爪團魚

¹⁷⁸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55

¹⁷⁹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82

¹⁸⁰同註179。頁84

¹⁸¹同註179。頁86

¹⁸²同註179。頁87

	<p>五爪蟹」。抓團魚叫做「椎」團魚，老漁人坐在破竹筏或是破船上，用底端裝上椎的竹篙在水底下椎、戳，一旦椎到團魚，它會往上頂，就知道團魚上椎了。故老們說團魚太補，適合老年人，小孩子不准碰。</p>
桂魚 ¹⁸³	<p>桂魚是張拓蕪家鄉最高級、最昂貴的魚種，要捕捉時必須用特殊的魚叉。其實桂魚也就是淡水石斑，也是古詩詞中吟詠的鱖魚。</p>
嫩鱔 ¹⁸⁴	<p>張拓蕪家鄉的黃鱔通常都要有酒杯粗，一兩尺長才能上桌，滋味鮮美。捕捉時用蚯蚓來釣，人爬在地面貼近塘沿，等鱔魚鑽出泥洞，一口咬住釣鉤時，立即扣住鱔魚頭部以下的四五寸處，就可以有頓大餐可吃了。家鄉的「板栗爛鱔」，比豆花還香嫩，雖是道家常菜，但卻是張拓蕪心目中最美的佳肴。</p>
琴魚 ¹⁸⁵	<p>琴魚貌似丁香魚，涇縣琴溪有名的物產，據說曾做過貢品，其名貴可以想見。它鮮美又稀少，張拓蕪祖父曾說：「這東西比鴉片煙還貴哪！」祖父每日飲早茶時，茶是產自涇縣名貴的白雲茶，水是取自琴溪的好水，佐茶則是配一小碟琴魚和一大碟子桂花糖酥。琴魚未必每早都有，因為有時就算有錢也買不到貨。</p>

江南不愧是魚米之鄉，無怪張拓蕪事隔數十年後還是念茲在茲，不能忘懷。其實在家鄉一般的飲食相當簡樸。

玉米除了餵豬，還可當人的主食和閒食，把玉米磨成漿做成餅，比小麥做的還可口夏天農家的晚餐，大半是菜豆稀飯，配以煎得兩面黃的玉米餅，

¹⁸³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89

¹⁸⁴同註183。頁90

¹⁸⁵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57

玉米餅包的酸菜餡，連佐菜都免了。我的童年大半是這樣過來的。¹⁸⁶

家鄉雖是米食區，但是爲圖方便簡單，還是會作麵食來吃。在插秧或是收割時，將麵粉和得稀稀的，用大湯匙一匙一匙舀往開水鍋裡放，成了一桶糊塗麵，浸到井裡涼透。汗流浹背的工人們裝上一碗，再舀一匙辣椒醬，稀里呼嚕就喝了一大碗充做點心，大呼過癮。張拓蕪兒時放學回家口渴找不到冷開水時，也是裝起一碗這樣的糊塗麵喝掉，過癮滿足。麵都是用自己種的麥子，自己磨自己篩，雖然顏色黃褐難看比不上洋白麵，但是吃起來卻分外的香。

后山村有一條短短的邊河，水質純淨清澈，因爲傍水之賜，所以魚是最容易取得的葷菜，除了過年過節或是有親戚來，一般來說很難吃得到肉，蛋因爲可以換錢所以也不捨得吃，只有魚是隨時可以捕捉來吃的。張拓蕪回憶每當有客人來，母親開始升火準備起油鍋時，父親才拿著小網從後門出去捕魚，大概半盞茶時間就能撈到半斤左右的魚，馬上就可以做出一盤新鮮的魚上桌。「我不憚其煩地寫魚，實在是一種鄉愁潛意識的反射。」¹⁸⁷張拓蕪所念茲在茲的，除了魚味的鮮美之外，想必更多的是對父母親的懷念吧！

純樸的鄉下人，雖有垂手可得的魚貨可撈，但卻能恪守祖先留下的規矩：

總祠堂裏三申五令的規定過，四甲的人捕魚叉魚，不得超過兩斤以上，否則便得像八甲的人偷木材一樣，要罰五十擔穀子。鄉下人老實，捕（叉）上來的魚在手裏掂一掂，若是超過二斤以上，魚死了也要扔回河裡去，其實這未免有點矯枉過正，四甲八甲勢如水火，老死不相往來，他們怎知道

¹⁸⁶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202

¹⁸⁷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16

我們捕了一尾三斤重的魚，這只是對老祖宗負責，遵循古訓罷了。¹⁸⁸

四甲、八甲所居住的，其實都是同宗的張氏子孫，但卻常常兄弟鬩牆，水火不容，老死不相往來，一往來就是發生械鬥，將對方當成了深仇大敵。但是無論是四甲八甲，大家都遵守祖宗教訓。「我們后山四甲只有山，沒有水，八甲有水沒有山，官莊、格栗樹無山無水卻有田，這是老祖宗分配的遺產，沒有辦法，我們只有永遠遵循下去。」¹⁸⁹這樣的不成文法律，大家卻都老實地奉行不違，真令機巧的現代人難以想像。其實這就是老祖宗留下的生態保育概念，長久下去，物資才能永遠不虞匱乏，用之不竭。

三、風土之趣

民國早期雖然已經進入二十世紀，但是在安徽的鄉下地方，還是維持許多傳統的地方風俗，張拓蕪憑著記憶力，將這些情境記錄下來，生動詳細。

(一) 婚禮

他曾寫到鄉下的傳統婚禮，新郎新娘穿戴繁重，不論甚麼季節一律新娘鳳冠霞帔，新郎長袍馬褂，頭頂灰呢禮帽，遇到三伏天真是苦不堪言，更不用說還有見人就要磕頭這種規矩。

見人就磕頭是一種痛苦的刑罰，不管洞房花燭之夜有多少樂子，想起磕頭也早就抵消了。鄉下經常在喜事進行中發生慘劇，新郎經常一跪下去就不再站起來，不是中暑便是虛脫，有的甚至未及入洞房便使新娘子守了寡。……結次婚究竟要磕多少次頭？這從來沒有人統計過，事實上也無法統

¹⁸⁸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56

¹⁸⁹同註188。頁153

計。我想族小的姓氏較好些，像我們后山張家這樣上萬戶的大姓，可能災情更為慘重。¹⁹⁰

除了繁重的禮俗之外，晚上的鬧新房更是精彩。由令官出令說兩句，新郎覆誦一句，新娘覆誦一句。令詞都以四句爲主，字數不限，但都是可以押韻琅琅上口的，一開頭都是些如白頭偕老、五世其昌、螽斯衍慶之類的吉祥話，但是越說就越變質，又葷又黃，叫新娘難以啓齒。張拓蕪舉出了比較文雅的令詞：

男：長長的枕頭繡鴛鴦，女：鴛鴦戲水池中央；

男：哪個公來哪個母？女：急紅脖子的是情郎。

男：臘月梅花兩朵開，女：哥哥請到這頭來；

男：一天勞累我太悵，女：你不來，胖胖娃子哪里來！¹⁹¹

如此饒富趣味性的令詞，直讓人想到《紅樓夢》中第四十回（金鴛鴦三宣牙牌令），賈府眾人與劉老老飲宴行令的情節，以及第二十八回（蔣玉函情贈茜香羅）中寶玉、蔣玉函等人的酒令唱詞。鐘鳴鼎食的賈府常有歡聚行令的情境，然而在安徽鄉村中，一樣有著這些俗文學存在，只是說到忘我時，又加上是鬧新房，不免就會出現薛蟠式的粗鄙令詞了。

（二）春節舞龍

在張拓蕪家鄉中，春節舞龍是一件大事。張拓蕪家鄉的龍是「板龍」，龍身是用篾片紮在木板上，用絲棉或棉紙糊起，畫以彩色，板的兩端鑿一圓洞，中插一木棍，舞者撐此木棍舞之。

¹⁹⁰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92

¹⁹¹同註190。頁195

因為是一節一節的，所以論龍的大小是以節數計算，一般的龍至少是六十節左右，長者多達一百節以上；一節兩人，六十節即需一百廿人，加上後備換班者、換燭、挑燭及其他雜務人員計算，一條龍即需千人以上，一般小村小莊非但財力難以負擔，人手亦不敷用。¹⁹²

如此盛況真是令人神往，一條龍從正月元宵出動，直舞到二月初二（俗稱龍抬頭，亦是土地公生日）才止。龍隊出動都在晚間，護衛在龍隊前後的，先有排燈隊、竹馬隊、雲燈隊，其次是高蹺隊、水族隊。村莊之間還會互相具文恭邀，紅帖上寫「恭請貴村神龍巡遊敝村」，慎重其事。到了二月初二這天，老龍升天（焚化去年的龍），新龍上位（上架），整個春節舞龍才算結束。

（三）冬圍

鄉民的集體活動還有「冬圍」，地點就在張拓蕪家鄉的省潭灘。這裡是大魚區，大魚都在潭底，或在巖石縫中，難得浮到上面來，叉也叉不到，網也網不上，不容易捕捉。

大約十月半以後，大雪和小寒之間，要舉行一次規模盛大的捕魚行動，這是每年冬天的例行大事，我們稱之為「打圍」。¹⁹³

打圍事先由三艘船在外圍下網，三面皆實，只留一道缺口，在缺口的上游，由幾十個人用竹篙拍打水面，拍得啪啪響，大魚受不了震波，自然就游進了網羅中。在鄉人的合作之下，大家都有新鮮大魚可享用。

（四）出會拜拜

¹⁹²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62

¹⁹³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80

每年鄉下都會舉辦「會」，所謂「會」就是拜拜的意思。各村各姓拜拜的日子不同，但都在八月之後，日子錯開以便相互邀請。至於爲什麼「會」都集中在秋天，應該是農業社會中，秋日是農閒時刻，正好借「會」來放鬆、慶祝一番。每村每姓所奉祀的神祇不一樣，后山張家（包括四甲、八甲、格栗樹、官莊等地）所奉祀的有三尊神祇：二郎神楊戩、七聖菩薩、朱三太子。

出會大至一两天，儀式就在前文說過的「坦」上進行。香案擺在最後，等待三乘神輿一到，大家就前前後後列隊跪拜，焚香行禮如儀。轎子的陣勢很大，最前面是開道隊伍，包括迴避、肅靜的牌隊，鑼鼓鑊鈸、嗩吶的樂隊，隨後的旗隊、儀仗隊。村中所有男性無論貧富貴賤，從老人到小孩，都得擔任一項工作。

小時候我提過兩次香爐，每次都燻得我眼淚鼻涕一大把；但這是村童們參與出會神聖工作的第一步，十歲左右提香爐，再大一點扛旗扛鑾駕兵器，再大一些就要抬轎，到老了就擔任挑香擔或放銃、放鞭炮工作。……這不僅是全姓全村的義務勞動，更是藉替神工作就會得到菩薩庇祐的祈福機會。¹⁹⁴

神輿只在坦前停留幾分鐘，全村男女大小忙得昏天黑地，開的是流水席。這一節日的開銷夠全家一年半載的花費，但是大家還是得打腫臉充胖子。值得玩味的是張家供奉的神明其中，有所謂的「朱三太子」，「朱三太子」其事經後世史學家考證，多屬僞託，但是當年經過明末遺老以及反清志士的渲染，江南閩粵各地都有關於「朱三太子」的傳聞。張拓蕪的故鄉傳說，當年朱三太子倉皇逃出，逃到了涇縣，投奔一位曾教過他的徐翰林，但是朱三太子不想長久躲藏，又唯恐連累翰林，再想逃走時卻因地形不熟，不幸落水淹死，屍體漂流到后山四甲的觀音亭下，

¹⁹⁴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37

從此朱三太子就成爲后山張家所供奉的族神。民間傳說、歷史軼事竟成爲鄉人煞有介事，虔誠膜拜的對象，這不能不說是奇事。

（五）挖錐子會

還有一種特殊的「會」。這個「會」不是拜拜，而是懲戒用的，叫做挖錐子會。張拓蕪的姐姐命途多舛，從小不得家人喜愛，長大後嫁到鄰村蕭家，沒想到遇到了極兇惡的婆婆。夫家原本有個大嫂，早幾年已經被婆婆逼得上吊。姐姐嫁進蕭家之後沒好日子過，兩年沒生育，婆婆更是打罵得兇。有一回張拓蕪的姊夫匆忙跑來張家，告訴大家她姐姐被婆婆打倒在地不省人事，三個月的孩子也被打掉了。張拓蕪母親一聽大哭起來茫然無措，有見識的三嬸婆卻立即決定邀集人手，出挖錐子會。

出挖錐子會是件大事，十年也難得碰上一次，除非十惡不赦的婆婆，絕不用這種手段來對付。那天租來了十九頂青衣小轎，我坐第一頂，母親第二……我這個小鬼頭能坐第一頂轎子，不知出於何典何故。僅說：「姐姐有難，舅子當先！」¹⁹⁵

除了轎子中的女性之外，後面還跟著二十幾位走路的女性，還有一班鑼鼓隊跟吹鼓手，一路吹吹打打到了蕭家祠堂，先由張拓蕪向蕭家祠堂磕一個頭，三嬸婆再對大家聲明出挖錐子會是爲了張家女兒報仇，任何人不得插手，否則張家人將傾族而來。蕭家惡婆婆早已嚇得躲起來發抖，四、五個年輕力壯的女人把她拖到廣場上，七手八腳脫衣服脫褲子。三嬸婆就拉著張母的手，用挖錐子扎向惡婆婆屁股，屁股上的血細細地噴了出來。

¹⁹⁵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74

挖錐子只准扎屁股，因為屁股上肉多，扎幾下頂多痛一陣，礙不了事。出挖錐子會的目的，只是在於威嚇、羞辱與警告，作作樣子而已。¹⁹⁶

事後蕭家在祠堂擺了近十桌酒席，蕭家族長率領惡婆婆親自向張母磕頭賠禮，並簽下保障姐姐權利的切結書，打上手模足印，由蕭家的族長作中保。原本的悲劇變成喜劇收場，張拓蕪的姐姐不再是受盡欺凌的小媳婦，日後可以當家主事了。這種地方風俗，是現代人難以想像的，但是在荒僻的鄉下，政府很難管轄到這種家務事，

（六）待客敬飯

說到奇風異俗，張拓蕪的家鄉附近有個叫做「馬村」的地方，坐落在大平原上，當地的女人是天足，下田種莊稼跟男人一樣能幹，照理說應該是田家的好媳婦，但是馬村的閨女卻乏人問津，附近十幾個村莊寧可到外地去求親也不願娶馬村的姑娘，一切皆肇因於馬村的怪風俗：「敬飯」，導致無人敢做馬村的女婿。

普天之下請客，都是佈菜敬酒，熱情一點的更要灌酒，馬村不同，他們敬飯，是乾巴巴的乾飯，敬酒沒關係，頂多醉倒；但敬飯不行，每個人的胃囊就那麼大，平常吃兩碗的，叫他裝三碗便不行。馬村人敬飯不是兩三碗，而是七八十碗，鄉下人的碗都是大品碗，一碗飯足足有半斤米，誰能一頓吃六、七斤大米的，帶三個胃去也不行。¹⁹⁷

曾經有個鄰村不明就裡的小夥子，誤當了馬村的新姑爺，歸寧時先硬吞了岳父母敬的兩碗飯，沒想到之後大伯大嬸二伯二嬸敬個沒完，新姑爺吃得撐暈過去，要不是請郎中來下藥，差點枉送小命。即便如此，馬村人仍不願改這祖上傳下來的

¹⁹⁶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78

¹⁹⁷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214

怪風俗。這些奇聞佚事，在張拓蕪的生花妙筆描述下，讓人覺得既可笑復可憐。

（七）過陰探親

人在世的時候固然有許多規矩風俗要遵循，死後的世界也是大家所好奇亟想探究的。張拓蕪故鄉有一種迷信，叫做「過陰」，經過安排讓陽世的人到陰間去探望他們最思念的親人，此舉近似於目前台灣所謂的「觀落陰」。儀式相當奇怪，有位村子裡的老婆婆負責作法，不收金錢只接受隨意捐贈的米穀。作法時老婆婆說聲「請上轎」，「探親人」就坐上椅子，蓋上一大塊厚紅布，老婆婆再說一聲「起轎」，手持香在空中畫圈圈唸咒，「探親人」則微微前傾後仰隨著畫圈的節拍搖動。

過陰大都是女人過，男人很少嚐試。男團是一家傳宗接代的丁，這邊不放心，若是么孫么兒的更不放。那邊的母親或奶奶的，最疼愛最小的尾巴根，一見了必定死命不放，而小孩子又口饞貪嘴，愈是千叮萬囑他不要吃喝，他偏偏不聽話，後果實在不堪設想。¹⁹⁸

老婆婆千般叮嚀「探親人」到了地府見到了親人，除了談話之外，絕不可以用陰間的食物，否則就會不能返陽。最奇特的是，「探親人」在儀式之中，會有兩道鼻涕長長地拖到地面，但奇怪的是不會黏到一起，作法完畢時，這兩道鼻涕就神奇地縮回去不見，老婆婆說她作法幾十年，就怕鼻涕縮不回去，這個人就回不了陽間了。挽救的方法是要用七七四十九家的淘米水，從頭頂淋下來，萬一淋光了還回不了魂，那就回天乏術，連老婆婆自己也得陪葬！這樣的怪事，言者鑿鑿，實在是鄉野奇譚。

總而言之，不論是「親故之思」、「物產之富」還是「風土之趣」，張拓蕪對

¹⁹⁸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163

故鄉的點滴懷念，透過文字的書寫來抒發，讀者也從他簡明生動的記敘中，認識了那一個距離我們現代生活有點遙遠的世界，從而也為一個聲名不顯的小地方，為一個已然遠去的時代，留下了永恆的紀錄。

第三節 罹病殘障的苦痛

張拓蕪四十六歲時所發生的大變故——中風致殘，深深影響了他往後的人生。無論是身體上，或是精神上，他都遭受過非常大的痛苦，張拓蕪這種特殊的經驗，使得他的作品有著迥異於一般作家的創作內容。洪玉梅曾在《鍾理和疾病文學研究》論文中說明：

患病作家的現身說法，是一種自我治療，因為是親身經歷的結晶，除了達到痛楚的釋放，其疾病書寫的力量，更具感人肺腑的效果，他們希冀在疾病的折磨下，力圖保有自我。¹⁹⁹

張拓蕪的病苦，並未曾因時間過去而稍減，反而因為年齡衰老，更加折磨，但他卻能從一開始的消極了無生趣，逐漸鼓舞起生命力量，在作品中發光發熱。以下將分為「中風復健之苦」以及「左殘生活之感」兩部分研究：

一、中風復健之苦

張拓蕪於民國六十二年（46歲）退伍，退伍後找了半年工作，為了家計白天開計程車，晚上為電視台寫劇本，好不容易可以去一家新創刊的月刊《軍民一家》擔任編輯，結果在正式上班前一天，因為長期勞累過度，他抱著甫滿半歲的

¹⁹⁹洪玉梅：《鍾理和疾病文學研究》，屏東：屏東教育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13

兒子看電視，忽然全身無力站不起來，舌頭脹大無法言語，他招手要妻子過來，寫下兩行字：「一、叫車送榮總；二、通知趙玉明」，當時他心想如果從此不起，這兩行字就成了絕筆。他被送往榮總急救，等到他清醒已經是十一天後，腦子真正清楚是一個月以後，三個多月後他才能下床。人生就此開始走向了完全不一樣的道路，張拓蕪曾在《我家有個渾小子》書中的〈貴人中的貴人〉篇，對這段往事有過詳細描述。那段痛苦的日子讓他難以忘懷：

那時真想死，而在那個時候死，是很幸福的，一點痛苦都沒有，眼一閉，腳一伸，我累了，我要睡了！而這是長眠！可是偏偏不死！連自殺都沒有這種能力，我的腳、手都用繃帶綁在欄杆上，你想撞死嗎？對不起，頭的四周包括肩膀、大腿都塞了枕頭，到處都是軟綿綿的！你能在棉絮上撞死嗎？²⁰⁰

在病床上他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只幸還有一隻右手能動可以與他人做筆談。「就這樣，我這個活死人竟在病床上纏綿了四個月零三天半之久，一天二十四小時差不多有一半時間在清醒與昏睡之間。」²⁰¹他自怨自艾，無法接受這樣的打擊。沒有中風前的他，是朋友口中的「大帥」、「浪子」，吃喝嫖賭樣樣經驗豐富，一聊起天來意興湍飛、葷素不忌，一個晚上寫一萬多字的廣播稿一揮而就，個性直來直往，嫉惡如仇，被當年眾友人封之為「毒公」²⁰²。這樣的一條血性漢子，竟成了不論是翻身還是大小便都需護士幫忙的重症病人。「連大小便都要人服侍的人，整天足不沾地的人，能算一個完整的人嗎？這口角流涎，嘴歪眼斜，木然無表情的也能算一個人嗎？」²⁰³最茫然無措的時刻，他的病房情境是如此悲

²⁰⁰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年。頁40

²⁰¹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182

²⁰²趙玉明：〈消遣張拓蕪——代馬輪卒的書和人〉，台北，《聯合報》，1980年12月28日。

²⁰³同註200。頁41

哀：

躺在病床上，天天自嘆自苦、怨天尤人；日日老淚縱橫，活不下去。一位住在中壢的老友來探望，兩個相對無言，大夥兒（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只好哭作一團。²⁰⁴

當年出生入死馳騁戰場的軍人，現在卻成了病床上流淚的病人，反差如此之大！雖然想死，但他連自殺的力氣都沒有。朋友指著他的兒子勸他，孩子還那麼小，他若走了，留下寡婦稚子凍餒怎麼辦？他才打消了死意。漸漸的他的意志力又燃起，縱然有萬般痛楚，他也是咬牙硬吞。

即使坐在輪椅上被人推，我也是挺起胸脯，昂著頭，一副像將軍校閱還更將軍的樣子。舌頭大，話說不清也要大著嗓門兒，盡量和病友們搭訕，沒話找話說。哭是可以的，但要練習如何收放自如，說關水龍頭就關掉；然後開別人開自己一些小玩笑，自我調侃一番，盡量裝著不在乎。如果真想大哭一場，夜深人靜之後躲在被窩裡，可以盡情地哭到天亮；不能嚎啕，只能嗚咽。²⁰⁵

這是一段用血淚化出的文字，未經如此折磨的人，無法寫出這麼深沉的痛楚。在人前雖然已經不靈不便，甚至口角流涎，但是還是要硬挺出比以往更尊嚴的姿態，隱藏住內心的自卑與傷痕。其後雖出院返家，但身子的左半邊已經中風致殘，只剩下右手能動，走路時用右腳努力拖著不靈活的左腳行動。一切都須從頭來過，起點就從「復健部」開始，張拓蕪在榮總的復健醫學部展開了六年多漫長的復健生涯，他一系列的「OT室日記」正是這段日子所見所聞的記錄。復健醫學

²⁰⁴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181

²⁰⁵同註204。頁182

部底下有幾個部門，「O.T」是 Occupational Therapy（職能治療）的簡稱，張拓蕪在「OT」室中除了自己有許多感觸外，也見到了形形色色的病友百態，他用筆將之記錄下來。

在榮總復健部那間叫 O T 的小房間裡，我們四五個長期抗戰的老病患，經常老淚縱橫的哭成一團，這種氣氛，感染力極強，而生死須臾，大病纏綿之際，人是格外脆弱的，一點點感觸便禁不住悲從中來，那淚水，便也撲撲簌簌潺潺而下，我們是同病相憐的，只要其中有一人發了難，即使是擤鼻涕，語言顫抖，其他幾個便也忍不住鼻子發酸，眼眶發熱，不得不「有志一同」。²⁰⁶

這些一個個原本生龍活虎、活蹦亂跳的人，人生中不是沒有經歷過苦難折磨，遇到橫逆咬著牙也都挺了過去，但是一下子變成癱瘓殘廢，卻讓他們徬徨無助，只能用淚水宣洩出來。等到 OT 室的工作人員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的笑語嘲解，笑到病人臉掛不住，才剛好藉勢煞車。張拓蕪心裡也明白：「實則，我們何嘗願意當眾表演這齣醜劇，五六個老傢伙，一個個老淚縱橫的像個啥樣子？」²⁰⁷但是丈夫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不是身處其中的人，焉能體會？剛開始時光是練習如嬰兒般的翻身就讓他大汗淋漓，再來學起步更是辛苦異常：

「站好，右手扶緊欄杆，我不叫你動，你就別動！」「是！」「出右腳！」……「那支是右腳？」這句話在口邊盤旋了好久，一個年逾不惑的人，怎麼連左右腳都分不清？實在是難以啟齒；但康小姐似乎見怪不怪，她見得太多了。「扶欄杆的那邊是右邊。」……「來，我把你的腿抬出去了，知道嗎？就是這隻。」很痛，全身都在顫抖，但不知道痛在身上哪個部

²⁰⁶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50

²⁰⁷同註206。頁51

位，這種感覺陌生而又奇妙，疼痛，但很喜悅。²⁰⁸

在 OT 室中，人們總是來來去去，有的人長期抗戰每天報到，有的人卻蜻蜓點水，有時出現有時卻不見人影。而 OT 室中所做的復健，都是一些簡單的模擬工作，如木工、銼工或是如兒童積木之類的東西，藉由重複的練習來訓練這些病患。但是這些東西玩不了多久就會使人厭煩，更何況要天天玩，無怪乎大家會想逃避、鬧情緒，但是 OT 室的職員小姐總是以堅定溫柔的態度，訓斥病患要認真練習，這樣的情境，張拓蕪即便無奈也不得不聽從指導。

OT 室又叫職能治療室，目的就在於使殘障人在生活上能夠自立自強，少求助於人，並不奢望每一個病人進來後，出去便能復健得和常人一樣。這是醫生無能為力的，也是，人力僅止於此的，如果經過訓練，病患能自己照顧自己，那也真是功德圓滿的了。²⁰⁹

張拓蕪確實已然看透自己的處境，也了解他若是想再恢復近於正常人生活的方式，就得靠努力復健，即便有多少的眼淚與痛苦無奈，也只能往前走下去，這是生命的動力，爲了自己也爲了家人，他得繼續。

康老師教我起步，張老師教我抬臂。那個第一步啊，對我來說比阿姆斯壯在月球上踏出的那一步更具意義！當時的欣喜是沒法子形容的。然後學「撿積木」、學當「撞球記分員」、學「木工」，學得不亦樂乎。²¹⁰

OT 室中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當年張拓蕪復健時所看到的，有大名鼎鼎的周

²⁰⁸張拓蕪：《代馬輸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 年。頁 161

²⁰⁹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 年。頁 47

²¹⁰同註 209。頁 266

至柔將軍；有國畫大師張大千；有氣質高雅，端莊嫺雅的夫人，是連戰先生的高堂；也有滿頭銀絲的老太太，是當年為堅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英勇獻國旗的女童軍楊惠敏；還有年輕的少女，原來是歌星李佩菁。這些形形色色的各方人士，不論性別、年齡、地位都聚在這小小的復健室中，各自努力。這其中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曾叱吒風雲，現在卻神智不清、歪著半邊臉、留著口涎的沈將軍。將軍神志雖不清，卻非常容易衝動，看到別人和他打招呼，他就「呵呵呵」起來，起先都以為他在高興地回答，後來竟是鼻涕眼淚一大把。看護勸慰他，因為他是將軍，所以大家尊敬他，所以想跟他交朋友，再說，將軍哪有流眼淚的。

是的，將軍只可斷頭，只可流血，將軍不能流淚！他哭了一下就雨過天青，哭和笑在剎那之間，他也許也覺得他不應該哭，他是位將軍！²¹¹

曾經虎虎生威的將軍，被病魔折磨，往昔的意興飛揚，這時化為無限感慨，過去的一切彷彿已成隔世。張拓蕪寫將軍，即便只有短短的篇幅，雖然未見將軍之淚，但那一份悲涼卻已經令讀者慨歎不已。

將軍之所以忍不住要哭，我們病患可以理解：他哭身邊沒有親人，子女都留在大陸沒帶出來；他哭他的續絃太太不能在身旁侍奉湯藥——跑到美國不聞不問他死活！他哭當年為什麼沒有戰死在沙場上，沒有讓馬革來裹屍，如今卻讓病魔把一個鐵骨銅筋的好漢子折磨成這個要死不活的熊樣子，他焉能不哭，怎得不哭啊！²¹²

所有在 OT 室中的病友，共同的希望就是大家都能站起來，從醫院前門互相扶持鼓勵走出去，但是病殘之軀，談何容易？

²¹¹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30

²¹²同註211。頁72

只有在這兒才沒有自卑，才能找到自己在哪。這種乖戾心理，沒誰能理解得，除非他也是個殘障人，和我們這夥一樣，只剩下半死不活的半條命，不，只有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甚或僅僅百分之一條的遊絲般的命！²¹³

劫後餘生的半條命，光是自怨自艾沒有用，只有鼓起餘勇，奮力走下去。重新找到自己、認識新的自己、進而肯定自己！李欣倫在《戰後台灣疾病書寫研究》中有其深刻的看法：

這種肉身病苦和心靈磨難，卻往往成為文學創作者的靈感資源，他們藉由書寫疾病，思考人生命題，表達個人感悟，透析生命實像。他們以文字彌縫了身心裂痕，在傷口上探照一窗陽光，引注一泉活水，於是，傷口漸漸癒合為一株新芽，長成一首歌。²¹⁴

的確是在大磨難大挫折之後，張拓蕪不畏艱辛，將傷口癒合為一株新芽，鼓起他革命軍人的大勇氣，才能將種種屈辱痛楚化為文字來傳誦。

二、左殘生活之感

張拓蕪從一個健康的壯漢，一夕之間倒下去剩下半條命昏迷不醒，稍有好轉之後卻成了半邊殘障，對於一向好強的他來說情何以堪。現實的無奈，加上心理的衝擊，讓他有太多的想法要發洩，於是在作品之中，他可以盡情地暢述他的感受。他的心靈，其實是脆弱的，如果走在街頭，有人多看他一眼，他會立即起了

²¹³同註 211。頁 269

²¹⁴李欣倫：《戰後台灣疾病書寫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 年。頁 1

防衛心：「一個殘廢人，有甚麼好看的！」但是若是無人看他，他卻又會自憐：

我的殘障形象，應該引起他們的注意，但這些人竟是視若無睹，把我這個六十多公斤的人完全當成了「廢物」，像行走在曠野一樣，昂然前進。然則曠野也有樹木草石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是「廢物」，那麼我在這個世界上是多麼的無味、多麼的孤獨和寂寞……²¹⁵

他自己認為這是一種不正常的「殘障心理學」，因為太過敏感，太在乎他人的眼光，所以才容易受傷，情緒起伏不定。能怪張拓蕪嗎？不是身歷其境的人，又怎能體會出他的痛？尤其在張拓蕪早期的作品中，那樣的情結一直深植他心無法釋懷：

在七虎新村那條一公尺寬不到小巷子裏，只要我走過，後面一定跟著一群孩童背後叫「張公公」。只因我半片身子飄飄搖搖，一步一瘸，樣子煞是奇特怪異，在孩子們心目中，我成了異人，而我的「名氣」也就不脛而走。在村前村後的傳播開來：「那個姓張的老殘廢」……²¹⁶

不過隨著時光逝去，他對於自己的病殘越來越能坦然面對，自從有一回在路上見到一位賣口香糖的小販，雖上肢與下肢都嚴重殘障不全，卻能保持自信堅毅的精神，張拓蕪以往的憤懣不平與自卑更不再出現，不在意路人的目光有沒有在自己身上。

想想這位仁兄，想想自己的行徑，臉上火燙，我的殘障狀況比起他，太小巫了，至少我還可以照顧自己生活起居，還可以拄著柺杖到處亂逛，還可

²¹⁵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80

²¹⁶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23

無限閒情地看場電影，喝個老人茶什麼的，我居然還不知足，還怨天尤人，長吁短嘆，看天下萬事萬物全不順眼，我居然心理上不正常，精神上也殘障……我該懂得知足，該知道感恩，該感到慚愧和慶幸才是。²¹⁷

雖然心靈上得到寬解，但是話說回來「左殘」的生活實有著太多的不方便，剛從醫院返家時，在家中的床鋪、飯廳和廁所間各綁上一枝竹桿，要行動就得扶著竹桿走路。要出門時，尤其是必須上下樓梯時，「杖」就是最重要的物件，缺它不可。張拓蕪當年曾自嘲，古人是「五十杖於家」、「八十杖於朝」，他年未六十就「杖」於中和，還穿越台北「杖」到石碑，行文至此，令人讀來不能不有所感慨！

手杖的確會給我帶來一些不便和累贅，然而功不蓋過，瑕不掩瑜，它的功勞依然一等等。每當我一起身，一邁步，必然先拿起它，沒了它，我行動大有問題，但我時常忘了它的存在。二十一年來，用過近十支手杖，類別計有鉛製的、竹製、木製的、樹根、藤條的等等，但我最鍾情的還是藤條的。²¹⁸

手杖雖然惠張拓蕪良多，但是一旦必須出遠門，沒有餘錢常搭奢侈的計程車，張拓蕪一向都得靠搭乘公共汽車，搭乘公車的苦頭更令人難受。當年在公車上還有配屬的車掌小姐，常常完全不顧他這位殘障人入座，逕自吹哨催促司機開車，張拓蕪的遭遇常是這樣：

待我上得最後一階，那已經是下一站了；車輛行進中，我不敢動，也不能動。我把丁字樁拿穩，一隻健康的手死命抱住那根柱子，那將是我在海灘

²¹⁷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173

²¹⁸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27

中的一艘小舢板。到這個時候，我才算驚魂甫定。……經常有細心和好心的乘客發覺我是個獨臂「棍」王（一條「完整」卻又搭拉著的左臂，細心就會看得出來），老遠就讓位子給我，但我對他們的善心只能抱以感激的苦笑，讓出來的空位雖然只有三五步，但我舉步維艱，竟是咫尺天涯！²¹⁹

張拓蕪不敢稍有動作，眼看著有座位也不敢輕易移動腳步，深怕一個不小心在車子移動中摔了出去，「直奔民權東路」。他更曾經在公車上被車門夾紫了半截手臂，卻因為缺乏神經知覺，自己竟恍然不覺，還是好心的乘客提醒他才知道。這樣的經歷，對我們健康的人來說十分難以想像，但是對殘障者而言，卻是生活中不能規避的痛苦，幸而有張拓蕪是作家，能用最生動的文字，寫出這些經驗，也深深警惕著我們，社會中的愛心關懷絕不能只是口號或是捐錢算數，那必須是從生活中的一點一滴去替殘障人設想才是。

我想漠然以對和學習遺忘應該是兩種妙法，然而這歪歪扭扭的殘障事實能漠然得了嗎，那烙在心底的癥痕能遺忘得了嗎？再加上公車司機常賜與我們的刺激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雞婆」不時騷擾，佯裝關心其實是有所圖謀的冒牌中醫，既厭惡又無法擺脫，使我的最痛處又發作起來。²²⁰

身體上的不便，更可能造成他人有意或無意間的看輕或侮辱，使張拓蕪氣憤難平。醫院的佐理員和工友常常脾氣不好，常常會無緣無故罵病人，讓人氣憤流淚。遍歷醫院的老病人卻總能微笑，他安慰張拓蕪：「把他們看低一點，小人，不與他們計較，誰叫你生病呢？……不妨把自己抬高一些，高貴一些，心情放寬一些，沒事就練習把臉上的肌肉向上提，盡量的自己對自己微笑。」²²¹張拓蕪經

²¹⁹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06

²²⁰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96

²²¹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183

此指點，感恩匪淺，若不是病厄，誰能想得到還有這些小人作祟呢？

除了這種缺乏同理心的醫院職員，生活中的許多遭遇也讓他難堪莫名。當時北投區公所有位好心職員，為張拓蕪在農曆年前申請到三十台斤的救濟米，要他去指定米店領取。米店老闆請他自己抬米回去，但是張拓蕪只有一隻手堪用，如何一手抱著米一手拄杖過橋回家？張拓蕪平日也曾向這家米店買米，當他是主顧時老闆願意送米到他家中，但是這次卻不然，因為救濟米是義務發放。張拓蕪只好無奈問老闆：

「那我折價如何？」「這種米餵雞，雞都不吃呢！」「究竟到甚麼程度？」
「很差，很差，要是米店賣這種米，我們全家都餓死了！」「這是蓬萊還是在來？」「這是救濟米，是你們這種人吃的！」我被氣得血性上湧，全身發抖！我只不過領一次救濟米而已，又不是小偷、強盜，為何受到這種難堪的侮辱！²²²

政府以及熱心公務員的美意，卻在執行時蕩然無存，反讓張拓蕪來一肚子火。但是張拓蕪回家靜思之後，卻又有另一番領悟：若不是因為貪這救濟，又怎會惹來一身腥一身氣？

他曾在《坎坷歲月》一書〈請為殘障人設想〉文中提出兩點看法：一是台階（含樓梯）的設計，常常使雙腿不便的人視為畏途，吃力與艱辛的程度超出健康人的想像。此外，樓梯常常少有扶手，就算有也是僅做一邊，然而殘障之人不一定那半邊身體無力，方向不對還是徒呼負負。二是廁所的問題，當年的公共設施中，所有的廁所都是用蹲式的，對於他這樣腿腳殘障無法蹲踞的人來說，一定會

²²²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187

摔倒。所以他出門辦事一定先預想到廁所地點的問題，哪裡有坐式馬桶，萬一發生「緊急狀況」才可以趕到。所幸本書出版於民國七十四年，二十多年後的如今，公共建設已然不同，在殘障的設施上進步許多，雖然比起先進國家還有進步的空間，但如同張拓蕪這樣的心聲已經被大家所聽到、接受並且設法改善了。張拓蕪曾經得到中華民國殘障協會所頒發的第一屆殘障人士自立自強獎。

這個獎既沒有金錢也沒有獎狀，只是一塊約十公分的圓形大理石，上面刻了「自立自強」四個字；但精神意義很大，我很驕傲我能獲得這座獎。²²³

多年的殘障生涯，他逐漸學習到不可依恃任何機構的救濟幫助，手心不可向上，對於善心人的鼓勵要感恩，但是有形的物質卻要三思是否接受。他的確是靠著自己的力量站起來，雖然友朋的幫助不少，但是這也是張拓蕪當初自己早已累積的人脈與人緣，一切不過是水到渠成罷了。至少素不相識的讀者們不像他的朋友與他有人情牽絆，卻還是熱切欣賞他的作品，願意買他的書、看他的書，足見他是靠自己，一字一筆認真創作，身殘心不殘，這個「自立自強」的獎真是名符其實。

而張拓蕪在中風致殘後，感受最多的，便是友朋給他的關懷與幫助。他雖然常謂自己一生窮、殘，但事實上他在友情的部份一直是非常豐足的。早在當年還以「沈甸」為名創作新詩時，他就結交了許多文壇好友。當年他與楚戈、辛鬱、一夫幾個光棍軍中詩人，合租了林口鄉湖南村頭竹林山寺後面一層房子，命名「同溫層」，目的是想安下心來寫作，以免在軍中招嫌。這群意興湍飛的詩人、畫家，抱著一股對文藝純真的信仰：

²²³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28

因為四個人在一起就聊天、抬槓，又擺龍門之陣，要是來了文友，也是在這兒接待，那就湊錢買紅標米酒、花生米，邊喝邊發牢騷，邊罵街，海闊天空，放言高論。……那光景，來到同溫層作客的詩友還真不少，如大荒、管管、羅馬、梅新、彩羽、愁予、王渝、華企菁、羅英、沉冬、景彊、沙牧、秦松、江漢東、李錫奇、陳庚濤以及他們的男朋友、女朋友。²²⁴

這份名單，含括了當年許多的詩人、畫家，可以想像那份志同道合、談文論藝的快樂滿足。這份情誼，在張拓蕪一病倒下後，發揮了最大的功用，朋友們雖然並不富裕，但卻出錢資助張拓蕪，在精神上的支持與鼓勵，更是讓他重新站起來的動力：

沒有朋友，就沒有我的今天，我的今天當然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但我今天在活著，充滿鬥志地活著，如果沒有他們當年的鼓勵，最多，我只不過是個殘障的老人；如果沒有當年他們的幫助，或許這個小小的家早已破碎，或許我早已成為餓殍，因此，朋友們的勸告，雖不致奉為金科玉律，卻也發自內心的遵從。俗說：就人勸，賺一半，我何止賺了一半而已，我賺的已是我後半生的整個人生了！²²⁵

日後拓蕪更認識了兩個「妹妹」，也就是杏林子劉俠，與三毛陳平。這兩位細心的女性，因為緣分而與張拓蕪結為「死黨、鐵三角」，互相尊敬愛護，在遭遇人生困厄時抱頭痛哭相互打氣。這些點滴，由張拓蕪《坎坷歲月》書中，杏林子所寫的〈英雄有淚〉以及三毛所寫的〈寫張拓蕪又一書〉兩篇序裡面，足可以窺見他們的真摯情誼。有了這些，雖然強忍病軀的痛苦，但心靈上永遠有一股暖暖的愛在其中。

²²⁴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89

²²⁵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88

第四節 坎坷人生的體悟

顏崑陽說過：「在一般的人生經驗中，或親情或友情或鄉情或愛情或生命存在的感思，這些也是散文古老而常新的題材。古老，是這種經驗乃自生民始，凡人皆有之。常新，是每個生命都是獨體，心靈經驗都是個殊，可以同情分享，卻不能替代或複製。」²²⁶這段話也正好可以用在張拓蕪的身上。張拓蕪少小離家，失去家庭溫暖，中年後雖成家，卻家庭失和，臨老得以返鄉，卻驚覺老家已然面目全非，這些痛楚，他都以文字點滴記錄，相信在書寫之中，他的心靈能從中尋找到一份救贖與平靜。

一、家園破碎之憾

張拓蕪的作品之中，常流露出對家園破碎的缺憾。第一個家，是張拓蕪出生成長的家；第二個家，則是張拓蕪與髮妻江桂香所建立的家。但是最終兩個家庭都破碎，再也不復完整和樂，這是張拓蕪最深的遺憾。好友杏林子就非常心疼他，認為不但他的作品是苦難中國的縮影，他本身就是苦難的化身：

從小失親，在屈辱中長大，少小離家，也是顛沛流離，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小窩，可以安定下來，偏又是一場病殘，奪去他所有的雄心壯志；接著妻子離去，家庭的變故更是將他擊打得體無完膚。我們看著他困頓中時仆時起，看著他痛苦流淚，看著他傷口慢慢結痂。身為朋友，我們唯一能做

²²⁶顏崑陽：〈現代散文長河中的一段風景〉，收入顏崑陽主編《九十二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2004年。頁28

的，就是一旁默默陪著他。²²⁷

他的第一個家，原本有著祖父母以及父母親的疼愛，但自從祖父與母親相繼過世，後母進門之後，一切都改觀。張拓蕪也因此負氣離家做學徒，後又加入軍隊四處轉戰，不料最後卻落腳台灣，與家鄉一分離就是數十年。

當年臨別雙親家園，正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十五六歲，如今經歷了卅餘年，這「愁」便把他刻劃成皺紋縱橫、皓首飛蓬的花甲老翁，他不曾驚顛，但有些惋嘆，歲月是一寸寸未曾知覺中輾過來的，曾經微微感覺，但一瞬即逝，隨後便茫然了。²²⁸

這樣的痛楚埋在內心深處，雖然不常流露出來，但是張拓蕪對故鄉家園的思念卻未曾少減。他找了一張彩色的黃山照片，藉以思念家鄉，雖然黃山距離他的家還有三百多里，但是同屬皖南，就備覺親切。家鄉的山雖沒有黃山的奇秀，但是家鄉的四顧山卻多了一份樸拙野趣之美。這樣糾結的情緒，使得他做了一件「壯舉」，一向貧窮身無長物的他，有回見到了攝影家所拍的黃山作品，竟抱定主意要買這售價一幅一萬元的攝影作品，一萬元是張拓蕪一個月的生活費，好友想替他出錢，他卻正色說：「我買的是解愁藥，別人不能代替出錢！」²²⁹他認為這樣奢侈的豪舉，非常值回票價，因為他買的不只是一幅攝影作品，更是一帖鄉愁舒散藥，把一整座黃山，一整個皖南搬回家。

掛在電視機的上方，對面的長椅正是他平常閱讀、看電視以及玄思冥想的座位。自從有了黃山圖，他的頭顱開始十五度的仰揚，夜以繼日的讀啊、

²²⁷杏林子：〈英雄有淚〉，收入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7

²²⁸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85

²²⁹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01

認啊的，這以後竟成為他日常正規的課業。雖是相對無言，卻能互通訊息，不管山嵐雲靄、谷風松濤，都能了然它們的語意，好比比手劃腳的手語一樣，聽人懂得；圖若有靈，當也能從淚眼中讀出他的思念與狂戀！²³⁰

在台灣與大陸尚未往來之前，濃重的鄉情，除了藉著有限的圖片遙想外，對於親人的思念卻無處可寄。與家人斷了數十年的音訊，茫茫人海不知從何尋覓。當年的親人，祖父與母親早已作古，離開了父親膝下已四十四個年頭，生死不知，一萬六千多個日子離亂分別，多少的話語想傾吐，卻不知從何傾訴：

他沒有跟家人聯絡過，看到別人接讀家書的欣喜和悲愁，他的心頭更是酸潮翻攪。主要原因是他這四十年來一直坎坷蹭蹬，一事無成，乏善可陳，沒臉向家人報告近況；二則故鄉親人都已年邁凋逝；三則他實在厭惡、卑視那個政權。²³¹

這份悲哀不只張拓蕪獨有，而是千千萬萬流離家鄉的子弟所共有的。「古人離家三、五年，便有大量的詩詞文章，吟哦他的鄉思鄉愁，現代人就比較麻木，加他個十倍、二十倍，整整四十九個年頭了，難道不該留點文字鴻爪？」²³²這樣的心情，張拓蕪並不是用反覆呼號思鄉之苦來表達，他將所有對故鄉家人的思念，化為筆下篇篇介紹家鄉風土人物的文字，綿密的敘述，在《代馬輸卒手記》、《代馬輸卒續記》、《代馬輸卒餘記》等書中，都有〈細說故鄉〉部分介紹故鄉點滴，爾後如《坐對一山愁》中的〈我思我念〉，也是在介紹、懷念故鄉。在《桃花源》書中的〈鄉思相思〉部分，也是多有故園的記錄描繪。

²³⁰同註 229。頁 101

²³¹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 年。頁 102

²³²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 年。頁 183

這林林總總的紀錄，甚至其中有時會有相似的記載，筆者並不認為張拓蕪無新題材可寫所以不斷重複，他是因為極端思念故土，所以勉力將所有可想起的點滴都保留下來，「我思故我在」，對張拓蕪而言，「記錄」本身就是一種存在的方式，藉由不斷的書寫，他才能留住那一份回憶，證明自我以及記憶中的江南故土的曾經存在。

他的第二個家，是張拓蕪與自己所選擇的妻子桂香所共同建立的，當初經由不抱希望的相親，認識了桂香，張拓蕪自卑感重又窮，根本不抱希望：

到四十三歲我結了婚，當然也是循的一般途徑，介紹和聘金，那光景我只有八千塊，是三萬塊的四分之一。介紹人介紹了一下，因為荷包不豐，距離三萬塊基金太遠，因此我不敢熱衷，所以雖然相了親，連對方幾隻鼻子也不知道。²³³

萬萬沒想到這位奇女子桂香事後自己來找張拓蕪，質問他為什麼沒了下文，張拓蕪只好據實以告，總共財產就是八千塊愛嫁不嫁隨便她。三個月後桂香居然逃家出來投奔張拓蕪，只見過三次面，談過兩次話，竟就有如此大的勇氣私奔。後來經過多方努力以及朋友經濟上的支援，總算以一萬五千元換回桂香的身分證和自由，在地方法院公證結婚，並且宴客。

這段故事據張拓蕪自言曾有小說家寫成名為「今日無詩」的一篇作品，但卻連他自己也沒看過。倒是作家張曉風為了邀稿，讀了張拓蕪在〈最平凡的傳奇〉文中所寫桂香來奔的情境，忍不住寫了一段仿平劇的唱詞²³⁴，讀來令人感動不已。

²³³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166

²³⁴張曉風：《蜜蜜》，臺北：爾雅出版社，1980年。頁4。唱詞如下：「呀！是我當日投奔於你，君不聞，王三姐故拋繡球將薛郎打，君不聞，紅拂女半夜私奔把李郎嫁，君不聞，御溝紅葉，俏

這段婚姻一開始看似十分美好，張拓蕪在漂泊多年後終於有妻有子，雖無轟轟烈烈的愛情，張拓蕪在〈最平凡的傳奇〉中曾說：「少年夫妻老來伴，她雖然還沒有老，但這些年來的貧賤生活，也把她薰成黃臉婆了。我們把愛這個字，灌注在我們的孩子身上。一個卑微的小人物的戀愛故事原來就這樣沒有高低、起伏的，一切平平凡凡、寒寒儴儴。」²³⁵但是誰知道這段婚姻中，雙方年齡背景個性相差太遠，再加上張拓蕪中風致殘，家中經濟風雨飄搖，氣氛惡劣。他們一度分開，後來又復合：

不幸，拓蕪中風，個性和心態大起變化，桂香撫育小旌，還要照顧拓蕪，她表現了中國女子認命的那種婦德，受氣挨罵，每每我看到桂香，深覺不忍，我和一些朋友總是安慰桂香，勸告拓蕪，我相信苦難中滋生的戀情，會有醫療效果，好在他們愛過、鬧過，甚至短暫的分離過，現在他們終於一同走進「后山居」「艱辛的鴿子籠」裏，開始了他們的「二度蜜月」，更難得的是桂香的寬容，拓蕪也從女性兩極論中升高了層次，愛就是愛啊！²³⁶

雖然曾努力過，但最後兩人還是終究走向離異一途，張拓蕪畢竟還是失去了一個完整的家。杏林子心疼他：「這兩年來，拓蕪寂寞。桂香在時，還有個人可以吵

宮人自找了婆家，君不聞，一曲琴挑，卓文君跟定了窮司馬，前朝事到如今一一成佳話！怎不聞負心郎敢數落往事把佳人罵？我爲你把青春耗盡，我爲你把脂粉不擦，自古英雄皆本色，哈！哈！我黃臉婆便臉黃些又爭差？罷！自古來姻緣事願挨願打，罷！你若不心甘意洽，我纖纖玉腕怎將你七尺身軀來擒拿？罷！比及待得我兩手一撒，你想起我的好處就要淚如麻！罷！罷！罷！我那有功夫與你閒磕牙，且去料理我那歲歲年年日月月的柴米油鹽醬醋茶。」

²³⁵同註 233。頁 170

²³⁶趙玉明：〈消遣張拓蕪——代馬輪卒的書和人〉，台北，《聯合報》，1980年12月28日。

架；桂香不在了，連個吵架的對象都沒了。」²³⁷好友三毛也感慨：

拓蕪離婚，找的是我父親給辦手續。在這以前，為了這樁事情，我失眠掛心過許多夜晚，勸過罵過求過也曾與桂香、拓蕪一同哭過，結果仍是簽了字。……沒多久我去國才半年，回來問起朋友近況，母親說桂香得急病死了，是拓蕪趕去了醫院給送的終安的葬。孩子小旌，早在七歲時就送進陽明山的育幼院念書去了。對於拓蕪的病和寫作，大半人都明白的，事實上除了這個之外，他的家庭生活更加不圓滿；桂香也是一個堪憐的女子，不能說誰是誰非。²³⁸

人生難以逆料，雖然兩人已然仳離，但是孰知年輕健康的桂香居然會一病不起，走在老病的張拓蕪之前？這樣的人生遭遇，足以令人懷憂喪志，雖然張拓蕪還是堅強地支撐下去，但是不能不有所慨歎：

所有的爭執、冷漠和仇視，都在那天凌晨三時五十分的一通電話的噩耗中戛然而止。死了，死了，一切都一筆勾銷！只是偶然環顧屋內，也有一些淒涼的思念湧上來，這個建立了十三年的家，妳也貢獻良多，但最後還是妳一手摧毀了它，我除了長嘆，還能說什麼呢！……為妳辦後事既不是我的職責，也不是什麼道義精神，我只是為了孩子將來能有個祭掃所在，所以堅持要把妳的墓安置在后山居附近，逢年過節、生辰忌日、清晨黃昏，俾我也有個探望的理由，不管怎麼說，總是夫妻一場啊！²³⁹

雖是已經離異，但是這段充滿哀傷的至情之文真令人不忍卒讀。因為缺乏人

²³⁷杏林子：〈英雄有淚〉，收入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8

²³⁸三毛：〈寫張拓蕪又一書〉，收入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2

²³⁹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年。頁197

照料看顧，留下的稚兒小旌只好送往華興育幼院照顧，張拓蕪對於這個獨子疼愛有加，卻又恨鐵不成鋼。他曾浩嘆：

我的命頗「硬」，這硬，並非說閻羅王不敢點我的名，而是命硬即命歹、命蹇，傷人也自傷。譬如說，幼年即剋死了老娘親，上與父、下與子皆不相親：一輩子蹭蹬坎坷，一無是處，無一是處。²⁴⁰

兒子的成長過程中，張拓蕪必須同時扮演嚴父慈母的角色，偏偏他照顧自己生活就頗為吃力，只能讓他寄宿學校，按照規定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才能到兒子學校共享天倫之樂：

四年級以前的每個月尾的最後一個星期日，是我的大日子，頭一天早上就大肆採買，中午開始烹調，紅燒排骨、滷牛腱、豆乾、海帶、滷蛋、辣椒炒豆乾以及一道湯，星期天一早我要上山帶給孩子飽餐。由於要保溫，特置有兩個熱水瓶式的保溫罐，但合口不嚴，一路上乒乒乓乓，飄飄灑灑地坐兩次公車才得到達目的地。……下了車還得爬一段坡，健康的人算不了甚麼，在我卻猶如攀登東嶽泰山「一線天」。²⁴¹

這樣的父親形象給人的感動，比起朱自清的父親背影，尤有過之。這大半天的相處，是張拓蕪父子最快樂甜蜜的時光，回家時的車子常常客滿搭不上，等到他蹣跚走下山，已經走了兩個半小時，大汗淋漓筋疲力盡，但是心頭至為舒爽，因為他能與兒子相聚了愉快的一天，為此他已經期盼了一整個月。

然而漸漸的，兒子到了青春期後，開始叛逆不愛讀書，雖然張拓蕪並不強求

²⁴⁰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34

²⁴¹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69

他要讀高中考大學，但是兒子對於讀書毫無興趣，出社會工作卻又沒有定性，喜歡玩樂不認真工作，看在張拓蕪的眼中是如此的氣憤與憂心，但是卻又無可奈何。他在《我家有個渾小子》書中的〈你叫我怎麼辦〉、〈我家有個渾小子〉有非常詳細而痛心的描述。但是再不肖也是自己唯一的親骨肉，明明恨得咬牙切齒，但是當他在夜半時忽然接到醫院急診室通知，兒子出了車禍，嚇得全身僵硬的他拖著病軀趕到醫院，幸而兒子只是受了輕傷，他頓時放下了心：

兒子這時已被我們的話聲吵醒，側了半邊說：「爸，你來做甚麼？！」好混球，我來做甚麼，我一路流著老淚來的！來準備見你最後一面的，混球！我真想給他劈哩啪啦一陣耳刮子，但一頭一臉的是傷是血，我怎刮得下去！我不但沒有刮下去（雖然內心恨得直咬牙，又好似一股甜摻和著酸以及慶幸的味道直往胸口湧上來）！……天下的兒女都是父母心上的的一塊肉，一個永遠難以情狀的慰念，一個橫起心來就狠狠罵兩聲的混球、討債鬼……²⁴²

這是一個父親的坦誠心聲，張拓蕪將真實的自己呈現在讀者之前，讀者想到這位在急診室喜孜孜為孩子買早點、領藥、繳費的父親，不但同情且也能理解，親子之情，怎會因孩子的表現而改變？再不肖的忤逆子，也是父母的心頭肉。張拓蕪之所以寫出這些家務事，實則是顯出一個父親在面對孩子的無力與無奈，雖然充滿了抱怨與不滿，但是在字裏行間之中所呈現的卻是他濃濃的愛，若非有愛，又怎會如此憂心與關懷呢？他還是期盼「我似乎已經看到一個英挺的孩子向我走來，他的臉上布滿了堅毅、自信、正直、坦蕩蕩的笑容，他是有希望的。他是我的兒子，我唯一的親人。……」²⁴³此情此景，怎能教人不感動？他曾自言：

²⁴²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66

²⁴³同註242。頁81

寒舍是個單親家庭，我身殘、年老，身兼父母雙職達二十一年（兒子的年齡比我的病齡僅「年長」半歲），應說是一個雖然窮困但溫情無限的家。但不然，寒舍裏所發生的大大小小不順遂的事，足可讓我這老漢大哭大嚎、亦悲亦喜個三晝夜！這，我的苦心更吐不完了！天下父母心，我想敦請天下父母聽聽一個父兼母職者氣忿、失望、頓足、思念、愛憐、責備、期望等等複雜心酸的心聲！²⁴⁴

所幸事隔多年後的如今，那位當初年輕叛逆的「渾小子」，「已經是國際知名精品品牌的台灣區經理，和拓老同住，每月固定奉養；張拓蕪除了還沒孫子可以抱之外，也沒啥好抱怨了。」²⁴⁵當初費了多少心血、擔憂過多少時日的他，現在總算可以安心了。人生的轉折總是出人意料，也沒有絕對可言，做父親的只能從旁協助關懷，畢竟這是孩子自己的人生，父母不能替他活！雖然張拓蕪這一生飽嚐了顛沛離散之味，被迫離開生長的家、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小家庭不幸又破碎，但是張拓蕪文章之中始終不曾絕望，他有一份「生」之欲望，抱持著樂觀的信念，坦誠面對生活的困頓，才得以活出自己的價值與尊嚴！

二、返鄉探親之痛

在國共內戰末期，百萬軍民大舉遷台，大時代中的小人物離散的故事俯拾皆是，摘根的痛楚並不會因時間而遺忘，關於文學之中鄉愁的闡釋，王德威這樣曾經論析過：

故鄉不僅只是一個地理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及讀者所嚮往的生活意義的

²⁴⁴同註 242。頁 242

²⁴⁵楊在宇等編撰：《20 堂北縣文學課---台北縣文學家採訪小傳》，臺北：台北縣文化局發行，2009 年

源頭，以及作品敘事力量啟動的媒介。……故鄉之成為「故」鄉，必須透露似近實遠的浪漫魅力。而由過去找尋現在，就回憶敷衍現實，時間錯置成為照映今昔對立的必要手段。相對於此，空間位移不僅指明原鄉作者的經驗狀況——鄉愁的產生源於故鄉的失落或改變，也尤其暗示原鄉敘事的癥結：敘述本身就是連串「原鄉」神話的移轉、置換，與再生。²⁴⁶

這的確是精闢之論，張拓蕪早已在作品之中藉由不斷書寫，企圖治癒自己的思鄉病，他離家四十多年，原本未曾想過能夠再回到家。十二歲離開家門後，到六十一歲才得回到皖南故土，但是故土早已非他筆下所描述故土了：

整整四十九個年頭，我急於回去想一看究竟的殷切比其他老兵更急迫、更饑渴。籌不出路費，只得把自己住的房子抵押了，很多朋友為我不值，尤其久居香港的朋友廖滌塵兄甚至當面罵我：「這麼一把年紀了，怎麼還這樣毛躁，有沒有想想借了二十五萬，你爬格子要爬到哪年哪月才還得清！」朋友為我設想是沒錯，可是我離家半個世紀了呀！²⁴⁷

民國七十七年四月底，張拓蕪啟程回到他魂牽夢縈的江南故土。他好不容易籌到了旅費，只準備了一些布料與成衣，還有六千多元人民幣準備花光。

跟其他文化人的返鄉之旅比較起來，張拓蕪的書寫更接近一般民眾的返鄉情調，如果從返鄉的陣仗來看，他甚至比一般民眾還不如。²⁴⁸

²⁴⁶王德威編選、導讀：《台灣：從文學看歷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頁362

²⁴⁷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183

²⁴⁸翁柏川：《「鄉愁」主題在台灣文學史的變遷——以解嚴後（1987年-2001年）返鄉書寫為討論核心》，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39

出發前他就計畫回來就要寫本叫做「回家」的書，結果回鄉的種種所見所聞大出他的意料，他悚然發現，故土已非美好家園，故人也早已故去或是改變。邱珮萱在《戰後台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中認為：「沒有他鄉經驗就沒有所謂的原鄉追尋，也只有現實時空下遙思追憶已失的故土時，原鄉敘述才得能綿密地開展。」²⁴⁹但是從他鄉回到了原鄉，多年來所有的追憶竟已成陳跡，他受到極大的刺激，最後帶著一肚子的悲痛、傷心、失望回到台北的家：

我的江南故鄉已經消失了，那山、那水、那土、那人，都不是我記憶中的山水、大地和人物了，他（它）們也不再那麼溫麗、典雅、靜謐、祥和、勤樸，他們已經變得蒼老、衰頹、窮困、破敗、面目全非了！²⁵⁰

故鄉有多麼落後呢？庶弟的屋裏雞、鴨、鵝、豬、狗混合居住，滿地的雞糞濃痰星羅棋布，竟沒有張拓蕪可以下腳處，偏偏他左腳又不聽使喚，身處其間實在異常難受。他曾問弟弟家中是屬於哪種成分，他們都說是貧下中農，屬於中共劃分的紅五類，政治的成分也正好表示他家人的物質生活是一等一的壞。對他來說，最切身的嚴重問題是沒有新式廁所，使得他「四天中除了喝茶，我未進任何食物，未脫過一次外衣（內衣就別提了），自然也就沒上過一次大號，未洗過一次澡或腳。」²⁵¹這使得他度日如年，痛苦之至，加上包括姐姐弟弟家族一家子人的態度給他的感覺實在很不舒服，一心只想趕快離開，好不容易到了最疼他的姑媽家，他才整個人鬆懈下來，舒服地洗頭洗澡又進食。

至於在精神生活上，張拓蕪的至親之人，包括有三個異母的弟弟，兩個結了

²⁴⁹邱珮萱：《戰後台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年。

頁 185

²⁵⁰同註 247。頁 186

²⁵¹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 206

婚，各有兩個子女，加上還有張拓蕪姐姐、姐姐的兒子媳婦、女兒女婿、外孫們，還有姑媽家十幾口，總共七十多人之中竟然沒有一個人識字！原本村中與張拓蕪年齡相仿，當年一起讀過小學或私塾的人，也因為四十多年未曾碰過書，童年時代識得的字都忘光了，這是多麼悲哀的景象。

貧窮還在其次，鄉人們的邋遢、無知才令他感傷。他回到家的第三天天氣放晴，準備上山祭祖，除了準備好供菜香燭紙錢之外，張拓蕪還特地帶去自己所出版的幾本書準備在父親墳前燒化，他自認在外奔波數十年，沒能升官發財，只有用這些書算是呈獻給祖父、父親的薄禮。

從背囊裏取出書擺在濕漉的草地，姐姐就一把搶過去問：「這是什麼？」
「書啊。」「這東西幹嘛用？」「沒多大用處，只是帶回來在老爹墳前燒化。」
「留下來，給我帶回去燒鍋引火！」我的天，沒吃過豬肉也該看過豬走路吧，姐竟然連書本也沒見過，令我的胸口頓時一緊一熱。²⁵²

姐姐在小時候明明見過書本的長相，但竟然完全不記得了。張拓蕪訝異之餘，想到自己在台灣幾十年來不可一日無書，不能忍受一日不讀報，這是最起碼的精神享受，也是最不花大錢的高尚享受，故鄉的親人卻全然無此福氣。他因為目睹故鄉的窮困閉塞，也產生了另一種領悟：

我不否認幾十年來一直對繼母有些兒恨意，尤其在心情欠佳時恨意尤濃，可是當我和三個無知無識的庶弟第一次見面，相處兩三天後，那恨意便雲散煙消了。經過繼母的墳前我恭恭敬敬鞠了三個躬，衷心感激她老人家當年逼我離家；當然也很佩服當年兩度過門而不入的決心與抉擇，雖然我在

²⁵²同註 251。頁 197

台灣活得也很艱困（既窮又老更殘廢），但至少比他們活得更像個人樣子

！²⁵³

其實張拓蕪原先未想到要跟海峽對岸的親人聯絡，直到有人爲他捎來一張父親墳墓的照片，竟只有黃土一抔，沒有墓碑，沒有墓石，激動之下他心情丕變，非常渴望知道父親享年多少？何年過世？想盡辦法託人帶錢過去爲父親修墳。

張拓蕪後來才從親人口中知道，原來父親早在所謂「三年大飢荒」中就被活活餓死，家人無知又兼時局混亂，竟連父親是哪一年過世都說不清楚。聽說父親在極度飢餓之時，有回獨自前往張拓蕪姑媽家吃飯，姑媽看他很餓的樣子就請他到廚房先吃點東西，沒想到他進了廚房後，竟一人就把做爲全家七口人晚餐的整鍋麵疙瘩給吃個精光。這樣的往事，實在使張拓蕪不忍卒聽。然而父親最後還是餓死了，在飢荒中張拓蕪家僅餓死父親一人，有的人家竟在一個月餓死了三、四口，小小的后山就餓死了將近一百人。父親死時連棺材都沒有：

每一家沒有大門門板的，就表示他家死了人。門板只兩塊，要前後門全拆了才能勉強做副簡陋的棺材；大多數都是草蓆一捲扛上山，隨便挖個洞往下一丟就算了事。慘不忍睹更慘不忍聞！²⁵⁴

他傷感於大陸家鄉的窮困，連座像樣的水泥墳也無力去修。但是更感傷的是自己枉作人子卻連最基本的孝道都無法盡到：

諸弟雖然窮困，但都在父親膝前盡了菽水之歡，而我這個當長子的，不但未能在膝前承歡，甚或數十年不通音訊，生死茫茫！……這樣的人子真正

²⁵³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199

²⁵⁴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210

不肖不孝至極，真乃牲畜不如也！²⁵⁵

在台灣數十年，張拓蕪對於老家後面的「邊河」有許多懷念，在作品中不只一次提到邊河的魚鮮是如何豐美。然而回到家鄉一看，完全變了樣：

七十七年五月我回鄉探親，見見親人，看看故土風光變了多少，順便嘗嘗五十年未沾過脣的邊河魚鮮。到家後門一看，我的天！這那是我刻刻思念的邊河！河床幾乎見底，裸露出那黃中帶黑的汙穢的乾癟的胸膛，一泓淺淺的濁水那能養得了魚！²⁵⁶

原來后山邊河上游蓋了水壩，水全乾了。在小嶺的姑媽家附近的溪水也因為有毒（煮檀皮稻草的石灰水），魚、蝦全死光。張拓蕪懷念的魚米之鄉竟成了這樣，直讓他浩嘆不已。家鄉的變化不只於此，張拓蕪兒時，「后山」富，「小嶺」窮，因為后山是魚米之鄉，既產稻麥五穀雜糧，更盛產魚鮮，是當年各鄰近鄉鎮所豔羨的好地方，小嶺原本窮山瘠土，卻因為成了縣裏的宣紙專業區，重點照顧，所以后山與小嶺的貧富反而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滄海桑田，這些變化真難以逆料。

然而故鄉的改變並不只有景物人事的不同，許多人的心，也因為共產主義之下窮困封閉了數十年而變得無法想像的貪婪。張拓蕪在台灣時就寄美金給後母生的庶弟，希望能將父親的墳修好，並請人刻石立碑，將各房的子孫名字寫上，以便後人祭祀辨認。結果弟弟來信絕口不提修墳的事，一味叫窮、要錢，這就讓他心理產生巨大的排斥，等到人回了老家，更是目睹家人一字排開，準備領錢唯恐少分的難堪面貌。因為當初他在香港先買了一隻男錶預備送大弟：

²⁵⁵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16

²⁵⁶同註254。頁20

通信時只大弟來過信，信中曾提及二弟及三弟，但名字既不知，也未想到他們三兄弟同住一間小屋，因此男錶未送出，怕他們兄弟打破頭，同時也怕因我送禮不公平而打破我的頭！看到他們的貪婪令我恐懼心寒，故而不敢送出，自己戴了。²⁵⁷

這是多麼悲哀的心情，同樣送錶，姐姐的反應更叫他傷心。這位從小不得寵，婚姻家庭生活也多舛的同胞親姐姐，之前在通信時就說了每個人的壞話，又說她最窮，錢應該寄給她才是正理。張拓蕪心想：「姐姐和大弟收到錢之後依然叫窮，說要修房子啦，愛人生病要錢醫啦，孩子上學沒衣服穿啦等等，這就令我大起反感，怎的，你們以為我是王永慶嗎？老實說，即使我有王永慶那般富有，我也沒有責任供應你們全家的開銷。」²⁵⁸未返鄉前心裡就已經不暢快了，人世間錢固然重要，但是親情卻是用金錢也買不到的東西。

在這次返鄉之旅中姐姐給予張拓蕪的感受更是十分不佳，除了送給姐姐家族美金之外，他又拿了兩千多塊的手錶送給姊姊，沒想到姊姊竟然問了錶值多少錢之後，竟然把錶往床上一扔，認為還不如給她錢。

半個世紀後才能在垂老之年見上一面，這極可能是此生最後一面，送她一隻錶做紀念，她居然不屑地往被子上一扔，我真是心如刀絞。……我自己戴錶，從未超過新臺幣一千元的，發了狠為她買了隻價值新台幣兩千多的她卻不當一回事。……我真想嚎啕痛哭一場，六十多年的親情，五十年的離緒竟抵不上三兩百塊人民幣！我一時愣在那兒、僵在那兒，我既

²⁵⁷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93

²⁵⁸同註257。頁85

是羞愧又有些恨意，更是傷心欲絕。²⁵⁹

在當年窮困剛對外開放的中國大陸，人性的扭曲竟然一至於此，張拓蕪痛心到無以復加，想到他送另一隻一樣的錶給表妹蓮子時，表妹卻視若珍寶，半夜爬起來反覆鑑賞，舉著那隻手在空中揮舞，珍惜、竊喜和滿足之情躍然臉上。他看著好心痛，若是能把台灣的房子搬來給她，他也會毫不吝惜地送給蓮子。

由這兩隻錶的比照，心頭起了很大的問號！同樣的窮，同樣的是文盲，同在一個家族、一個屋頂下長大的人，品質何以有那麼大的差異？何以有的人謙讓、克己、顧到別人（如我姑媽和蓮子），而有的人竟那麼貪婪、貪得無厭，有的甚至近乎搶奪（前者如姐，後者如三弟的愛人）。²⁶⁰

這趟返鄉之旅，讓張拓蕪心灰意冷，他興匆匆地回去了一個月，卻連怎麼返台的都不願記得，他悲切切、氣鼓鼓地只能用嘆口氣：「唉！」來表達千言萬語。遊子離鄉數十年，原本應該是感動溫馨的返鄉行，沒料到是這般收場，怎令人不感慨？他忍不住呼號：「回家，回哪兒的家！」「雖然說那邊的家早已湮沒，不認識的家又令我寒心恐懼，這邊的家也破落不堪，我仰望蒼穹，我的家到底在哪！」²⁶¹無怪乎在研究原鄉書寫的時候，論者認為：

因此，他鄉距離、異鄉身分都是原鄉書寫之所以能成型的客觀條件。若就他鄉／原鄉同存之點觀之，便能明白兩者間所建構出的對話空間，從現實他鄉中感受到原鄉的失落改異，也從原鄉追尋中凸顯出他鄉的現實景況，所以，隨著時代變動更迭的他鄉現實，將連帶地牽動原鄉的座落位

²⁵⁹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91

²⁶⁰同註259。頁94

²⁶¹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184

原鄉的失落，確實帶給張拓蕪莫大的打擊。他日後又回去了兩次，此後就再也不想返鄉之事了，那裡是他的故鄉？恐怕還是寶島台灣的后山居才是他的終老故鄉吧！

²⁶²邱珮萱：《戰後台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年。
頁4

第四章 張拓蕪散文的藝術經營

前言

張拓蕪的散文作品中，「代馬輸卒」系列作品曾在 1977 年得到文復會期刊聯誼會第二屆散文金筆獎，入選「中國十大散文家選集」；1986 年又以《坎坷歲月》一書獲得第廿一屆中山文藝創作獎，在 1993 年更以《我家有個渾小子》一書獲得第十九屆國家文藝獎，於 1994 年又得到中國文藝協會第卅五屆文藝獎章。如此多的獲獎紀錄，足見張拓蕪的散文藝術價值。張拓蕪並不光以「大兵作家」自居，他曾自言：「許多人以代馬輸卒做為他的頭銜冠冕，他並不爽；固然這套書是他在文壇立足之書，他不能忘恩，他也感恩。然而，他總要學習如何擺脫、如何走出來，他盼望讀者們能把他當個散文專業作者，撥些空閒看他近年的作品，看他有沒有走出來。」²⁶³陳義芝就評論：

張拓蕪也是一樣。他寫大兵生活的《代馬輸卒手記》，迥異於以前那種書房的、儒雅的生活背景，確實記錄了一個時代。但如果他的寫作不能持續開拓、不能夠再創新的話，那麼那時代不可能停留太久，很快地就被下一位作家表現的時代結束掉。²⁶⁴

由此可知張拓蕪雖然已然成名，但他不以此為滿足，隨著年齡逐漸老去，但是他仍然在不斷地自我鞭策，希求散文藝術的更上層樓，這是值得敬佩的。

雖然他常常自貶身價，自嘲文章無足輕重，但是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過去

²⁶³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 年。頁 40

²⁶⁴陳義芝：《文字結巢》，臺北：三民書局，2007 年。頁 215

光榮的銷售紀錄，例如「代馬五書」加起來就創下好幾十版的印書量（《代馬輪卒手記》二十八又 1/2 印，《代馬輪卒續記》二十印，《代馬輪卒餘記》十四印，《代馬輪卒補記》九印，《代馬輪卒外記》八印）²⁶⁵。出版人隱地（1937-）回憶當年的狀況：「一九七六年四月，台灣文壇出現一本書名奇怪的大兵文學——《代馬輪卒手記》，一夕之間，張拓蕪成名了，於是「續記」、「餘記」、「補記」、「外記」，五年之間，張拓蕪出版了五冊「軍中閒話」，……更奇怪的是，讀過此書的文壇老友，幾乎人人都要替他做宣傳員，連當年人在撒哈拉沙漠的三毛，都千里迢迢的投稿給「聯副」，要人趕快買本「代馬」來讀。」²⁶⁶由隱地的描述，更足以了解當年「代馬五書」引起的盛況。這樣豐碩的創作成果，必有其不凡的價值，以下筆者將針對張拓蕪散文之藝術經營，分為「生動活潑的敘述」、「情深意摯的描寫」、「幽默瀟灑的意趣」三部分加以分析探究。

第一節 生動活潑的敘述

張拓蕪的散文有一種魔力，讓讀者興味盎然、手不釋卷。這魔力的來源很大一部分來自他在創作的時候，遣詞用語的敘述非常生動活潑。他在用詞用語的掌控上，看似無奇，實為揮灑自如，逸趣橫生。以下將分為「掌握人物特色」、「活用語言對話」兩部分說明。

一、掌握人物特色

張拓蕪的作品中，描繪人物的言行樣貌十分生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十分善用語言與動作的描繪。趙滋蕃曾經指出：

²⁶⁵見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代馬五書」精華篇》書末附錄，臺北：爾雅出版社，1993年

²⁶⁶隱地：《遺忘與備忘》，臺北：爾雅出版社，2009年。頁97

人物的直接刻畫有三忌：一忌平鋪直敘，沉悶有如流水帳。會刻畫者，抓住特徵，撇開枝節；不會刻畫者，從頭戴甚麼，身穿甚麼，到足登甚麼，一派陳腔濫調。讀者不「跳讀」才怪。二忌臉譜化與類型化，……人物刻畫一但有了定型的公式，就會乾巴巴的，慳慳無生趣。……三忌在直接刻畫中，沒有灌注生氣和活力。你哩哩啦啦說了一大堆，觀察既浮泛，選擇的細節，又沒有向讀者提示欲刻畫的人物性格，因此，你的人物刻畫，挑動不了讀者的情緒。²⁶⁷

不同的人物使用不同的語言：鄉巴佬有鄉巴佬的作為，粗獷大兵有粗獷大兵的言行，村野塾師有村野塾師的執著。他筆下的人物，總是鮮活分明，話語動作一出，人物的情態精神就躍然紙上。以下將就幾位他作品中描繪較多的人物為例，說明他對人物的描述。

（一）雷排長

張拓蕪十多歲剛入伍時甚麼也不懂，偏生就遇到一位兇神惡煞似的「雷排長」，才進雷排長的部隊，當下便遭了殃：

我是一個十足的「活老百姓」，甚麼都不懂，所以晉見排長時，他們舉手我鞠躬，結果報到第一天就開張，迎頭就是「五權憲法」，一巴掌打得我倒退了三四步才踉蹌著拿住樁，開頭第一句是：「龜兒子啞個連敬禮都不會，當你娘的啥子兵嘛！」²⁶⁸

雷排長的這一番四川話，鏗鏘有力，一方面表現出這位老兵面對這個甚麼都不懂的初生之犢的不屑與下馬威，再者排長在話語之中，句句不離髒字，正凸顯出來

²⁶⁷趙滋蕃：《文學原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頁260

²⁶⁸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9

他粗鄙無文的形象。讀者雖未見其人，但是在心中卻能自有一番想像。而「活老百姓」、「五權憲法」這些戲謔雙關的字眼，更是十分生動。

這位雷排長可是在師直屬部隊裡赫赫有名的「閻王」，不管對還是錯，犯在他手裡，一律用扁擔或刺刀背來處理，他的名言是：「排長我是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一般長官訓話，開場白通常以「各位同志」做開頭，而雷排長第一句話卻一定是「大家聽到！」這個「到」字尾音未落，不管操場有多少人，全部刷的一聲收回左腳立正站好，他再用兩眼餘光整排逡巡一遍，然後才言歸正傳。從這裡就不難想像到「閻王」的那股威嚴。

假如有那麼一個兵心不在焉，而鄰兵也沒有發現，那好，閻王直向你走過來，你的胸部至少咚咚咚地挨上三四拳之後，接著唾沫星子噴向你的臉上，罵開了：「龜兒子，你懂不懂規矩？排長一開腔，你就要立正，活老百姓一個！」²⁶⁹

雷排長罵人時，不見得都是因為生氣，有時反而是一種親善的表現。他滿嘴的髒話，有時極可能反而是一種讚美，有一回排長太太為他燉雞送了雞湯來，排長又脫口而出一句：「你龜兒球戳皮臉，萬福來朝！」排長太太不知該是送湯進去還是把碗砸了，幸好同是四川人的排附加以解釋：這句話很難說清楚，要看排長是繃著臉說的還是笑著說的，若是笑臉說的就是好話。等到排長太太笑瞇瞇走了後，排附才嘟囔著：「哪個龜兒子才懂！」²⁷⁰這個有趣的場面，好比卡通節目，直讓人忍俊不已。但是雷排長也有吃憋的時候，當部隊開進了花花世界上海市後，雷排長與副連長一起去永安公司看戲，看完戲後逛街，一向精明能幹的雷排長竟然走丟了，直到第二天還是看不見人影。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小理髮兵熟上海

²⁶⁹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50

²⁷⁰同註269。頁42

的道路，但又怕放他出去找排長，自己反而溜了，所以就有了排附押著小兵「前面領著找，後面押著跑」的奇景，好不容易才發現了找不到路回營，半夜還在電車上睡了一夜的雷排長。

有次排長罵排附太笨，排附頂一句：「我雖然笨，外出卻能找到路回連。」這句話等於向排長兜胸一拳，氣得他臉色發青，半天說不出話來。²⁷¹

雷排長的火爆脾氣，就像個爆竹，劈啪炸開後，不會留下什麼，不用很久他就忘得一乾二淨。當他事後發現可能罵錯人時，常常就會喊：「某某某，跟你排長戰三盤！」用下棋作為另類的道歉方式。但是跟雷排長下棋，更是可怕，他的棋藝不行，棋品更是奇差，要是連輸三盤，「百分之九十九可能把三十二顆棋子灑成滿天花雨」。有一回雷排長與排裡最老實的木匠下棋，第一盤木匠不敢贏，排長連罵他三次阿斗，木匠火氣來了，連勝三盤，把排長的「將」逼得團團轉，還說：「報告排長，部下推你的磨！」這下子糟糕了：

排長本來已輸得臉紅脖子粗，又聽最老實的木匠也會揶揄他，一把熊熊怒火點著了本來就要炸的爆竹，一拳砸破了棋盤，抓起一把棋子砸向木匠腦門，站起來大吼大叫：「值星班長，全排集合！」²⁷²

原本大家以為要遭殃了，木匠更是已經準備把大腿豁出去，準備挨扁擔，沒想到排長停了一陣，居然就喊解散！大家一片茫然，知道內情的人更是為木匠捏了把冷汗。在張拓蕪這番驚天動地的描述中，雷排長暴躁粗魯的樣貌躍然紙上，讀者似乎正在觀賞一齣影片，被主角完全吸引住。然而正當讀者覺得雷排長太過無理時，張拓蕪最後卻又神來一筆：「似乎是，排長的記性不大好，就在那天的下午，

²⁷¹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06

²⁷²同註271。頁43

他還請木匠喝了一碗冰鎮酸梅湯呢。」緊張的影片又轉成了喜劇，讓讀者提得老高的心又放了下來，還不自覺會露出微笑。

這些活靈活現的描述，呈現出一個軍中低級幹部的形象。雖絕對不完美，卻是那個年代一個小人物的真實縮影，兵馬倥傯之際，不知還有多少這樣的人物在載浮載沉呢？

（二）進先生

張拓蕪從六歲多那年啓蒙，讀了半冊三字經與百家姓，進入縣立后山中心小學就讀，然而在四年級上學期時，有次祖父坐轎子經過學校，發現老師竟與學生一起蒙眼遊戲，認為太不像話，因此勒令張拓蕪退學，轉入培英私塾鄉儒「進先生」處讀書。

「進先生」本名張文進，號嘆初，是個不得志的老童生，族人都尊稱他「進先生」，外人則稱「嘆初先生」。民國建立後，他原本想光宗耀祖考上進士的願望落空，只好在家鄉開設培英私塾。他常常發牢騷：「孫中山先生創立民國，我是贊成的，滿清太沒出息了，但是爲什麼要廢掉科舉呢？廢掉了科舉，我們讀了半輩子的書，不是白費了嗎？」²⁷³其實他老人家搞錯了，科舉早就在庚子年廢止，他只是在埋怨他的不得志而已。老師是當地最高學問的象徵，也是地方上義務的公設代書人。他詩詞歌賦樣樣都行，教書尤其嚴格用心，不但教作文還教詩詞，兩年多的訓練，替張拓蕪的學識打下了基礎。老師教人可不馬虎，尤其注重學生背書，背書是學生最感痛苦之事，老師閉著眼假寐裝著沒聽，學生就要被轉過身邊搖邊背，但是不能打馬虎眼，老師察覺必定一頓戒尺好打：

²⁷³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224

戒尺是一根毛竹片子，既寬又厚，打在屁股上又痛又麻又辣，挨揍時，老師怒說一聲：「搬橈子來！」那是你大限已到，玉皇大帝也救不了！橈子搬來，放在先生座位一側，雙手扒開庫子趴上橈子，口中還說：「請老師責打。」老師一鞭下去，直痛得殺豬般的吼叫，白白的小屁股蛋上，馬上鼓起一根兩寸寬的紅板印子。打完了，再把橈子搬回去。老師把書本子順手一扔，扔多遠就多遠，若是用力扔到了天井裏，那你便得跪在天井裏的青石板上背個夠。²⁷⁴

從這裡可以看出舊時的私塾教師管教學生的權威，學生們有多麼敬畏不敢造次。這位老師詩才敏捷，與同好會文，以一炷香為準，常常香未燃到一半，他便寫好了。他有時興來一口氣寫七八首詩，原韻或異韻，貼在黑板上要學生步和，和得好的當眾獎勵，和得不好就逐一指正缺點，學生們也就多少有所進益。進先生與同鄉左杏村先生是同好，兩人不但是詩友、文友、酒友，也是同有阿芙蓉癖之友。

兩個老師都抽一口，而人不碰頭則已，一見面，先躺到床上吸一筒，其實我的老師抽大煙很少明火執仗，他必須吞泡子才過癮，而且是生煙土做的，普通人吃一米粒大的泡子就會中毒嗚呼哀哉而亡，而我的老師卻每天要吞十幾顆，而且煙泡子一下肚，精神陡然上來，活像吃神丹仙藥，老師的煙泡子放在炒米筒裏，黃黑分明。²⁷⁵

我們對於以往抽鴉片者的認知是頹廢、不事生產，甚至敗家喪身，但是「進先生」所呈現出來的，卻又是另一種形象。張氏宗祠的春秋二祭，連張拓蕪德高望重的祖父都只夠資格坐偏廳，然而「進先生」的座位卻是在正廳裏，因為他熟諳禮儀，

²⁷⁴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83

²⁷⁵同註274。頁187

他是當然的贊禮者，從祭天到祭祖，所有的儀式程序都是由他策畫擬定的。足見他在鄉里的地位。張拓蕪對於吸大煙老師一舉一動的描述，十分傳神。這樣有學問而風雅的老師，每到了春天，便會帶著全班去山野走走郊遊採青一番。

我們的老師是位詩人又是位酒仙，踏青時，總要令大班的學生提提籃，裏面是一錫壺酒和幾碟小菜，……但老師志在酒而不在菜肴，喝得起勁，乾脆連杯子也扔了，端著錫壺就著嘴痛飲一番。然後靠在岩石或大樹旁一聲不吭，我們學生知道，老師正在構思詩篇，那時既沒有鋼筆，也沒有原子筆，帶毛筆是很不方便的，便祇有口占。回到學堂，老師把詩寫下來貼在告示牌上，叫大家抄了去讀。題目大致是：「丁丑杏日，偕諸生四顧山麓尋春口占」，或「戊寅春三日攜諸生採得野花歸」等等。²⁷⁶

這樣饒有古風的情境，真是令人神往。然而時代畢竟大不同，「進先生」遭逢到了時代的衝擊。當時各鄉各地大都成立了中心小學，后山鄉的中心小學就設在張氏宗祠旁，中心小學的張校長是「進先生」的親姪兒，來找了他兩次未遇後，抱走了他桌上的那部綱鑑。這個舉動，「進先生」的反應異常劇烈，他一連罵了十幾聲「畜生」後，倒在椅上口吐白沫。大家連忙又是薑湯又是酒的把老師救了回來，雖然教學嚴格，但是一向為人和氣的老師居然因為這樣看似無足輕重的小事惹得大發雷霆。我們可以想見一位畢生執著在古書經典中的老學究，一旦權威被質疑時的激動憤怒。張拓蕪寫得生動，也寫得真實。師母勸慰老師，老師卻忍不下這口氣：

婦道人家，你懂甚麼，他是來封我的學堂。打從孔夫子到如今，從來沒聽說過侄兒封叔叔，學生封老師的學堂的！這以後，我還有臉在后山鄉呆下

²⁷⁶張拓蕪：《代馬輪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64

去嗎？人家會說，進先生教育失敗，他傳的甚麼道，解的甚麼惑？²⁷⁷

所謂的「封學」有點類似武館的「挑招牌」，通常是私人對私人的塾館當面比文，輸的一方就只有捲舖蓋走人，在蒙館上貼封條。但這都是私人對私人，未曾聽說縣立學校來封私塾的學。老師與師母去祠堂祭祖，開了平時不輕易開的祠堂中門，準備要議大事。大家準備要動用法，來懲治這位忤逆不孝的校長了。結果縣裏來了督學說情，說這事不能怪校長，而是縣裏的命令。明天他會親自到培英學塾來賠罪。果然，第二天校長的母親牽著校長的手，一見進先生就叫校長下跪：

老師竟是理也不理，偏著身對老太太說：「我教了這麼多年的書，竟教出了這樣的學生，我真慚愧，我這個當老師的是徹底的失敗了！愧對至聖先師！嫂子教兒子也失敗了！」老太太只是說：「進先生，該我慚愧，我沒有把這個畜生教好！」²⁷⁸

從此處可以看到，進先生爲了捍衛舊學制的尊嚴，也捍衛著他自己的尊嚴，他會氣到口吐白沫昏厥，會嚴重到開祠堂議事，一個舊儒對於舊制度的執著由此可以想見，而且有這樣看法的人並不限於他自己，包括張拓蕪的祖父、鄉里耆老，大家還無法接受新式學堂，在清末民初之交，這樣的衝突絕對不只於后山鄉一地。幸而縣裏來的督學嘴甜，聲明希望進先生把啓蒙的毛頭孩子交給縣立中心小學，而以進先生地方大儒的身分，專教讀經的學生就好了，一席話說開了進先生原本嚴若寒霜的臉，這件事有了圓滿的解決之道。其實三年後，進先生就自動解散學塾，他的獨子竟也到中心小教國語去了，足見時代的洪流，任誰也無法抵擋。

²⁷⁷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226

²⁷⁸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228

民國三十九年張拓蕪在新生報上讀到共產黨在安徽的屠殺名單，駭然見到了進先生的大名列於其中，原本還不敢肯定的，卻又看到老師獨子的姓名。張拓蕪也只能跟班長借了一塊錢買了紙錢在砲陣地焚祭，恭恭敬敬朝西方磕了三個頭，算是對曾經啓迪他良多的恩師的最後一次報師恩了。

（三）二伯父張元祥

這位二伯父並不是張拓蕪的親伯父，而是同族親戚，與張拓蕪家走得近，所以彼此相熟。二伯父是個逍遙自在的人，成天養狗、養鳥、騎馬，活蹦亂跳很會玩樂，「梭哈」、「羅宋」這些西洋賭具也是由他帶進后山鄉的。他最寶貝的東西，就是后山鄉唯一的一台留聲機。上自鄉長下至鄉民大家都是頭一回看到，聽到小木箱會說會唱、會敲鑼打鼓拉胡琴，真覺得奇妙無比。

二伯父的心目中只有一個梅蘭芳，嘴裏常常就學著梅蘭芳從留聲機裡唱出來的腔調，他房間裡貼的都是古典美人畫，像昭君和番、黛玉葬花、三笑姻緣等，他把那些美人都當成了梅蘭芳，嘴裏說的鼻子哼的全都是梅蘭芳。放留聲機時，張拓蕪父親與二伯父討論，認為梅蘭芳比家鄉演出的旦角「千里紅」好聽多了：

「他給梅蘭芳提鞋也不要！」「他是個男扮女裝，哪能跟梅蘭芳比！」「這輩子要看不到梅蘭芳一面，死了也不閉眼！」「可是梅蘭芳不來我們這小地方呀！」「唉！」二伯嘆了長長的一口氣：「也許我真的閉不上眼了！」

279

二伯真的迷了心，留聲機除了梅蘭芳的唱片外，其他全砸了。二伯母認為他中了邪，說是要請道士和尚來作法驅邪。最後，他決定一定要想辦法到上海一趟，

²⁷⁹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39

親眼看看梅蘭芳。恰好二伯父家有一批茶葉要運去上海，他千求萬求總算討到這份好差事，沒想到這一去除了一封信外就再也沒二伯的消息，來往交通的蕪湖因為水大，常發生沉船的事，半年多過後，正當大家都認定二伯已經葬身湖中，二伯卻奇蹟似的跟著張拓蕪祖父回來，出現在張拓蕪家中：

休息的時候，二伯又抽了一袋煙，還沒有起身的樣子，祖父說：「元祥，你可以回去了。」「不行啊，輝叔，我爹會揍死我的！」「揍死也要回家，在我這兒，像甚麼，也許今晚會沒事，明天一早，我過去拜會，順便替你說說情，你爹會賣我這個老面子的。」二伯遲遲挨挨、畏畏縮縮的回去了。祖父嘆了一口氣：「唉，年輕人真是荒唐！」²⁸⁰

原來這位二伯爲了等梅蘭芳南下演出，等了半年，無所事事之下花光了兩三千大洋，最後只好討飯回來，二伯的父親文選公氣到鬍子根根戟立，大罵畜生，二伯被手腳四蹄捆在一起，吊到了老樹上。先是大嚎大叫，到最後沒了聲音，最後好不容易放下來，只有攤在地上喘氣的份。事後張拓蕪的父親對二伯問起這段經歷，疑惑他爲何可以花了這麼多錢，二伯回答：

「天天等梅蘭芳，天天等不到，只好跟著棧房裏的跑跑馬廳，看回力球，回來就學著打洋牌九、洋麻將。」「洋牌九？是外國人打的嗎？這可沒聽說過。」「是硬壳紙做的，有愛司、老開、皮蛋甚麼的，我可以教你。」
「等到梅蘭芳了嗎？」……「一來錢花光了，你沒聽輝叔說我是討飯回來的嗎？二來我太失望了，不等了。」「失甚麼望？」「梅蘭芳是個大男人！」
「男人！？」父親也大吃一驚！……「花了這麼多錢，回來一頓毒打是註定了的，但我這頓打挨的冤！原來是個男的，而且連男的也沒看到。」²⁸¹

²⁸⁰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44

從此段對話可以看出一個充滿好奇又耽於逸樂的二伯，寧願挨打也要看梅蘭芳的「壯舉」，但是最後的結果又是如此出乎所料，讓大家驚嘆不已。梅蘭芳再也想不到竟會有這麼一個癡傻的年輕人爲了看他而發生這場鬧劇吧！而從悲劇變成喜劇，其中二伯天真執著的形象，那個年代民智未開，鄉下資訊封閉的情境，也就原原本本地呈現出來。

張拓蕪在散文中，充滿著對於人物的敘述，一位長官、一個朋友，他都可以勾勒出音容笑貌來。雖然他不常專就某人做大篇幅的敘寫，但是從點滴片段中，這些人物已經躍然紙上，即便他們已然故去數十年，但是他們所發生過的事，卻仍然像在眼前出現一般。

二、活用語言對話

（一）活潑的語言

張拓蕪在軍伍的生活，走遍大江南北，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同胞，遇見過三教九流的人物，不同背景的出身，所表現出來的也就大不相同。張拓蕪在描寫這些人物的時候，用了許多觀察的功夫，將他們的神態、所說過的話語生動呈顯出來。

軍中流傳的粗鄙語言俯拾皆是，要表現得活靈活現又不會予人閱讀時有不快之感，就要看作者選材的方式了。就像「雷排長」罵人的髒話有一籬筐，如：「先人囉！」張拓蕪就爲之註解：「這個『先人』是簡稱，照『全銜』應該上下各加兩個字，這四個字太髒了些，所以我就省略了吧。」²⁸¹此外，提到軍中發誓的特殊言語，張拓蕪寫道：

²⁸¹同註 280。頁 150

²⁸²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 年。頁 41

當你把這個事實告訴貴兒時，他會毫不動容的反駁：「你敢打包票說他花的是自己的餉包？叫他一隻手掰屁股一隻手指天發個誓看看！」……（這種發誓方式，由來已久；我在當新兵時就聽老兵這樣說了。可是到現在我還沒弄清楚，想來或許是下里巴人一種特殊而嚴重的誓證型態，當兵的都會這麼說，但誰也沒弄清楚過。）²⁸³

這些奇言妙語，當年就令人一頭霧水，就像此位雷排長愛說的一句「球戳皮臉，萬福來朝」，語詞欠通，沒人懂其涵義，但卻確確實實存在過，如同軍隊裡的另類「密碼」，文人雅士所不願為，不是身在其中，實在難以解讀。又比如：「在軍中若是聽到一個兵說『媽的，今天被排長照了個半身照』那表示他閣下犯了錯，被罰了跪；若是『照全身』就是被罰站。」²⁸⁴外人若聽到這些對話定是一臉茫然不知所指為何。此外，軍中還有一種「老兵油子」，張拓蕪是這樣描寫：

他們一個個精得像猴子，滑溜得像泥鰍，他們開溜了你即使是福爾摩斯、陳查禮也抓不到他們，他們是老兵油子，這句話說是貶抑，也是恭維，是老油條的意思，卻又並不盡然：老油條是回鍋再炸一次的油條，又酥又脆，但若是冷落了一天，它變得又皮又韌，嚼起來很是費勁兒。老兵油子是既老又油，老是老奸巨猾，油是油里油氣，外帶油腔滑調，若是不得其方法，這種兵最不好帶，若是你不幸碰上一個班有這麼三五個，管教你少活個三五年！²⁸⁵

「老兵油子」中以四川人為最，四川部隊中每個人都會一些「油話」，所以耳濡

²⁸³張拓蕪：《代馬輪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39

²⁸⁴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225

²⁸⁵同註283。頁55

目染之下，其他省籍的兵也跟著學會了。

比方說：周圍團，跑不營（贏），蘿蔔師（絲）三級單位，是含有不屑的意思，一般人可能聽不懂。溜溝子是拍馬屁，川語溝子是指臀部；灑罈子是開玩笑，疼、疼、疼，是算了罷。（這一個字要分三個音發出來才逼真。）至於先人板板、龜兒子等等，那是最普通最常聽見的罵人語。這些口頭禪不是道地的川語，而是經過了轉化了的軍語。²⁸⁶

張拓蕪在軍中也曾待過康樂隊，有一回輪到容易忘詞的副隊長演戲，他在台上又忘了詞，只好走到窗口向提詞的人輕輕地說一聲「提詞兒」，但是窗外那個預先安排好提詞的人完全沒聽見。因為他提詞的位置正對著女演員的化妝室，也許正在欣賞女演員換裝看得入神，於是副隊長忍耐不住了：

這樣往來走了四五次，台下已經有人竊竊而笑，台上的人也知這個戲砸定了，而砸這個戲的便是身兼導演大任的副隊長自己，副隊長有點掛不住，再走到窗口去，突然舌綻春雷般的大吼一聲：「日你先人，龜兒子提詞嘛！」這一大吼，連中山堂外面的衛兵都聽得見，當時引起全場大笑，這場戲演到半程就完了。²⁸⁷

這些粗鄙的軍隊用語，不登大雅之堂，常常還具有喜劇性的效果，但是這些人物，卻因此而更鮮活起來。楚戈就曾經說過：「在這樣的文字中，張拓蕪為台灣的散文樹立了一種新的里程碑，去掉了那外表華麗而內容空洞的虛飾。……不幸我們的戰鬥八股文藝，常常故意弄得道貌岸然，所有的英雄都是一種虛像。只有張拓蕪筆下的小人物才是有血有肉的真實的英雄，他們有私心，有個性，有好

²⁸⁶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69

²⁸⁷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23

惡，他們為國家獻出一切。」²⁸⁸是說髒話的粗鄙丘八又如何？是令人頭痛的老兵油子又如何？一旦到了戰場上，這些人卻必須背著數斤重的裝備，冒著風雪或酷熱前進，在槍林彈雨中衝刺，這些是那些在後方搖扇呼口號的文人雅士所不能領會的！

張拓蕪的記憶百寶箱中，藏有許多俗諺與俏皮話，信手拈來，行文的節奏變得更活潑，更富趣味性。比如有描述軍中瘡疾的：「能吃能拉能睡覺，就是不能拉大砲。一忽兒冷得直打戰，一忽兒恨不得把火爐抱。」²⁸⁹有嘲諷諷刺軍中各項職務的：「文書的屁股號兵的嘴，擔架兵的肩膀傳令兵的腿，副官的馬屁司務長的鬼。」²⁹⁰有提到補襪子的：「襪子不上底，黃帝都穿不起。」²⁹¹有鄉間兒童嘲弄同伴衣服亂穿的：「長袖子，短套子，裡面裝個小囤子，這般成個啥樣子，活脫是個小痞子！」²⁹²還有張拓蕪家鄉父老流傳的俗話：「三代不讀書，放出來一籠豬！」²⁹³種種有趣的俗諺俏皮話，不但豐富強化了語言的涵義，更呈現了時代的風貌。

在行文布局時，張拓蕪也喜歡用俏皮話或歇後語作為行文的註腳，增添段落的餘味。比如說他寫民國五十一年時調到馬祖服了一年半的役，眾老友們都望穿秋水，期盼他能帶些好酒回台灣：

回到林口，好友們在福利社擺一桌為我接風、洗塵。那是鴻門之宴，不好吃，吃了要有所回報，他們所期望回報的也就是酒，這我是玻璃人吃螢火

²⁸⁸楚戈：〈真實就是一種美：讀《代馬輪卒手記》〉，台北，《書評書目》，1977年10月

²⁸⁹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42

²⁹⁰同註289。頁74

²⁹¹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54

²⁹²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203

²⁹³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150

蟲——心裡雪亮。²⁹⁴

又如在說到對於蘿蔔的種種回憶時，他引用了一句北方落子戲中有關蘿蔔的歇後語：「臘月裡的蘿蔔——凍（動）了心」²⁹⁵，而他對吃蘿蔔更是別有心得：

蘿蔔要連著皮吃才夠味。我看不得人家吃蘿蔔削皮，我把削掉的皮收攏、洗淨、曬乾，然後放些辣椒粉、蒜瓣、鹽、糖等醃起來，三四天後取來佐稀飯，既香又脆的，那是無上妙配。我一面嚼著人家丟棄的蘿蔔皮，一面暗罵著：收生婆摸屁股——外行！²⁹⁶

當張拓蕪的過去的同袍「趙排附」想去考優秀、資深士官的晉升考試，結果卻是鎩羽而歸時，他是這樣描述的：

他是老排附，從列兵、副排長、班長這些經歷爬到排附，要是考的是步兵官，他出色當行，我們考的卻是運輸官和新聞官，我們的趙排附這可難倒了，他是桿麵杖吹火——一竅不通！²⁹⁷

張拓蕪自言待了二十幾個部隊，卻幾乎沒有長官賞識他。而其中尤以一位杜連長看他最不順眼，讓他無可奈何：

四十三年部隊大改編，我編進了一個運輸單位，命不好，運也乖歹。這位連長大人，比以前任何一位連長都要看我不順眼，他那張撲克臉，本來就不怎麼教人欣賞，而他一看到我，整個五官像是被一個大秤錘拽著——全

²⁹⁴張拓蕪：《代馬翰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57

²⁹⁵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68

²⁹⁶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68

²⁹⁷同註296。頁134

往下拉了，沒事兒就拿我窮開銷，雞蛋裡盡挑骨頭。……反正是，他每天都拿一根筷子吃藕——專挑眼兒。²⁹⁸

這樣的段落結尾方法，簡潔有力，很有說書講古的意味。除了能將前文文意收束之外，歇後語的出現，更能留給讀者一種細細咀嚼回味的感覺。

林林總總的歇後語，在張文中俯拾即得。有諷刺某人好色的：「他是陰丹士林——永不褪的！」²⁹⁹說到自己坐公車買半票的經歷則是：「已經是老太爺的棉被——蓋有年矣。」³⁰⁰說到自己的口拙是：「我的口齒很笨，非常的不善言詞，在許多要說話的場合我都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³⁰¹自嘲自己因為行動不便，出外有時不得不搭計程車的狀況，他說是：「叫化子放火——窮燒！」³⁰²這些用語，是張文的一大特色，除了顯現張拓蕪雖然一向自謙沒有學問，卻其實腹笥甚豐之外，更是讓文章畫龍點睛、逸趣橫生的法寶。

張拓蕪在接受訪談時，認為自己是個粗人、俗人，本來就是下階層的人，所以他運用的語言文字就是他所熟悉的，他就是他，做人是如此絕不扭捏作態，寫文章也是如此：

這些語言文字就是我們平常講的、用的，有人還批評我這樣是粗鄙庸俗，叫我寫高級一點，可是我的資質、根基都很差，要高級也高級不起來，身旁熟悉的比較好下筆。我朋友說我專寫這些雞零狗碎的，但是塵俗人間的雞零狗碎難道就一無所取嗎？……我不寫我週遭所知所悉所熟所親的人

²⁹⁸同註 296。頁 146

²⁹⁹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 年。頁 70

³⁰⁰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 年。頁 121

³⁰¹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 年。頁 239

³⁰²張拓蕪：《代馬輪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 年。頁 131

、事、物，反而去做一些自己一無所知的事，這豈不是本末倒置！³⁰³

（二）對話的運用

張拓蕪的散文中經常使用對話，很少只用通篇平面的描述，他喜歡藉著人物的說話來表現、強化文意。張拓蕪當年在台南營區時，陸軍總部派人要來挑陸軍儀隊的預備人員。

正在挑的時候，我心裡直打鼓，一面跟鄰兵士官長說：「千萬別挑上我！」

「放心，沒你的份兒，要是選賣炊餅的你就夠格了！」「好小子，你罵我是武大郎！」「照照鏡子吧，五短三短的，你以為你像潘安嗎？」³⁰⁴

兩個人諧趣生動的鬥嘴，使文章活潑生色不少。在〈祭文〉一篇中也有類似的趣味，張拓蕪談到了有關祭文的種種，全文結尾敘述與同伴參加喪禮後，在返程與同伴討論中喪禮中多為湖南人用湖南腔誦讀祭文的奇特現象，兩人有一番對話：

「也說不定，可是我也奇怪，你怎麼關心起這種事呢？」「老了的關係。像你我這種年紀，吃喜酒的機會越來越少，白色炸彈卻不絕如縷，我無事不關心，尤其對這碼事更關心，因為死去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譬如那天你老哥駕返道山……」「呸！呸！呸！你為何不說你先……」「你一向爭強好勝，容不得別人在你前面，小弟豈敢僭越。」「不，這次我讓賢。」「不敢，老大哥您先請！」³⁰⁵

明明是有年紀的人在討論生死大事，應該沉重而無奈，但兩個人的對白卻是詼諧

³⁰³許張吉：《張拓蕪的散文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2007年。頁138

³⁰⁴張拓蕪：《代馬輪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120

³⁰⁵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221

逗趣，表面上有禮客套的話語中，其實都在打趣對方。兩位老者的友誼，不言可喻。這樣的意趣，若不是用設計對白的方式，一定無法如此自然生動地呈現出來。張拓蕪也曾寫到與同患中風病的病友抬槓：

「得中風病的，應該是有錢人，像我，哪夠資格！」「可是你偏偏得了，怎麼說？」……「有錢人雇得起特別護士，除了在這裡做復健，回家也可以請人來馬殺雞，最重要的一樁是：不必擔憂妻兒家小的生活，安安靜靜的養這種富貴病。」「誰有一百億新台幣，得了這種病也別想安靜，說富貴病也真是富貴得很，能吃、能拉、能說、能睡，就是他娘的不能動！」

「甚麼富貴不富貴啊，得了這種死也死不掉、好也好不了的病，一拖十來年，你有百萬家當也會折騰個精光，這是窮病！」³⁰⁶

在這些對話中，話語雖然輕鬆，但是卻讓人更可以體會到中風患者內心的苦痛，這些病友的抬槓，不只是閒磕牙而已，蘊含的是對命運不公平的吶喊，心知必須接受病殘的事實，但是藉由同病相憐之人的討論，不知不覺也抒發了不少鬱悶之情，聊借「富貴」一詞來自我解嘲。

當年在部隊中的種種，張拓蕪除了直述回憶外，也常用對話言語來呈現：

兩枝槍給老莊摸了回來，真正是神不知，鬼不覺，第二天，毛參謀看見莊寶山，食指勾起來刮他一下鼻子：「狗日的，我摸你的哨，你又摸我的槍，下次別給我碰上，下次我把槍交給參謀主任，教你狗日的吃兩個星期的鹽水飯。」他又指指我：「還有你，打呼打得三塊厝都聽得到……。」三塊厝在三民區，火車站那兒，走路要個把鐘頭。湖北人常把「日」字唸成捲

³⁰⁶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93

張拓蕪部隊裡的毛參謀是湖北人，他罵人、刮鼻子都是親暱的表現，不是真正發怒。「鹽水飯」是關禁閉懲罰的代名詞，因為禁閉時，餐食只有半碗飯澆上半碗鹽開水，飯、湯、菜全部包括在這裡，是難以下嚥的。這番言語夾雜了飛白法、誇飾法，於是這個罵人的場面，當然就活靈活現起來了。

還有一位總是採取感化政策的歐排長，他每次輪當值星時，開口的訓詞總是這一套，難得改幾個字：

各位同志：誰也不是七十二賢，三十六聖，誰也沒把誰的孩子丟在井裡，誰跟誰也沒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誰的雙手也不會寫八國的英文，誰也沒見過羊上樹，要是羊能上樹，那是天下奇聞，我就不信這個邪！完了，解散！³⁰⁸

這一番怪異的訓詞真是教人一頭霧水，不知重點為何，但是歐排長次次都講，講到所有弟兄都能琅琅上口，也真是奇事一樁。令張拓蕪事隔許多年後都還能背誦出來，讓後人知道曾經有過這樣絕妙的講話場面，大家還得正經地聽完訓詞再解散，光是想到這樣的情境就令讀者覺得妙趣橫生了。

此外，在描述人物時，適時地加入對話，也更可以凸顯人物的精神。張拓蕪父親與愛玩的二伯父張元祥之間的一段對話，因為彼此熟稔，所以可以直言無隱：

「大雪紛飛的時辰，你不會在家搗火爐子享福嗎？」「要出去一趟。」「又

³⁰⁷張拓蕪：《代馬輪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98

³⁰⁸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22

不是催租要債，真是！」「你哪懂，我這件藏青面子挑花緞子的皮袍，這條圍巾，這頂風帽，這雙靴，全是為這匹馬兒配的。要不在這粉粧玉琢的大雪天出去跑跑，那……」³⁰⁹

從這位二伯父的言語中，已經可以想像他是個不願「錦衣夜行」的人，凡事一定要弄得風風火火才覺得值得，才會心滿意足。有了這些對話，人物的性格特質更容易呈現出來。

在當年抗日戰爭期間，日軍每攻占一地就會在淪陷區成立「維持會」，找當地最富有或有學問、孚人望的人出來擔任維持會長，製造百姓服從日人統治的假象，但是稍有風骨原則的人，都不願出來做「漢奸」。張拓蕪家鄉附近安徽宣城縣的首富「崔瞎子」，就成爲日軍想拉攏的對象。日人與汪偽政權的人找他出山時，崔瞎子雖然不識字，但是話語卻很尖銳，寧死不肯做漢奸：

「如果老先生堅持不出山，那就請令長公子出來如何？」「開玩笑！老子不願意當漢奸，難道兒子就會幹？告訴你，我崔瞎子的子子孫孫都不會當漢奸！永遠永遠的不會！」「崔瞎子，你不要不識抬舉，我們會有辦法對付你的！」「我知道啦，這把年紀也不是白活的，綁我的票？」「你怎知道？」
「老套，……要什麼都可以，就是幹漢奸不行！我死了要去見列祖列宗的呀，當了漢奸怎能去見老祖宗！……我們崔家雖然好多代都沒出過有學問的人，可是我可以拍胸膛：崔家子孫絕不會當漢奸！」³¹⁰

這位宣城首富「崔瞎子」，雖然不識字，但是卻有著令人敬佩的氣節。這段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如果只是由一般的敘述，絕對呈現不出來他的勇敢，

³⁰⁹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34

³¹⁰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111

由這段對話，可以凸顯出當時形勢的嚴峻，以及崔瞎子不屈的精神。雖然他果真因此被送進諜報隊隊部，飽受了一頓拳腳，渾身青紫還被打落一口門牙，逼著他還要出一大筆錢，他寧死不從，幸好有當地仕紳的奔走才把他營救出來。藉由這些對白，不但使行文更富變化，也使得人物形象更為立體，諸如此類例子，在張文中不勝枚舉，也是張文的一大特色！

第二節 情深意摯的描寫

張春榮在論散文時曾說過，現代散文的特色可以分為：「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趣」、「言之有味」。而在「言之有趣」中，所有的趣（包含辭趣、情趣、理趣），都必須奠基在真誠上：

真誠是登入散文國度的通行證。只有「溫暖的心，冷靜的腦」（高希均語），才能讓散文之辭趣綻放迷人的語境；只有生命熱量的誠懇投入，才能讓散文之情趣與理趣激射出飽滿魅力。³¹¹

而張拓蕪的散文，正符合了張春榮所言的「真誠」。原因就在於張拓蕪這個人一向就是個最不喜矯飾、最不喜爭權附利的坦蕩血性漢子。他當年曾被文藝圈的詩人好友們戲封為「毒公」，與辛鬱的「冷公」、楚戈的「溫公」、商禽羅馬的「歪公」並稱「四公」。他的摯友兼恩人趙玉明就曾說：

毒公有毒公的美德，嫉惡如仇，他的朋友作錯了甚麼，他生起「毒氣」，一點也不留餘地，當面開消；如果沒有錯，別人要說他朋友半個不是呀！嘿嘿！他會轉八十九個大彎，也要拿回那點面子，一旦列為他的朋友，

³¹¹張春榮：《現代散文廣角鏡》，臺北：爾雅出版社，2001年。

也是「終身職」，他找你，理直氣壯，如果該他辦的事不去找他，你也就有得活罪好受！³¹²

「溫公」楚戈也是最了解張拓蕪的好友，與他相交多年，知他甚深，因此他能看到張拓蕪作品中的那份真實之美。

原來在他的幽默而真實的故事中，有一種尊嚴存在，一種人性的尊嚴在幽暗的世紀、在苦難的歲月發出一種熠熠的光輝。這光輝存在於他的樸實渾厚的個性中。看拓蕪的文章，你有時忍俊不住的要發笑，但在微笑中，你找不出一丁點兒輕蔑，這些小人物就是挨了扁擔，揍人的與被揍的都存在著一種如此可親的人情味，一種親密的袍澤的情誼。³¹³

而老友洛夫，也說明了張拓蕪是怎樣的性情中人：

其為人也，恩怨分明，嫉惡如仇；記得他從前有位同事，善於逢迎，對朋友不守忠信，寫文章每多抄襲，拓蕪不僅打心裏鄙視此人，且每每形之於色，乃至言語相加；當此人帶著笑臉稱他「拓蕪兄」時，他必定拂然而怒：「誰是你的兄，你是誰的弟？」「和我稱兄道弟，什馬東西！」這又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了。³¹⁴

張拓蕪曾經為劉俠的《杏林小記》寫序，因為劉俠、三毛與他是「三劍客」，是摯友。所以彼此的相知自不待言。他說劉俠：

³¹²趙玉明：〈消遣張拓蕪——代馬輪卒的書和人〉，台北，《聯合報》，1980年12月28日。

³¹³楚戈：〈真實就是一種美：讀《代馬輪卒手記》〉，台北，《書評書目》，1977年10月。

³¹⁴洛夫：〈真人都說實話〉，收入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年。頁7

劉俠的文筆是絕頂的，不是那種又濃又艷的的裝扮，她是本本色色樸實無華的。古人說文如其人，唯劉俠當之無愧。有的人生成一副小嗓，偏要作黃鐘大呂黑頭式的吼唱；有的人本是個土老憨，偏偏學那種洋腔洋調，彆扭得教人受不了！劉俠就用他的平平實實生命，唱她平平實實的生之歌。

。 315

雖然這是張拓蕪對杏林子作品的讚揚，但是文中流露出來的那一股求真意精神，未嘗不是張拓蕪的「夫子自道也」。在他作品中，常常是真情流露，以下將以「蓮子」、「老孫」、「兩同鄉」、「鍾阿叔」四段描述來呈現。

一、蓮子

張拓蕪的情感描寫中，予人印象最深刻的，當然就是他與家鄉表妹「蓮子」之間的一份情義。

「蓮子」其實是張拓蕪大舅舅的女兒沈蓮子，也就是他的同年的親表妹。「蓮子」是她的小名，張拓蕪的小名則是祖母取的「荷花」，這樣一對荷花與蓮子的小名，是如此湊巧。蓮子從小與張拓蕪指腹為婚，六七歲就住到張家來當童養媳，預備長大後與張拓蕪成親的。民國二十九年春天，十二歲的張拓蕪因為受不了後母欺凌憤而離家做油坊學徒，毅然決然出走，從此與蓮子一別就是四十八年。

十二歲那年那個春寒料峭的清晨，我提著小包袱躡手躡足地正要從側門溜走，一眼卻瞥見妳正在廂房裏掃地，我招招手，妳走過來。我只說了一句：

³¹⁵張拓蕪：〈生命的歌唱就是一種福音〉，收入杏林子：《杏林小記》，臺北：九歌出版社，1979年。
。頁5

妳要好好照顧梅子（我的胞妹）就出門了。那是我們四十八年前分離時的最後一句話，我來不及多說一句「妳保重」；妳也不來回一聲「自己多小心身體」，妳不知我要去何處，其實我自己也茫然。³¹⁶

雖然兩人從小就心知對方是將來的另一半，但是畢竟都還是孩子，所以也不懂得互道珍重，更怎麼也沒想到命運的捉弄會使兩人從此相隔天涯，婚姻之約早已成泡影。對張拓蕪而言，對於蓮子的情感與其說是愛情，倒不如說是親情，是一份虧欠憐惜之情。他自言與蓮子唯一的一次「肌膚之親」，竟是打了她一個耳刮子，原來是當年後母折磨張拓蕪的親妹妹「梅子」，他怪蓮子沒有照顧好親表妹，任外人欺侮。這個耳刮子張拓蕪記到如今，想必是心懷許多歉意吧。

蓮子是個可憐的女子，她每天都是做牛做馬的做個不停，從小做到大，而我也從未關懷過她，她當然指望在我身上，而我連年在外，音訊全無，生死茫茫，她原本有個茫茫的盼願，不管我生、我死，死了就做個望門寡罷，也總算落了個名份。而我音訊全無，生死未卜，她有個什麼指望，什麼盼頭呢？³¹⁷

蓮子直到三十歲才被張拓蕪的父親強迫出嫁，因為張拓蕪早就音訊全無，眼看著蓮子年華老大，張拓蕪的父親覺得對她虧欠，就做了主婚人逼她嫁了出去。四十八年後張拓蕪與家鄉親人重新連絡上，蓮子知道張拓蕪已殘廢又離婚，只有唯一的兒子相依為命，便一再表示要來照顧他們父子，但是她一個沒見過世面又不識字的鄉下老嫗，怎麼可能千里迢迢到得了台灣，又怎麼在台灣生活？她替張拓蕪父子縫了兩雙布鞋，託人從香港寄到台灣給他，雖然因為不知腳型，所以張拓蕪穿不下這雙布鞋，但是這份情義，又豈是穿在腳上才感受得到呢？

³¹⁶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35

³¹⁷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148

好友詩人洛夫也是位至情之人，聽聞張拓蕪言及此事，仿蓮子的淺白口吻，將之寫成一首〈寄鞋〉詩：

間關千里 / 寄給你一雙布鞋 / 一封 / 無字的信 / 積了四十多年的話
/ 想說無從說 / 只好一句句 / 密密縫在鞋底

這些話我偷偷藏了很久 / 有幾句藏在井邊 / 有幾句藏在廚房 / 有幾句
藏在枕頭下 / 有幾句藏在午夜明滅不定的燈火裏 / 有的風乾了 / 有的
生霉了 / 有的掉了牙齒 / 有的長出了青苔 / 現在一一收集起來 / 密
密縫在鞋底

鞋子也許嫌小一點 / 我是以心裁量，以童年 / 以五更的夢裁量 / 合不
合腳是另一回事 / 請千萬別棄之 / 若敝履 / 四十多年的思念 / 四十
多年的孤寂 / 全部縫在鞋底³¹⁸

千里寄鞋的情份已經讓張拓蕪感懷悲痛，加上名詩人洛夫這首情真意摯的詩，更令張拓蕪讀後不能自己，涕泗滂沱。事實上，除了洛夫的這首詩之外，另有作家楊子寫的〈啼時驚妾夢〉以及作家季野的詩〈布鞋的回音〉兩篇作品做迴響，皆收入張拓蕪《桃花源》書中。張拓蕪心中吶喊著：

蓮子，我們應該成為一家人，無巧不巧，我們的乳名竟取得一個樣（荷葉蓮花藕，神仙老虎狗），然而被時代和我們個人的命運捉弄，不但一家人成為空談空笑，而且生死兩茫茫的乖離睽隔了四十餘年，我們一直啃噬、痛飲這歷史悲劇的苦果與苦水！我們何其不幸！³¹⁹

³¹⁸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19

³¹⁹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40

等到張拓蕪返鄉見到了蓮子，已然是一老嫗，「她比我小兩個月，看來卻比我老十歲，白髮皤皤、皺紋縱橫，又掉落左邊半口牙，模樣老得令人酸鼻；但想想自己又是怎樣的一副非人相貌！」³²⁰她還是默默在旁照顧張拓蕪，替他放水洗腳洗澡，數十年的光陰過去，早已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這份哀傷的感受，張拓蕪藉著這段真情真意的獨白，心痛不已。無怪乎論者對張拓蕪的評論為：

張拓蕪的返鄉書寫因此而顯得真誠動人，他的文本裡沒有大山大水的感動，只有親情的激盪與感慨，只有現實人性的觀察與體悟，以及對失落的過去深沉的嘆吟。³²¹

而克己任勞的蓮子，不像其他親人只知道要錢哭窮。她要張拓蕪節省一點存些錢為兒子將來讀高中、讀大學準備學費，為兒子將來成家立業準備基金。「她在鄉下用不著什麼錢，她已窮了一輩子，窮慣了，再窮一點也無所謂。以後別寄錢給家裡任何人。」³²²正是有這樣的情操，一心為張拓蕪打算，真心關懷他，所以那一雙鞋的份量才會更顯得貴重，真情才能表彰。

二、老孫

從民國四十一、二年開始，軍隊為了解決這群年輕力壯的漢子難以啓齒的「生理需求」，成立了「軍中樂園」。在那個保守的年代，這是只能做不能說的事。軍中樂園的開辦，為各級部隊解決了不少的問題，首先是把和民間的男女糾紛減少

³²⁰同註 319。頁 237

³²¹翁柏川：《「鄉愁」主題在台灣文學史的變遷——以解嚴後（1987年-2001年）返鄉書寫為討論

核心》，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 39

³²²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 85

到最低，其次是檢查制度嚴格，為醫官的性病門診減到零，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的醫官都成了性病專科，因為阿兵哥都往私娼館跑，那是性病的淵藪，一發病就扎一針「盤尼西林」。

「阿兵哥，錢多多」，是風塵女子的迷魂湯，阿兵哥的錢並不多，但是他們很容易掏出來；只要妳略略施一點溫功便行。他們既渴又饑，又那麼憨厚老實。……阿兵哥的錢卡好賺哪！³²³

生理的需求，加上精神的慰藉，大兵們克服靦腆之後，漸漸就習慣往「軍中樂園」八三么跑。隊上有個老老實實的上士老孫，總共才去過樂園一次，就看上了裏面的十號阿蘭，阿蘭也看上了他。這一次總共只喝了一杯清茶，連手都沒有碰一下，但老孫是個唯情主義者，竟一見鍾情了。

每到了夜晚，就是老孫寫情書的時間，他就著一張小板凳，一塊圖板就寫了起來，他全神貫注，心無旁騖，我們打百分經常大吵大鬧，他卻充耳不聞，完完全全的沉沒到愛情裡去了。有人嘲笑他跟妓女談戀愛，匪夷所思，他卻一本正經：「人家才不像你們那麼齷齪，再說，她們裏面也出過不少的中帼英雄，梁紅玉不也是這個出身？」「那你是自比韓世忠了？」「也沒麼比不得的。」³²⁴

阿蘭的父母因為欠債，所以才逼她下海，對老孫微薄的薪餉而言無異是天文數字。但是阿蘭安慰他債已經還了一大半，再等三兩年全部還清後她就是老孫的人了。阿蘭在「樂園」中很受歡迎，生意一直是頭牌，大家喜歡她，競相買她十號的票。老孫部隊中的同袍卻很夠意思「但是自己隊上的，與老孫相識的就不這麼

³²³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38

³²⁴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33

做，因為差不多已視為老孫的『牽手』了」³²⁵ 在楊梅這個當時冷冷清的鄉下地方，一個卑微的小兵與一個卑微的妓女就這樣產生了愛情與承諾，阿蘭還告訴老孫：現在的身子是骯髒的，所以絕不讓老孫碰，她的心是純潔的，是屬於老孫一人的。這樣的身分也許為一些道學之士所鄙，但是這種心靈上的真愛卻是誰也不能看輕的。

阿蘭僅僅小學程度，一封信總有好幾個錯別字，但她誠誠懇懇的艱難地規規矩矩、正正方方寫出了那個好難寫的「愛」字，都是非常純情而真摯，非常羅曼蒂克嚴肅而感人的！縱然她是個賣春的女子，他是個士兵，但他們的愛情是高貴而且形而上的；他們總共就見過那麼一面，只喝了杯清茶，並未及于亂，但那個愛字在三生石上鐫刻的好深！³²⁶

大時代中的小人物，心中也是有一份真情真意。雖然部隊中大家一開始還常譏諷嘲弄老孫，但是到後來大家都肅然起敬了，因為若是還抱持著嘻鬧或輕視的態度，只能證明大家的心靈齷齪，比不上為世俗所賤的妓女。部隊中的組長不禁慨歎：比起老孫與阿蘭，其他人大多數還不懂那個「愛」字呀！張拓蕪記錄下這樣的奇事，從他的真實白描中，想必沒有人不希望老孫與阿蘭能終成眷屬的。

三、兩同鄉

張拓蕪從前在充當「代馬輸卒」的時候，總共三十個人編了兩個班，因為拖砲、扛砲都需要很大的體力，所以都是選些年輕小夥子來充任。第一班有兩個死對頭：張明經與章河生。章河生不太說話，什麼是蒙著頭幹，一聲不吭，張明經則經常哇啦哇啦窮叫喚。這兩人個頭都高，所以在班上永遠是兩個排頭，但是這

³²⁵同註 324。頁 34

³²⁶同註 324。頁 34

兩人卻是水火不容：

這兩個人是死對頭，幾乎平均每天都要打一架，直打得頭破血流還不止，給雷排長知道了又少不了一頓扁擔，但是兩個人就是和平不下來，一點點雞毛蒜皮的事就揮拳頭。³²⁷

這兩人有回約好到後山上去打一場，結果值星關旅排長正好在後山廁所出恭，把兩人打架經過看了清楚。

第二天早點名，特別把這兩人叫出列子，叫他們說出為什麼兩個人臉上青一塊紫一塊，兩個人一口咬定是上廁所柱子上碰的。呂排長說「有理三扁擔，沒理扁擔三」趴下來一人砍了三下，章河生認為是張明經犇種，偷偷告了狀，於是，隊伍一解散，兩個人又扭在一起了。³²⁸

奇妙的是，那時也沒人想把他們調開，把其中一個調到另一個連去免得每天爭鬧不休，沒人知道他們何時會休兵，大家就繼續看著他們每天廝打個沒完。日後部隊經過整編，又從大陸調到台灣，之後又開拔回大陸，拆編後的那些老弟兄在蘇北又重新走動來往。張明經來見老連長借錢，一問之下居然是爲了他的老仇人章河生想要吃豬肝麵。大家一頭霧水，一問之下才知道，在一次戰役中，他們隊伍中了土八路的埋伏，張明經不顧排長阻止奮不顧身，把被機彈槍掃中的章河生冒死背下陣來，而他自己爲了救章河生，也受了輕傷。張明經細心照顧章河生，雖然傷好了還是待在兵站醫院，每天背著他大小便，張羅吃食。

老連長問：「你已經健癒了，健癒就該歸建，為什麼還賴在兵站醫院？」

³²⁷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112

³²⁸同註327。頁113

「報告老連長，我走了，誰來照顧章河生？而且連長已經把章河生開了缺，我也要求兵站醫院在擔架排補個名字為了可以照料他。」「你也照顧不了他一輩子。」「能照顧一天算一天，我們是小同鄉，縣挨縣，翻一座山就到，將來有一天，我還要揹著他回家交給他老娘。」³²⁹

這樣的發展真出人意料，在真正的生死之際，人性的光輝才顯現出來。大家原先都以為這兩人是死對頭，兩人確實也天天打個不休，但是他們是多麼的純真，一旦遇到真正的危難，雖然以他們卑微的身分無法「一一垂丹青」，但是卻的確是感人肺腑的「時窮節乃見」。

這一對冤家，想不到竟成了生死交，戰火，使卑微的小人物昇起了高貴、聖潔的靈魂；戰火，把人性都熬成了愛！³³⁰

比照人世中多少所謂好友，不必等到大難來時才各自飛，光是一點名利糾葛，就可能反臉成仇，張拓蕪對這兩個小兵的描述，從一開始的無知衝動，到後來料想不到的發展，讓人感動不已，對人性有了更多的希望！

四、鍾阿叔

民國四十四年到四十五年春天時，張拓蕪的軍隊住在鳳山厝這個小小的村落，它的位置是在楠梓與旗山之間，居民不過百十戶人家，在此張拓蕪與部隊弟兄結識了鍾炳輝老先生，大家都稱他一聲「阿叔」。阿叔阿嬭熱情好客，雖然家境並不寬裕，待他們這些阿兵哥如子姪，殺了雞鴨，腿都留給他們吃，張拓蕪晚上也義務教阿叔的養女補習讀書。

³²⁹張拓蕪：《代馬輪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頁114

³³⁰同註329。頁115

二十多年前，還是個小夥子，兵齡雖已不小，卻仍然在做夢；阿叔認為我該結婚了，便四處為我主動物色對象，那光景，我是中士駕駛士，那幾文微薄薪餉，只夠花一星期的，那能養家活口？且上級有規定，軍人結婚至少二十八歲，我還差一截；這是我的致命傷。阿叔說，生活不用擔憂，他可以負一半的責任，唯有到二十八歲才能結婚的規定，他沒法度。³³¹

素昧平生的純樸阿叔，卻願意關懷他的終生，還甚至願意幫助他養家，讓張拓蕪怎能不感動？阿叔家人丁少，五分水田是替人家種，自己只有七分乾田。種出的甘蔗台糖公司會全部收購不用擔心，但是人丁不夠，用牛車拉不知拉到何時，張拓蕪主動用大卡車載了三趟就替阿叔運光。後來村長要求部隊循這個例也替村民載甘蔗，營長了解到四〇七營和鳳山厝的居民相處得很好，有拜拜都來請吃，一旦有事相求豈可袖手旁觀？於是用兩個下午就把全村全村的甘蔗直接運到旗山糖廠，村民們一個個眉開眼笑，營隊在當地也獲得很好的名聲，這背後都是張拓蕪策畫的。後來部隊遷駐到潮州東岸，大家還是常聯名寫信去給阿叔請安，四十六年春天是阿叔六十大壽，大家準備好了去給阿叔慶生。沒想到大家興沖沖到阿叔家，阿叔阿嬪卻出門犁田去了，派人找回阿叔，阿叔既高興又抱歉：

「今天你們來沖啥？臨時莫準備啦！臨時莫準備啦！」一個勁兒的道歉！把他們擁進了門，點起紅燭，擺了一桌子的禮品，請他上坐，然後組成三排向他鞠躬祝賀。說生日快樂，他瞠目以對，我們改說「慢壽」他才恍然。他說他膝下無子，愧對祖宗。眼眶裏閃著淚光，黃痴萍代表說：「我們十幾個都是你的兒子。」老人家才高興迭聲說：「呷好！呷好！」³³²

³³¹張拓蕪：《代馬輪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139

³³²張拓蕪：《代馬輪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141

誰說當年本省人外省人水火不容？這樣單純而感人的情誼，早已超越了族群，超越了地域，年輕的軍人心胸坦然，純為一片好心，年長的農夫單純熱情，只為了沒替這些不速之客準備餐食而拼命道歉！這是人性中最美麗的一面。

那一晚，吃了個歡天喜地，昏天黑地。在潮州下火車時，已經十二點多了，十幾個小夥子，趁著醉意一路唱歌走回東岸營房。我們這一群都是無家可歸的人，從離家當兵就沒有再享受親情，今天晚上享受個夠。睡在床上卻怎樣也閤不了眼，我想他們也跟我一樣。³³³

這一群大兵離鄉千里，已經無家可歸，未料在這個遙遠的島嶼南方，能有這麼一個夜晚稍稍找回了一點「家」的感覺。張拓蕪寫得熱鬧，實則在字裡行間中充滿了無限的淒涼與哀傷，這一份真情，使得他直把他鄉作故鄉，雖然彼此終究還是失了音訊，但是他永遠在心底獻上一份祝福與懷念。這不但是張拓蕪的個人回憶，也更是台灣的族群融合史中未曾被記載的一段溫馨插曲。

第三節 幽默瀟灑的意趣

好友張默評論張拓蕪時，認為他一開始寫作，大家只認為他文筆樸實，思路清楚，但是越寫下去，越來就越精彩，大家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他寫軍中人物、寫故鄉風物，是把他生命中的壯闊景象也寫進去：

拓蕪為文，寫的都是身邊瑣事以及大時代中的小插曲，初看起來並沒有甚麼大道理，他欠缺說謊家的本領，他也沒有甚麼龐大的「使命感」，他只

³³³同註 332。頁 141

是極忠實地記錄下這許多年他對事物物的感受，惟其如此，他的文章比某些披戴假髮唬人的篇章不知要高貴多少倍。我以為拓蕪的文章，至少具備以下三個特色：第一是率真。第二是諧趣。第三是自嘲。³³⁴

「率真」的部份前文已有介紹，而他文章中，種種的自嘲、種種的趣味皆肇始於他作品精神中的那一股幽默瀟灑的意趣。因此，以下將張拓蕪作品中的「幽默諧趣」、「瀟灑自嘲」兩部份來加以探討。

一、幽默諧趣

早在亮軒所寫的〈說到心酸處，正是開顏時--《代馬輸卒》系列有感〉中，已經點出張拓蕪文章中很重要的一個部份：幽默諧趣。

「續記」的幽默性比第一集又濃了許多，這些令人絕倒的「笑料」，滋味很是複雜。譬如說，號兵沒有手錶，成天到晚把一口鬧鐘掛在脖子底下，其形象甚是可笑，但一想到他把那口公家的鐘看得比性命還要緊，便又想哭。³³⁵

看張拓蕪的作品，每每讀到情節中的荒謬或趣味片段時，會令人拍案絕倒。但是這份幽默諧趣，卻又與一般單純的惹人發噱不同。這些人、事、物絕非是小丑表演或是笑話笑料，而是在張拓蕪的記憶中真實發生過的點點滴滴。

³³⁴張默：〈血淚織染的奇書〉，收入張拓蕪：《代馬輸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207

³³⁵亮軒：〈說到心酸處，正是開顏時——《代馬輸卒》系列有感〉，臺北，《中華日報》，1977年12月8日。

張拓蕪家鄉有個外鄉人老湯，職業是吹嗩吶，吹得出神入化，但他是個怪人，每個月總有一星期要睡大覺，一睡睡個好多天不分白晝黑夜。家鄉的人背地裡傳說他真正的職業是「陰差」，睡大覺是爲了「出長差」，到四川豐都城去了。鄉下人無知又喜歡編故事，背地裡傳說：

「老湯眼珠子發綠吶！」「他一睡就是七、八天，哪有人這樣睡覺的，一定出長差去了！」「又是去了趟豐都城？」「他要送公文，他好比是鄉公所的鄉丁。」「聽說陰差用的是鬼錢，到你家店裡買東西，你要打盆水放在櫃檯上。」「打盆水做什麼？」「鬼錢是紙的，飄在水上，沉下去的才是人用的真錢。」³³⁶

背後胡亂傳說也就算了，老湯在中元節去買香燭紙錢時，雜貨店的老板娘真的將老湯的錢丟在水裡撈出來，老湯納悶之下，老板娘索性挑明了說是要是試錢的真假，老湯氣得與她吵了起來，老板娘還嚷嚷：「你是陰差，全后山都知道，收你的錢當然要試試！」老湯不擅言詞，頹然敗陣，第二天就辭職走了。在當年民智未開的鄉下，陰差這樣的無稽之談居然廣被大家相信，而無辜的外鄉人老湯就這樣被編派。那個沉默卻疼愛孩子的老湯是如此無辜，鄉民們卻又如此堅信他們的幻想。這整段文字沒有一點詼諧話語，但是讀者讀來卻覺得荒謬到可笑，越讀越有興味。鄭明俐的論點可以說明這種現象：

廣義幽默意境所造成的審美感受不是單純對美的讚賞，時常是在對美的讚賞與對醜的嘲弄之間的情感複合，不僅來自事物客體本身，也來自觀賞者的主觀接受程度，而產生讚頌、喜愛、同情、憐憫、責備、厭惡等各種情感現象。³³⁷

³³⁶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70

張拓蕪的從軍過程中，當年待過的部隊，「勤務兵」是特殊的一種兵，說得不好聽點，就是長官或長官太太所指使的下人、僕役。勤務兵長年跟在長官身旁，一定有許多班裡排裡聽不到的奇聞軼事，到排裏來走走時總不忘擺一擺他的「博學多聞」，但是排附一到，他便要出洋相：

排附說：「小吉兒，你還要擺什麼，太太到處找你！」「太太又找我？我剛來。」「馬桶還沒倒哪！」小吉兒知道排附在損他，氣鼓鼓地說：「你去倒！」
「我哪夠格，我的手沒你的白，再說，我是排附，是幹部，幹部哪能這樣下賤！」當勤務兵就這麼賤，不但要倒馬桶，倒洗澡水，甚至還要洗太太的內衣褲。誰叫你選上這一行的呢？³³⁸

可以想像勤務兵當時臉紅一陣白一陣的羞憤，也可以體會排附既看不起勤務兵，卻又有那麼一點妒忌勤務兵能「上達天聽」、「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那份神氣，無怪乎喜歡揶揄他。這個有意思的場景寫得既生動，又可以讓人瞭解早年軍隊中的特殊職務。

軍隊在困蹇的物質環境中，「蝨子」是如影隨形，牢牢吸附在這些大兵身上的討厭鬼。新兵看了害怕，老兵卻像嗑瓜子一樣往嘴巴一扔咬死。老兵說：「這有什麼噁心的，牠吸我的血，我是連肉帶骨一口吞，一報還一報，牠要報仇，下輩子牠當人，我當蝨子。」³³⁹不是身在基層的丘八小兵，還真不能體會這種感受。遇到沒有任務又好天氣時，大家坐在陽台曬太陽，脫下棉服逮蝨子。有回參謀長忽然來巡視，一眼看到就知道這群兵在幹什麼，：

³³⁷鄭明俐：《現代散文》，臺北：三民書局，1999年。頁203

³³⁸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3

³³⁹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86

參謀長馬上沉下臉：「統統給我進去。」指著排長說：「你帶的什麼兵，當著人來人往的大街上逮蟲子？你把我們廿一軍的臉都丟光了！」排長是這個軍、這個師的元老，雖然知道事態嚴重，但還裝著輕鬆的樣子：「報告參謀長，趁著好太陽，部下率領全排進行殲滅戰。」「少給我吊兒郎當，嘻皮笑臉！」³⁴⁰

當著部署的前面被長官訓斥，排長一定非常難堪，身處在這個二十一世紀時的我們，遙想起當年那個阿兵哥排排坐捉蟲子的畫面，卻是覺得不可思議而又有趣極了，能怪他們嗎？換作是一般人早就渾身發癢寢食難安了。

張拓蕪在軍隊中早年在軍隊中有位好友二等兵李興元，這位好友人矮，頭卻大得出奇，力氣也奇大無比。他為人很好，常常主動幫同袍背東西，但是身上總有一股臭味，沒人願接近他。大家從未見他脫衣服洗過澡，汗如雨下的夏天也依然如此。最可怕的是，他從十三歲起身上就綁了一顆人心，算起來綁了廿年。人心雖然早就乾癟了，但是臭味依然在，可以想像他身上的味道一定是沖人欲嘔。但是他最讓人受不了的，卻是他的好心：

他一聽到某班某兵生了病，不管是打擺子、胃痛、頭痛、感冒，他一定強著你吃他一片乾人心，他力大無窮，他使蠻橫，你不乖乖的張開口是不行的，他說這人心是起死人、肉白骨的靈丹，新鮮的人心尤其有效，這不知道是哪門子醫學道理，吃了他人心的病人，多半會來個上吐下瀉，病上加病，為此大家有了病，絕不敢讓他知道，為此他也不知道關過多少禁閉，挨過多少次扁條，但他依然我行我素，怡然自得。³⁴¹

³⁴⁰同註 339。頁 87

這樣極端奇特的行徑，聞所未聞的奇人，令讀者讀來目眩神迷，想到這些被李興元捉住強餵人心的士兵，他們當時那種無助又想嘔吐的模樣，實在忍不住會發笑，但是讀到文末，原來李興元之所以有這顆人心，竟是因為當年他姐姐被土匪所害，他手刃匪首，將他的心挖出來報仇。讀到這裡，原本可愛可怪的李興元，竟又令人多了一份可敬可憐之感，張拓蕪的行文，真是千回百折。

張拓蕪在空軍司令部供應總處時，認識了一位「魏排附」，部隊中從指揮官到二等兵，人人都得去屏東大武營學跳傘，編梯次造冊，輪到了的人就得去。這位魏排附平時作什麼吃苦吃力又危險的事都是一馬當先，偏偏不管所有人包括長官如何勸說，就是怎麼也不願跳傘。正當彼此僵在那兒的時候，他竟偷偷去了鳳山軍團部軍法組報到。大家都奇怪他沒犯法，去報到做什麼？

「營長叫我去跳傘，我不去，法官，不去就是抗命，但是沒有辦我，我是自動來的。」「跳傘是練功夫，將來反攻大陸，我們要實施立體作戰，空降就是立體作戰，你為什麼不去跳傘？」「我有病。」「看你結結實實的，真有病？」「不，不，也不是什麼病，只是不能爬高，法官，我什麼都不怕，就怕爬高。」……免費檢查了身體，除了心臟有點差，其他一切都好，這就叫法官糊塗了。有個醫生說，這是懼高症，法官跟魏排附都沒聽過這種病名，醫生說這是心病，打一針就好。³⁴²

於是醫生為他打了一針（其實極可能是維他命針），魏排附回連後高高興興去跳傘，毫髮無傷地回來。這實在是奇妙又有趣，竟然會為了不願意跳傘，老老實實逕自去軍法處報到，而所謂的「懼高症」，又竟可以因為醫官的一針，做了心

³⁴¹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24

³⁴²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22

理治療，消失得無影無蹤。平平淡淡的敘事下，讀來卻妙趣橫生。對於魏排附的單純老實，還有一段妙文。多年後魏排附已經退役，在台北市開三十九路公車，張拓蕪拜訪他，魏排附請他去麵攤吃麵：

他抬頭望望，輕輕地說：「對不起，請你吃陽春麵，排附從來不這麼小兒科的。只因我訂了一戶四樓房子，十九坪多一點，兩口子住也就夠了，所以要攢點錢，你不笑話我吧！」「哪裡，置產是好事，排附，你什麼時候成的親？我們老同事好像全不知道。」「成親？八字還沒一撇呢！」「你剛才還說兩口子住夠了。」「那是我的夢想，不過，目標倒是預訂了一個。」「預定？」「她是本站的車掌，我已經單相思了好幾個月，她一點都不知道。」「那算什麼，你要表明態度呀，排附！」³⁴³

這段對話就更妙了，老實到家的排附，做了公車司機後暗戀車掌，連表白都還不敢，就已經為她買了房子準備成親，活在自己的美夢中。這個小小的退伍軍人，是多麼單純而可愛，讀了雖然想笑，但又怎真的忍心取笑他那純真的心靈？

二、瀟灑自嘲

讀張拓蕪的許多篇章，有時會想到張可久的〈慶東原〉：「詩情放，劍氣豪，英雄不把窮通較。江中斬蛟，雲間射鵰，席上揮毫。他得意，笑閒人；他失腳，閒人笑。」雖然張拓蕪中年病殘，但是骨子裡就生成的那份不在乎他人的自傲，那份無畏人笑的豪情，與此曲的描述庶幾近之。菩提曾言早年結識張拓蕪時，所得到的印象是這樣：

³⁴³同註 342。頁 24

張拓蕪給人的印象是：兩耳垂肩，一副鐵臉，彷彿他們省裡的歷史人物——包文正，龍圖閣大學士的模樣。以後又知他是個荊楚漢子，又有幾分鄉野璞石的粗獷。再以後，看見他擲注狠辣，趕盡殺絕，輸乾贏淨的脾性，覺得這人絕非池中之物。可是在他未殘之前只見詩作，不見有甚麼驚世的大文章問世。豈不怪哉，到底他不同凡響，縱然是半殘不廢了，依然長虹貫日，「文」氣千秋，這完全憑著埋藏在心間一股不朽的毅力。³⁴⁴

司馬中原野對於張拓蕪這個血性漢子，也有著如下的認識：

寂寞算什麼呢？這位江湖豪客聳聳肩就跨過去了。召得三五良朋，在營區福利社裡，來瓶老福壽打發黃昏，激昂時，飲就飲它一個直搗黃龍，醉呢？當然也就醉成李白了！如果說，文學作品貴乎性情，在我所有的朋友裡面，拓蕪是最能扒心亮肺的人，可愛不可愛？可敬不可敬？他從不在乎別人怎樣看，他就是這樣連皮帶骨的把他攤晾在你的面前。³⁴⁵

張拓蕪從不諱言自己的缺點，也不隱瞞自己不光采的事蹟，雖然這正足以代表他的坦承真率，但骨子裡，不也是代表他對自己的人格有足夠的自信與自傲，不需靠一些表面上的吹噓或金錢地位來襯托他的生命價值？

一六三公分高（年輕時百分之百的一六四，後來越老越往回「縮水」，怎麼量也只是那麼點兒高），腰圍三十二點半，頸粗十五吋，是屬於五短三粗的屠夫型。加上不可救藥的懶，那就更醜上加醜，自己看了都厭煩：「怎

³⁴⁴菩提：〈「代馬輪卒」逍遙遊——讀拓蕪的書有感（上）〉，台北，《台灣新生報》，1979年4月15日

³⁴⁵司馬中原〈代馬輪卒手記序〉。收入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6

的是這副尊容，怎的又是這副身材！」³⁴⁶

他對於自己的外表，總是不吝自嘲，對於當年自己當兵的樣貌，更是說來心酸卻又生動：

那套草黃色平布軍服（原本是草綠色，久而褪色就泛黃泛白了），一年要穿三季；那雙黑膠鞋，早已通天徹地，前空後絕，外人面前絕對不能脫，一脫鞋就露了真相：臭、髒、黑三字可以概括。³⁴⁷

事實上，從小張拓蕪就不是屬於「男兒有淚不輕彈」的那種類型，他坦承自己愛哭：

我從小愛哭，父親在我十歲時就下了三個字的評語：「沒出息！」想不到這句話竟也靈驗異常，到如今無一技之長，實係真正的沒出息到家。但往好處說是情感豐富，常常讀書讀得老淚縱橫；很容易感動，經常上當，曾一再的發誓說：下次心硬一點，但不到下次就早忘了個一乾二淨。³⁴⁸

所以在讀張拓蕪作品時，若是光以表象的「幽默豁達與樂觀灑脫」來闡述張拓蕪的散文精神，並不算完備。因為張拓蕪的幽默，實則是源自於他的不凡遭遇中；他的樂觀，是建立在他的苦難人生上。他有著太多細膩的感觸與情感的牽絆，以一般表象的豁達瀟灑來形容剖析他，恐怕無法掌握到張拓蕪散文真正的精髓。

一般人寫回憶錄，都是寫他光彩的一面，不光采的避而不提，我則專寫窩

³⁴⁶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47

³⁴⁷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209

³⁴⁸同註346。頁148

囊的一面，因為我生活在下層，沒有什麼光彩，只有窩囊。這多少有點「自侮」在內。³⁴⁹

對於他的一筆「張草」書法，他不只一次汗顏自己的字醜。自言當年讀私塾的時候，挨手心最的是因為字寫不好，回到家，挨打最多的也是因為字寫不好。但是民國四十五年時，部隊舉行文康比賽，副營長臨時叫張拓蕪參加書法比賽，他用新卷宗的反面，寫了一幅非常不標準的「標準草書」正氣歌參賽。沒想到，他竟得了南部某軍團四五二運輸群的士兵級書法冠軍！

後來據承辦參謀相告，這個「文康」競賽有點那個，運輸群，全是耍方向盤的，有的連么么洞表都不會填寫（一一〇表，即行車紀錄表），哪能參加「文」康競賽呢！我的那幅書法，是士兵組唯一的一件應徵作品，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所以，那個冠軍不得不給我！……寫著、寫著，字又潦草起來了，我是真已到了積習難返、藥石罔效的地步嗎？耳邊又響起了排附罵人的聲音：「狗改得了吃屎嗎？」³⁵⁰

近三十年的軍旅生活裡，張拓蕪的窩囊事更是數也數不完。當年張拓蕪加入保安隊不久，還是個高中生年紀，第一次上火線，奉命當傳令兵日夜趕路，結果黑暗中遇到人放槍，趕緊找土堆掩護，迷糊之中手一摸才發現，所謂的「土堆」竟是墳墓，想到了也許有鬼出現，他嚇得拔腿就跑：

迷迷糊糊的醒過來，有人在摸我的褲檔，我把它撥開，「別動，那兒掛了彩？」掛彩，這句話我懂，是負傷的意思，我哪兒掛了彩？「沒有掛彩！」「他媽的！你的褲子是溼的！」「我撒了一褲檔！」「操！怪不得那來的

³⁴⁹張拓蕪：《代馬輪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9

³⁵⁰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69

一股尿騷臭！」³⁵¹

古往今來的作家中，能坦承自己性格弱點者有之，能坦承自己所犯罪惡之事者有之，然而能坦然道出自己當年曾經嚇到尿褲子的，雖然不敢說是絕後，但應該是空前。朋友姚曉天這樣說他：

一般人寫自傳，都免不了以下的兩個毛病：其一是過份渲染那些過五關、斬

六將的光榮事蹟。渲染之不足、剽竊、掠美他人，亦在所不惜，反正事過境

遷，許多當事人墓木已拱，死無對證！另一個毛病是對於自己偷雞摸狗，死

不認帳；即使是人盡皆知的，也想盡辦法諉過於他人！³⁵²

張拓蕪就是這樣的作家，他不理會何謂斯文、何謂面子，將自己的窩囊事合盤供出。但奇妙的是，讀者不會因此而看不起他，反而更欣賞他，更被他的說故事能力完全吸引住，欲罷不能！

張拓蕪的文字是真實又幽默的，他不僅幽別人的默，也幽自己的默，在他贖罪式的自白中，你會感受到一種尊嚴，基本人性的尊嚴，在苦難的歲月發出一股熠熠的光輝，看他的文章，你忍不住會發笑，為奇特的軍中社會種種事務而發笑，進而一驚原來我們的軍中社會竟是這麼的有人味。³⁵³

³⁵¹張拓蕪：《代馬輪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頁12

³⁵²姚曉天：〈《代馬輪卒手記》評介〉，台北，《青年戰士報》，1976年5月12日

³⁵³李震洲：〈從手記到續記——張拓蕪大兵世界的探索〉，台北，《台灣時報》，1978年9月26日

他說到當年被退稿的經驗，他自言：「您別笑我，這方面，我臉皮厚得很，才不在乎您用什麼神情待我呢！」³⁵⁴尤其是當年最熱門的中央日報副刊，是大家爭破頭想擠上的發表園地，張拓蕪被退稿的經驗更是慘烈：

即使我已聽過不少過來人的怨言嘖嘖，但我還是不大信邪，硬是要去碰碰運氣。那時年紀輕，膽子大，臉皮厚，也不過一毛兩毛郵票而已，結果，如我朋友所料，連投十三次，連退十三次，半次折扣也不打。不過中副有個最為人稱道的好傳統，就是他們打了包票會退稿，而且退得很快，我曾計算時間，拙稿頂多在中副編輯是停留一夜，甚至不過夜，當天就坐慢車回高雄了。³⁵⁵

對於作家而言，「退稿」應該是最難堪的事情，應該避口不提怕為人知。然而張拓蕪卻不怕人恥笑，坦然道出自己被退稿的經驗。他曾自嘲若是把他所有被退稿過後的作品堆疊而上，他早已經「著作等身」。但我們並不因此而看輕他的作品，相反的，從中我們才正好學習到一位努力創作者不畏艱難、刻苦磨鍊的例證。

張拓蕪從不諱言，他一生中，對於「彩券」的熱愛可以說是不可救藥地癡迷，甚至日後還短暫地販售起公益彩券，他與彩券的緣分說深不算深，因為他其實很少中獎，更未曾中過夢寐以求的大獎。說淺卻絕對不淺，因為他不知買過多少次彩券：

愛國獎券、鑽石獎券、香港馬票、新加坡彩券、以迄現在的愛心彩券等等我全買過。尤其愛國獎券，從第二期就開始，一直到它結束，幾乎期期都

³⁵⁴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75

³⁵⁵同註354。頁176

買。除了在馬祖服役時，因接連好幾個颱風，交通船停駛馬祖地區，買不到而徒呼負負之外，從未漏失過一期。³⁵⁶

自從他知道可以殘障身分申請販售刮刮樂之後，他又興沖沖去登記：「我賣彩券的心願很多，其中有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是職業欄內寫上『彩券販售業』。按照台銀的規定，我們販售彩券的殘障人叫做『某某彩券經銷商』，經銷商，這個名稱真受用，太抬舉我們了，有些飄飄然又有些最難消受不了的受寵若驚的怪怪感覺。在我感受中，商字太大了。」³⁵⁷只可惜最後他只賣了十期刮刮樂便因為怕虧掉老本而自動收攤，他的「經商」美夢最後還是破滅了。

從前部隊中有個「趙排附」，張拓蕪與他常互相戲謔：「他是個官迷，我則是個財迷，他天天做夢想升官，我夜夜做夢為發財。」³⁵⁸趙排附對金錢沒多大興致，張拓蕪則對升官不感興趣。結果張拓蕪升了准尉，趙排附則中了軍人儲蓄獎的五千元，互相忌妒眼紅，只好埋怨造化弄人了。張拓蕪不怕別人說他愛錢，更大方坦承他是個財迷，這似乎與一般清高的文人雅士不同，並不排斥這「阿堵物」。其實他窮了一輩子，求情而不得情，求財而不得財，大半輩子與金錢和愛情幾乎絕緣，當了數十年寅吃卯糧的兵，手頭從未寬裕過。

俗話說：「飽漢不知餓漢饑」。拓老一天到晚把想發財、想找伴掛在嘴上，就是因為他大半輩子都處在貧困孤苦之中。這那是時有餘錢無處用的富豪，和常有紅巾翠袖拭淚的英雄們，所能體會的苦處呢？上天之不公平莫過於此。³⁵⁹

³⁵⁶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頁114

³⁵⁷中時電子報 <http://blog.chinatimes.com/changtowu/archive/2008/06/22/290631.html>（2008年6月22日）

³⁵⁸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36

³⁵⁹楊康寧：〈閒話「恩公」二三事〉。收入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4

朋友對他的評論是如此中肯實在，雖然張拓蕪自嘲是財迷，但是他正直的人格，與那些鎮日鑽營營私、巧取豪奪金錢的人相比，無異是雲泥之別！

在生活之中，張拓蕪也不吝自嘲他所發生的種種難堪之事，他看運動節目常常入迷而進入忘我境界，有次在家看舞者表演冰上芭蕾，曼妙的舞姿令他欣賞不已，看到舞者張開雙臂，一腿單立迎面滑來：

我也不自覺地，依樣葫蘆，卻不料右腿未站穩，左腿尚未翹起便摔了個狗吃屎，若非在地毯上，那口門牙可能報銷了。撲通一聲驚起了在沙發上倦睡的兒子，驚惶的問：「爸，你怎麼了？」我臉上熱烘烘地囁嚅地回答：「沒什麼，摔了一跤而已。」「你坐著怎會摔跤？」真難以啟齒解釋清楚。³⁶⁰

可以想見一個身殘的老者竟不知不覺學起芭蕾舞姿，卻又狼狽摔倒在地的窘況，這場景實在是相當奇特絕妙。但是讀者在莞爾之餘，也不禁佩服起他那份可愛率直，一個道貌岸然或是心機深重的人，那能像他有如此渾然忘我的舉動，就算有，又怎能將之公諸於世呢？張拓蕪的真誠可愛之處，就在這裡展現無遺。

³⁶⁰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頁206

第五章 結論

張拓蕪的散文創作，與他的人生是息息相關的。從他在軍中投稿新詩，後又被調任光華電台奉命編撰廣播稿開始，寫作之路就與他密不可分。爾後中風致殘，為求生活，也為求肯定自我，他陸續創作了十一本專著，本本都是他生命經驗的縮影。研究張拓蕪的散文，就如同研究他這個人，誠如孟子所言的「知其人，論其世」，坎坷奮鬥的一生，印刻在他的散文中，成了台灣現代散文的一塊重要里程碑。

一、正視現代散文的研究

長江後浪推前浪，台灣文壇一代代的作家陸續在散文園地耕耘，人才輩出，所得到的成果也越來越豐碩。然而資深作家，卻常隨著時光消逝，逐漸為年輕一輩淡忘，許多人的作品雖在當年曾引起廣大迴響，風靡一時，然而隨著歲月流逝，他們的大作在市面上甚至絕版難以尋覓，除非出版社有心再為他們出版精選集，否則終將逐漸歸於沉寂。張瑞芬說：「臺灣現代小說史、現代詩史所見多矣。連臺灣當代女性詩人與小說家，都已有學者李元貞、邱貴芬作了完整編選與研究。獨獨臺灣當代散文史，由於文本浩繁，理論薄弱，大陸學者所作既不盡理想，本土研究又形同棄守，至今仍如荒陬野地。」³⁶¹散文史的缺空，必會使許多作家的成就隱而不彰，久而被遺忘。然而，這些資深作家的優秀作品，不應該就此湮沒無聞，這將是散文界的大損失，更失卻了傳承的意義。本論文最大的目的，是希冀藉由論文的撰寫，重新再整理爬梳一次張拓蕪的散文作品，以求拋磚引玉，喚起更多人能研究他，肯定他的價值。本論文以張拓蕪的散文作品為研究對象，因此結論將以有關張拓蕪散文研究的主題，作一總結，並藉此理出本論文的寫作脈

³⁶¹張瑞芬：《狩獵月光·當代文學及散文評論》，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268

絡，以回應論文第一章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張拓蕪創作背景與創作觀

本論文第二章是為概述張拓蕪其人與其創作歷程。張拓蕪的一生轉徙流離，打從在大陸時就因為家庭的不溫暖，離鄉做油坊學徒，接著又毅然決然投入軍旅生涯，一做就是三十年的大兵，軍旅中的所見所聞，都成為他往後創作豐富的題材。然而，他卻也因為從軍離開了故園，輾轉來台之後好不容易成家，又因突如其來的中風之症倒了下去，這個生命中的大危機，卻是他從此成為散文作家的大轉機。正如摯友趙玉明所說的：「摔死了一個張拓蕪，摔活了一個散文家。」張拓蕪自此以「代馬五書」在文壇站穩了腳跟，他的生活也因此有了生機。

雖然張拓蕪常常以沒學問、識見淺陋來形容自己，但是從張拓蕪的創作觀中，可以發現他是個很有自己想法的創作者，寫作時絕不是人云亦云，或是隨筆所至。反之，他有所為有所不為，自有其想法與堅持。他的心願就是要將軍中最底層、最卑微的那些率真的小兵給敘寫出來。在此筆者願意引用一段張輝誠在《離別賦》中寫父親的一段話：「但是父親做為一個小兵實在太過渺小了，小到連個人是存是亡都影響不了大局，他只是像螻蟻般留存在指揮系統的印象中，因此他絕不可能出現在大將軍的回憶錄或是戰史的任何情節。」³⁶²像這樣的小人物，除了張拓蕪或是張輝誠的父親之外，還有千千萬萬的無名士卒。論者曾言：「歷史的記憶並非少數『菁英人物』專利，而是屬於榮民全體所共同擁有，忽略基層軍人的整體貢獻，等於把一座金字塔倒置，頭重腳輕，……位於金字塔底層的廣大榮民用不著感覺自己的卑微和渺小，『小人物』照樣也可以創造歷史，有權利為

³⁶²張輝誠：《離別賦》，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頁195

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留下真實的見證，使後世有個借鑑。」³⁶³張拓蕪擔心如果沒人作這件工作，時日一久，就更不會有人作了，就算有人有心去研究，親身參與過的人多已老成凋謝，更形困難。張拓蕪今年已然高壽八十好幾，但是以散文紀錄早期大兵文學的卻仍然只有他一人卓然成家，足見他的貢獻不但前無古人，其後也很難有來者超越了。

三、張拓蕪豐富多樣的散文主題

本論文的第三章為綜合歸納張拓蕪散文之中的主題內涵。張拓蕪早期藉以成名的「代馬五書」，內容多以軍旅生活的描繪以及家鄉風土的追憶來貫串。由於甫中風不久，腦部活動尚未完全恢復，因此在《代馬輸卒手記》中，對於軍旅生活的回憶多是點滴片段式的，然而從《代馬輸卒續記》開始，各篇都有一個明確的主題發揮，越寫越形順暢，五書寫成後，已經為臺灣現代大兵散文文學樹立下不可超越的典範。

然而在對於家鄉風土的追憶方面，其實在內容篇幅，均足以與軍旅生活描述分庭抗禮，張拓蕪的故鄉回憶，有太多細膩、生動的描述。不論是記故鄉景物、故鄉風俗，都有足可觀者。然則此題材已多有作家涉足，不乏許多優秀作品，「他們不斷地在文字世界裏重返家園追憶過往，用重塑原鄉的紙上記憶來療傷止痛。故無論是琦君以故人舊事童年記趣所編織的搖籃中國、或余光中以地理歷史造就的文化中國，或是王鼎鈞筆下流離戰亂紀錄的苦難中國，都成為他們日夜遙思懷想的故土家園。」³⁶⁴有太多在 1949 年前後來台的人，記錄下他們的憂國懷鄉

³⁶³喻大綸：《從大陸到台灣：一位資深榮民生命史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4

³⁶⁴邱珮萱：《戰後台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 年。頁 169

之思，因此張拓蕪在這部分的成就較易被人忽略。

張拓蕪中風罹病的當下，實乃十分危急而嚴重，原本好友已經湊錢準備替他的妻兒未來的生活與教育作打算，然而他竟奇蹟似的好轉，雖然從此成爲「左殘」之軀，但是已經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勉強行動、寫作。這個痛楚的經驗，使他人生從此開啓新的一頁，促使他進一步爲成名作家。雖然這新的一頁，包括了健康受損、生活不便，更間接導致日後妻子離異死亡，兒子離家托育這些橫逆，然而這些困厄給予他心志上的淬煉，他爲了證明自己的生命意義，不斷地寫作，不僅以此換取溫飽，更藉此得到心靈上的安慰。凡此種種，皆在他作品中一一呈現。因此，我們可以從他作品主題中罹病殘障的苦痛，真實貼近一個病人奮力掙扎的心路歷程，也可以貼近一個殘障人士的心聲，這樣的題材，若純以想像觀察得之，必不如張拓蕪寫來這麼真實可感。

本章第四節中，處理張拓蕪複雜離散的生命經驗，他對人生有比他人更深的坎坷體悟。他很少直接說理，但是他常常經由所見所聞的描述，帶出他個人的看法與見解。對於一個經歷過大時代，飽受憂患的作家來說，他看過、經歷過的家國之痛實在太多，讀他的文章，能夠領悟到許多人生至理。也許這不是作家的本意，但是卻在無形中能帶給讀者這樣豐富的收穫。他遠離了大陸家園四十八年，再度踏上斯土時，原先所預期的盼望與喜悅，隨即爲失望與氣憤所替代。當初計畫返鄉的期待與回家的落空，使他難掩對故園的失落之情。然而，他在台灣親手建立的家園，也因種種變故，使他傷心痛苦，這些斑斑血淚，本雖不足爲外人道，但是他還是將其敘寫出來，這也未嘗不是一種運用文字對自己的救贖之道。

四、張拓蕪散文創作的藝術經營

本論文的第四章是為探討張拓蕪散文中的藝術經營。張拓蕪的散文看似信手拈來，實則充滿了作者的巧思與安排。在語言文字上，他善用各式白描的手法，說理敘事無不生動，他筆下的人物，鮮明有味，不論是暴躁的雷排長，還是有志難伸的進先生，寫來皆能曲盡其妙，逸趣橫生。然而他有別於一般作家的是，不論是寫人物，還是描述事件，他非常擅長使用村語俗諺，讀來親切活潑，既驚訝於他的腹中典故，更讚嘆他的運用得宜。尤其是在軍中語言的掌握上，他寫出了他最熟悉的丘八話語，卻又巧妙加以剪裁，讀之不覺粗鄙，只覺生動又復令人感到新奇，那些大兵的面貌，就這樣被勾勒了出來，為這些本來面目模糊的戰士們留下了傳奇記錄。

再則，張拓蕪對於人物有著細膩的觀察，以及深沉的悲憫。情深意摯的描寫是他作品中的一大特色。若是無動於衷、視而不見，又怎能寫出如不被世俗成見所限、與妓女相戀的癡情「老孫」、或是兩個不打不相識、患難見真情的「兩同鄉」這些特殊的人物，以及令人難以忘懷的故事呢？

文學的主要功能，在表達作者真摯而獨特的感情，其次，纔輪到傳達作者深沉而富獨創的思想。故文學的最大效果，不獨是石破天驚，神傷魂斷；而且還要化醜惡為美好，化現實為理想，生死人而肉白骨。惟其如此，我們不得不拿簡樸、自然、生動做標準，藉以確定某一作品是否真有藝術價值。³⁶⁵

由此可見，情深意摯的描寫不只是賣弄詞藻而已，必須有著真感情在其中，才能動人心弦，「簡樸」、「自然」、「生動」的原則用在張拓蕪的散文藝術上，正足以解釋為什麼沒有纏綿悱惻的對白、高潮起伏的情節，但是只要讀過他的作

³⁶⁵趙滋蕃：《文學原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頁310

品，自會對其內容印象深刻。

此外，張拓蕪作品中充滿了幽默瀟灑的意趣。不論是捕捉住他所見所聞中的那一些妙人妙事，或是將自己的種種難堪不光彩之事抖落出來，他信手拈來，總是使讀者或莞爾、或捧腹，但是到最後卻又能感悟出一些道理，他的作品不是幽默小品，但是總洋溢著幽默灑脫之感，或許是在他的人生已經有了夠多的「苦」，所以他寧願以更多的「趣」去表達了。

五、總結

最後，筆者想引用張拓蕪當年得到國軍文藝金像獎短詩第二名之〈戰鬥詩簡〉中的一段句子來訴說他自己：

你是誰—— / 你的鋼針一般 / 的怒立的鬚髮 / 你是誰—— / 你的火焰
一般的 / 噴射的眸之光 / 你是誰—— / 你的黯夜裏吶喊的 / 被屈辱的
靈魂
你是誰呵，浪子 / 蹈瀝血的海而來 / 背負歷史的苦難 / 一步一滴血，
一
步一踉蹌 / 你是去國的孤臣
奔騰的血流如潮 / 汹涌在多難的路上 / 一步一回望，一步一沾巾 / 你
的
浪子的封號從此註冊 / 去家、去國、去無盡的未來 / 你是異鄉人 / 而
異

鄉已成為故鄉 / 在聖地的島上 / 風沙把童稚磨盡 / 陽光洗去蒼白 /
你
不再荏弱 / 且栽植你的信念 / 一如那挺拔的野菊 / 堅貞、茁壯、傲岸
而
不凋³⁶⁶

綜觀張拓蕪的生命軌跡，竟早在 1965 年得獎的詩作中，已對自我透露出深刻的闡釋，不免使人驚詫其乃預言耶？張拓蕪其文其人，總是如此的「真」，如此的「誠」。沒有璀璨的七寶樓台裝飾文筆，也沒有足堪傲人的經歷可供崇拜，但是也是因為如此，他的作品予人親切有味、樸實無華的感受。誠如知友杏林子言張拓蕪：「極喜歡拓蕪牆上的一幅字：寶劍鋒由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英雄豈真是無淚；無淚，又何以成就英雄呢？」³⁶⁷張拓蕪其人其文確實是由「磨礪」、「苦寒」中淬煉出，不只是成就了他精采的作品，更成就了他不凡的一頁生命史。他自言：

回首前塵，自己的腳印班班在目，一陣感慨之後，磨和苦也都算不了什麼了

。我無寶劍可磨，倒把我的頭顱磨得更崢嶸，把心性磨得更方。³⁶⁸

本論文希望為台灣現代文學中，研究散文創作的這部份，盡一份綿薄的心力，雖為芻蕘之言，但求能拋磚引玉，使得這塊園地能夠更形豐富可觀。

³⁶⁶張拓蕪：《張拓蕪自選集》，臺北：黎明出版社，1979年。頁59

³⁶⁷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頁10

³⁶⁸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44

※參考文獻

壹、專著（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一、張拓蕪著作（依首次出版先後次序排序）

張拓蕪：《代馬輸卒手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

張拓蕪：《代馬輸卒續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

張拓蕪：《代馬輸卒餘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8年

張拓蕪：《張拓蕪自選集》，臺北：黎明出版社，1979年

張拓蕪：《代馬輸卒補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

張拓蕪：《代馬輸卒外記》，臺北：爾雅出版社，1981年

張拓蕪：《左殘閒話》，臺北：洪範出版社，1983年

張拓蕪：《坐對一山愁》，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

張拓蕪：《坎坷歲月》，臺北：九歌出版社，1985年

張拓蕪：《桃花源》，臺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

張拓蕪：《我家有個渾小子》，臺北：九歌出版社，1992年

張拓蕪：《代馬輸卒手記「代馬五書」精華篇》，臺北：爾雅出版社，1993年

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

張拓蕪：《墾拓荒蕪的大兵傳奇》，臺北：九歌出版社，2004年

二、專著（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王鼎鈞：《文學種籽》，臺北：明道文藝雜誌社，1996年

杏林子：《杏林小記》，臺北：九歌出版社，1979年

李欣倫：《戰後台灣疾病書寫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

李豐楙：《中國現代散文選析》，臺北：大安出版社，1985年

張春榮：《現代散文廣角鏡》，臺北：爾雅出版社，2001年

張瑞芬：《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評論篇》，臺北：麥田出版，2006年
張瑞芬：《狩獵月光·當代文學及散文評論》，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7年
張輝誠：《離別賦》，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
趙滋蕃：《文學原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年
陳義芝：《文字結巢》，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
魏怡：《散文鑑賞入門》，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
鄭明俐：《現代散文構成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
鄭明俐：《現代散文》，臺北：三民書局，1999年
隱地：《遺忘與備忘》，臺北：爾雅出版社，2009年

三、編著（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王德威、黃錦樹主編：《原鄉人：族群的故事》，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
王德威編選、導讀：《台灣：從文學看歷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
外省臺灣人協會：《流離記意：無法寄達的家書》，臺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2006年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閱讀文學地景·散文卷》，聯合文學出版社編輯製作，
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發行，2008年
何寄澎主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散文批評卷》，臺北：正中書局，1993
年
周振甫主編：《散文寫作藝術指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
唐捐主編：《台灣軍旅文選》，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
齊邦媛、王德威主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臺北：麥田出版社，
1997年
張曉風：《蜜蜜》，臺北：爾雅出版社，1980年
張曉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散文卷壹》，臺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

楊在宇等編撰：《20 堂北縣文學課---台北縣文學家採訪小傳》，臺北：台北縣文化局發行，2009 年

廖玉蕙、陳義芝、周芬伶主編：《繁花盛景——台灣當代文學新選》，臺北：正中書局，2003 年

陳大為、焦桐、鍾怡雯主編：《天下散文選 1.2》，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1 年

陳義芝編：《散文 20 家》，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 年

蕭蕭：《九十五年散文選》，臺北：九歌出版社，2007 年

貳、學位論文（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林佳惠：《野風文藝雜誌研究》，台北：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洪玉梅：《鍾理和疾病文學研究》，屏東：屏東教育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翁柏川：《「鄉愁」主題在台灣文學史的變遷——以解嚴後（1987 年-2001 年）返鄉書寫為討論核心》，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許張吉：《張拓蕪的散文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喻大綸：《從大陸到台灣：一位資深榮民生命史研究》，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曾淑惠：《老兵文學研究》，台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2000 年

邱珮萱：《戰後台灣散文中的原鄉書寫》，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 年

錢弘捷：《戰後台灣小說中老兵書寫的離散思維》，台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4 年

參、單篇論文及報紙（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三毛：〈張拓蕪的傳奇《代馬輸卒手記》〉，台北，《爾雅人》，1988年5月10日

王符：〈竟有輸卒堪代馬——讀張拓蕪代馬五書後的小感想〉，台北，《台灣日報》，1981年4月27日

王師基倫：〈晚境三疊——張拓蕪《何祇感激二字》讀後〉，台北，《文訊》，1998年

12月

王鼎鈞：〈我和軍營的再生緣〉，台北，《聯合報》，2008年10月25日

司馬中原：〈代馬輸卒手記：震撼文壇的作品〉，台北，《書評書目》，1976年4月

古渡：〈我品《代馬輸卒手記》〉，台北，《中華日報》，1976年5月26日

羊令野：〈不問生生死死來時路〉，台北，《書評書目》，1976年4月

羊令野：〈墾拓荒蕪、播種新糧——讀《代馬輸卒手記》〉，台北，《聯合報》，1977年11月24日

任真：〈大海濤裡的一朵浪花——讀《代馬輸卒手記》〉，台北，《新文藝》，1976年9月

呂素端：〈大兵文學的經典〉，台北，《文訊》，1986年127期。

辛鬱：〈沈甸的天地〉，台北，《創世紀》，1966年1月

辛鬱：〈烽火、流離、詩——談張拓蕪及其《代馬輸卒手記》〉，台北，《中華文藝》，1977年2月

辛鬱：〈隱遁的角色——試析「代馬輸卒」中的人物特性〉，台北，《台灣日報》，1981年1月10日

李震洲：〈從手記到續記——張拓蕪大兵世界的探索〉，台北，《台灣時報》，1978年9月26日

李庸定：〈一本美的散文〉，台北，《國語日報》，1978年12月31日

- 李庸定：〈重讀「代馬輸卒」〉，台北，《國語日報》，1980年1月27日
- 沈謙：〈生活中歷練出的大兵文學—讀張拓蕪「天大的事」〉，台北，《幼獅少年》，1988年12月
- 沈謙：〈福報就在當下--《何祇感激二字》真情流露〉，台北，《九歌雜誌》，1998年9月10日
- 余光中：〈總序〉，收入張曉風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散文卷》，臺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
- 林貞羊：〈看他橫逆中的談吐〉，台北，《文訊》，1988年12月
- 林少雯：〈五月狩及代馬輸卒歲月的沉潛〉，台北，《中央日報》，2000年1月3日
- 亮軒：〈說到心酸處，正是開顏時——《代馬輸卒》系列有感〉，臺北，《中華日報》，1977年12月8日
- 施君蘭：〈撕裂與創新一當《野風》吹過〉，台北，《歷史月刊》，2003年7月
- 姚曉天：〈《代馬輸卒手記》評介〉，台北，《青年戰士報》，1976年5月12日
- 施君蘭：〈《野風》的編輯們〉，台北，《文訊雜誌》，2003年7月
- 姜穆：〈自有風流：我讀《代馬輸卒手記》〉，台北，《中華日報》，1976年11月22日
- 姜穆：〈張拓蕪的世界〉，台北，《文藝》，1978年3月
- 康嘉：〈張拓蕪寫活了「小洋芋」〉，台北，《中央日報》，1978年5月31日
- 勞等：〈坎坷歲月·代表人物——張拓蕪的新書讀後感〉，台北，《文藝月刊》，1985年4月
- 馮季眉：〈以血淚繪成的時代影廓：專訪張拓蕪先生〉，台北，《文訊》，1997年7月
- 許燕：〈時代的見證——讀張拓蕪《坐對一山愁》〉，台北，《文藝月刊》，1985年8月

- 彭品光：〈喜見豐收〉，台北，《中央日報》，1976年7月20日
- 彭歌：〈風花雪月之外〉，台北，《聯合報》，1977年8月20日
- 黃武忠：〈落後社會中的優美人性—「代馬輪卒手記」與「碎琉璃」之比較〉，台北，《青年戰士報》，1978年9月4日
- 黃秋芳：〈代馬輪卒手記〉，台北，《翰海觀潮》，1987年5月
- 楚戈：〈真實就是一種美：讀《代馬輪卒手記》〉，台北，《書評書目》，1977年10月
- 楚戈：〈看不見的淚水——為張拓蕪「代馬五書」喝采〉，台北，《臺灣時報》，1981年1月15日
- 盛乃承：〈率真是美〉，台北，《人與社會》，1978年2月
- 章江：〈「卒子的世界？」我讀《代馬輪卒手記》〉，台北，《台灣新生報》，1976年7月1日
- 菩提：〈「代馬輪卒」逍遙遊——讀拓蕪的書有感〉，台北，《台灣新生報》，1979年4月15日
- 菩提：〈談張拓蕪的兩首短詩〉，台北，《中華文藝》，1981年4月
- 張拓蕪：〈在逝去的歲流中尋覓我的青春年少〉，《台北畫刊》，臺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2000年12月
- 張健：〈落實的鄉愁〉，台北，《聯合文學》，1986年4月
- 張綸：〈《代馬輪卒手記》續後〉，台北，《青年戰士報》，1976年6月27日
- 瘴弦：〈五月的獵手：沈甸〉，台北，《新文藝》，1964年6月
- 楊維真：〈戰爭、記憶、文學：以張拓蕪《代馬輪卒五書》為分析場域〉，台北，於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所舉辦之「集體暴力及其記述：1000-2000年間東亞的戰爭記憶、頌讚和創傷」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2005年7月28日
- 楊樹清：〈張拓蕪譜黃昏之戀〉，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6月
- 趙玉明：〈消遣張拓蕪——代馬輪卒的書和人〉，台北，《聯合報》，1980年12

月 28 日

廖淑項：〈「左殘」名作家張拓蕪〉，台北，《長春月刊》，1983 年 5 月

劉詠森：〈讀《代馬輸卒手記》〉，台北，《中華日報》，1976 年 9 月 26 日

歐宗智：〈張拓蕪散文的自我嘲諷〉，台中，《明道文藝》，1995 年 7 月

陳盈珊：〈張拓蕪代馬輸卒五書 具史料意義〉，台北，《中國時報》，2005 年 7

月 29 日

陳遼：〈以赤子之心看世界——讀《坎坷歲月》〉，台北，《中華日報》，1989 年

11 月 24 日

隱地：〈關於「代馬」五書〉，台北，《青年日報》，1994 年 8 月 15 日

鄧文來：〈大兵文學代表作〉，台北，《書評書目》，1976 年 4 月

蕭蕭：〈透露生命的芬芳——我讀「代馬輸卒」三書〉，台北，《台灣新聞報》，

1978 年 9 月 28 日

蕭蕭：〈執「事」--散文的舊格局與新功能〉，收入蕭蕭主編《九十五年散文選》，

臺北：九歌出版社，2007 年

顏崑陽：〈現代散文長河中的一段風景〉，收入顏崑陽主編《九十二年散文選》，

臺北：九歌出版社，2004 年

鄭愁予：〈從感性到率性〉，台北，《中國時報》，1985 年 5 月 25 日